经典珍藏

北漂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艳画门事件1
- 艳画门事件2
- 艳画门事件3
- 艳画门事件4
- 艳画门事件5
- 飞来横祸1
- 飞来横祸2
- 飞来横祸3
- 飞来横祸4
- 飞来横祸5
- 飞来横祸6
- 万恶的黑房东1
- 万恶的黑房东2
- 万恶的黑房东3
- 万恶的黑房东4
- 万恶的黑房东5
- 万恶的黑房东6
- 饭碗有着落了1
- 饭碗有着落了2
- 饭碗有着落了3
- 饭碗有着落了4
- 饭碗有着落了5
- 饭碗有着落了6
- 饭碗有着落了7
- 避祸引来凤凰男1
- 避祸引来凤凰男2
- 避祸引来凤凰男3
- 避祸引来凤凰男4
- 避祸引来凤凰男5
- 错误的婚姻1

- 错误的婚姻2
- 错误的婚姻3
- 错误的婚姻4
- 错误的婚姻5
- 有情无情都是痛1
- 有情无情都是痛2
- 有情无情都是痛3
- 有情无情都是痛4
- 有情无情都是痛5
- 爱情悄悄来临1
- 爱情悄悄来临2
- 爱情悄悄来临3
- 爱情悄悄来临4
- 职场斗争1
- 职场斗争2
- 职场斗争3
- 职场斗争4
- 职场斗争5

艳画门事件1

我站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呼吸着这个城市的空气。扑面而来的是清新中夹杂着尘土的气息，这味道是如此的熟悉，就如我初到这个城市的感觉。

我来这个城市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摆脱母亲的光环，证明自己的价值。实际上，我是因为楚璃的伤害才来北京的，同时也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寻找属于自己的爱情，纯真、没有任何杂质的爱情。

楚璃，我曾经的男朋友，所谓画西洋画的画家，性情孤傲，却有点儿小才气，所以吸引了我。为了讨他欢心，我改掉了不少他说我的坏习惯，比如不再抽烟、不再喝酒、不再跟朋友泡吧，将所有流行服饰全锁进衣柜，换上可爱的公主裙，留起三千青丝，只为博他一笑。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对这份感情充满美好向往，我天真地以为我跟楚璃可以这样天长地久地幸福下去。

当我知道楚璃拿着一堆用电脑合成的我的裸照跟我妈妈要了一笔钱时，我明白了一直以来他都在欺骗我，他不过当我是一个取款方便的取款机，他对我所谓的真情真意，只是为了金钱。

如今，我想起那些往事，不禁一阵冷笑。在楚璃家发生的事情，就像拉开了帷幕的舞台剧，反反复复地在我脑海中回放。我的心很痛，因为好友与男友的双重背叛所带来的痛苦。

那天，我怒气冲冲地一脚将楚璃的房门踢开，怒吼道：“楚璃，你什么意思，跑到我妈那里……”

房间里的景象让我想尖叫，可是嗓子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只能愕然地张大嘴，却发不出一丝声音。我看到周真长发凌乱地斜躺在楚璃的床上，胸前只用被单遮掩了一小部分，其余的则完全裸露在外面。室内还竖着一个画架，上面画的正是这个赤裸的女人。如果是正常写生的话，为什么楚璃也衣着凌乱地站在那儿?

僵在原地几秒钟后，我羞红着脸，刚想捂着眼睛夺路而逃，就听见周真怒吼道：“有什么好看的？”那尖厉的声音刺痛了我的心，吓得我全身一阵痉挛，差点儿跌倒在地。

我努力靠在墙上，不让自己跌倒，指着他们俩大喊道：“你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喋喋不休地说着这句话，同时为他们的放浪形骸感到气愤。一个是我的男朋友，一个是我的好朋友，这两个人可真对得起我！

这时，楚璃已经反应过来，拖着我的手，说：“苏兮，你听我解释！这是误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看着他那副虚假的表情，想想刚刚知道的消息——这个男人居然用假裸照到我妈那里骗钱，现在还跟别的女人睡在一起，这些需要解释吗？想到这儿，我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汹涌澎湃地冲垮了理智，我抬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有什么好解释的？你敢说你跟我妈要钱也是误会吗？”

楚璃对我的责问充耳不闻，捂着脸站在原地，唇角微微抽动，含混不清地低喃道：“苏兮，你听我说，我是没有办法才那么做的。”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就能拿着假照片跑到我妈那儿骗钱？我妈会怎么看我，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也是你爱我的表现？”我异常气愤，双眼似两团熊熊燃烧的火球，指着他的额头继续说，“你自己说说，哪次你需要钱我没有给你？你居然连这种下流手段都用上了！”

这时，周真已经穿好衣服，冲过来将我推倒在地，说：“你凭什么打人？”

砰的一声，我的屁股硬生生地摔在地板上，疼痛弥漫全身。楚璃赶紧伸出手，想把我拉起来，周真啪地将他刚刚伸出来的手打下去，“她都知道那件事了，你还有必要再装下去吗？反正钱也到手了，何必再伺候这种被宠坏的大小姐，我算是受够啦！”

我扶着墙站起来，愤怒地一把将她也推倒在地，“你给我闭嘴，等我跟他算完账，再跟你算！”

“凭什么？”

“凭这间房子的房租是我交的，凭你穿的、用的大部分都是跟我借钱买的。”

艳画门事件2

“哼，说来说去你就是有个好妈。”周真对我露出不屑一顾的冷笑，继续道，“苏兮，你离开了你妈还有什么用？这么笨，还天真地以为别人会喜欢你，人家只不过看上了你妈的钱而已。”

看着她张狂的样子，我气得头都要炸了，可我知道这个时候不能生气，不然只能让她更得意。我干脆不搭理她，继续找楚璃算账。

然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好算的？楚璃依旧像往常一样编着催人泪下的理由，想获得我的同情。认识他这么久了，我真替他的家人感到悲哀，每次他的理由都是爷爷病了、奶奶受伤了、爸爸做生意让人骗了……

“行啦！”我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就不能来点儿新鲜的？我要是再相信你，我就真是一个没头脑的笨蛋！”我在心里藐视这个男人。我眼光真差，怎么喜欢上这种男人？悲哀啊！悲哀！

“楚璃，何必跟她废话！她就喜欢用钱砸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周真突然说。

听到这句话，我自然不会放过她，奋力反击道：“对啊！我妈有钱让我砸，我高兴，我乐意！只是某人似乎忘记了还欠我一笔钱没还，还是想想如何早点儿还账再嚣张吧！”周真的脸瞬间变得阴暗。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我觉得很解气！

他们的脸因难堪变得一阵红一阵白，我也懒得跟他们废话，从容地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出门前，我没有忘记提醒楚璃道：“对了，明天记得一定要交房租，不然就等着房东过来赶人吧！”

走出他们的视线后，我觉得漫无边际的羞耻扑面而来，忍不住缓缓地瘫坐在地上，双臂紧紧地抱着膝盖，失声痛哭。

这些年我一直过着很堕落的生活，不然妈妈也不会因为几张照片就相信楚璃的话。更让我郁闷的是，为何这些年里接近我的男生都是为了金钱？

可能真像周真说的那样，我这个人一无是处，如果不是有个好妈妈，我早不知道如何生存了。我想起何思亮离开时对我说的那些话，是啊，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出一片天空呢?

天空渐渐泛出淡淡的灰色，太阳要落山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最终还是回家了。恍惚间，我看到妈妈的车子开进院子。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些天妈妈总是回来得这么早，还陪我陪到深夜才去书房看文件，原来这一切都是楚璃的功劳！

妈妈一个人把我养大，本来就很不容易了，我还一直让她操心，时不时地埋怨她只知道赚钱，根本不顾我的感受，我真是不孝啊！

爸爸因为外公的钱跟妈妈在一起，最后又因初恋情人离开妈妈，去寻找他的纯真爱情。想到这些年来妈妈的辛苦，我的心瞬间沉下去。妈妈希望我可以过得开开心心的，找到一个疼我爱我的人相伴一生，想必楚璃的事情对她的打击比对我还要大。

我决定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不能让妈妈再为我担心了，同时下决心要出去闯一闯，就算做不出好成绩，起码可以学会生存之道，起码可以养活自己。当然，我还有一个自私的想法，因为我跟楚璃的事情想必已经传开了，我没有勇气面对他们幸灾乐祸的眼神。

妈妈起初断然拒绝我要北上的决定，因为她觉得如果我只是为了找份工作体验生活，上海也是可以的，找不到的话她还可以安排，没有必要跑到外地去。

听到这个理由，我很生气，看着她说："妈妈，我已经大学毕业了，别人像我这么大时早就自力更生了！哪像我，像一个长不大的米虫似的！"

妈妈轻笑道："那是别人，你是我的女儿，何必那么辛苦？"她和蔼地看了我一眼后，说，"你看看你那些叔叔伯伯的小孩儿，哪个不是毕业后就在自家公司帮忙，有人像你这么乱跑吗？"

听到这里，我有些无奈地抬头观察妈妈的表情。她的表情非常严肃，显然没有太多商量的余地。我不服气，不服气！为什么何思亮可

以，我却不可以?

想到何思亮，我眼前一亮，说："何思亮不是一毕业就跑到北京去了吗？为什么他可以，我却不可以？"

这个问题显然出乎妈妈的意料，她注视着我，我镇定地回视她，一边露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神情，一边拼命地思考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服妈妈。就在我绞尽脑汁的时候，妈妈忽然笑了，"你要出去闯闯也可以，不过只能去北京。"

"为什么？"听到妈妈的话，我非常高兴，但又有些不满，何思亮就在北京，我才不要跟他在一起！

妈妈冲着我微笑，语气平和但不容拒绝，"你学的是计算机和工商管理，如果想找工作，只有上海和北京是最好的选择，要不你留在上海也可以。"

"北京就北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着妈妈越来越灿烂的笑脸，不由得暗暗得意，北京城这么大，只要我不去找他，碰到何思亮的几率微乎其微，想让何思亮管我，门儿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天，妈妈让李阿姨帮我准备行李。我看着满满几大箱子的东?，感到很无奈，"李阿姨，你叫我怎么背过去？我是去找工作又不是搬家。"

艳画门事件3

李阿姨连忙解释道："兮兮，这都是你平时常用的东西，你一去就是一年半载，不带过去用什么？"

我觉得李阿姨的问题很好笑，笑嘻嘻地说："带卡就行了，哪有人出门背这么多东西的，多累啊！"

"你这是出去工作还是旅游啊？没赚钱就先花钱！"妈妈注视着我，故意停顿了一下，"你这次出去只给你八千块钱，信用卡全部停用！"

我不由得大喊道："啊！就八千块？哪儿够啊！"

妈妈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如果觉得钱少，你可以选择不去，或者钱花完就乖乖回家。"

我忽然意识到再纠缠下去妈妈不让我出门就惨了，只能无奈地撇嘴道："八千块就八千块！我一定可以找到工作，在北京好好儿地生活下去，才不会刚去就回来。"

六月十五日，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傍晚，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背着背包，拉着行李箱，跟在妈妈身后来到火车站。

站在月台上，看着长长的火车，我不由得锁紧眉头，十几个小时的路程，条件这么差，声音这么吵，还没有人陪我聊天，这可怎么办？

妈妈看见我叹气，挑眉看着我，"这就害怕了？吃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眨了眨眼，有些不服气地说："谁说我害怕了！"说罢，我没再理睬妈妈，独自提着行李进了车厢。

妈妈急忙跟上来，帮我放好行李，拉着我的手叮嘱道："一个人出门在外，凡事要小心点儿，有什么事就去找思亮哥哥。"

我一听何思亮的名字就有些恼火，说话的语气不免充满不耐烦，"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心里却暗想：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去找

何思亮，哼！

“你这孩子，唉……”妈妈摇了摇头，继续叮嘱一些注意事项，无非就是要早点儿回来之类的话。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列车员催促送行的人们下车，妈妈终于走了。

我瞥了一眼窗外，妈妈的身影被灯光拖得长长的，显得那么孤独，我不由得愣住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刚刚还庆幸终于获得了自由，现在畅快的心情却一下子变得苍凉，我无法忽视那一瞬间滑过心尖的悲伤。等我经历了很多事之后，我才明白这是一种离别的心情，一种跟最亲的人依依不舍的伤感。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年轻，还无法理解妈妈那些唠叨里包含的是对我的担忧，而我不但不能理解，反而不给她好脸色看。

当妈妈的身影被一圈又一圈浓郁的黑暗所笼罩，我终于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涌出眼眶。这悲伤的神情吓得睡在我对面的年轻男子赶紧起身安慰我道：“你怎么了？别哭啊！”

情急之下，他找出一瓶娃哈哈饮料，插上吸管递给我，逗我道：“你是第一次出远门吧？来！别哭了，想当年我也是这样过来的。”

我顺手接过奶瓶，说了声“谢谢”，欲将吸管向嘴里送，耳边忽然响起阿姨的叮咛：陌生人给的东西千万不能吃，说不定会有迷魂药，喝完就晕倒，身上值钱的东西都会被偷走的。

我拿着那瓶饮料，喝也不是丢也不是。就在尴尬不已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他问：“刚才那个阿姨是你妈妈吗？”

“是啊！”我随手将饮料放在小餐桌上，抬头看着他，他的眼神里更多的是惊讶。我心里不由得疑窦丛生：他怎么认识我妈妈？还好刚才没随便吃他的东西。

想到这儿，我故作镇定地回视他，他微笑着说：“她太年轻了，我还以为是你姐姐呢，可是她跟你说话的语气完全跟我妈一个调调！”

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语气也变得轻松，“我妈就是这个样子，没事瞎操心。”

他一听，露出笑容，无奈地道：“我妈也是这个样子，总当我还是个孩子，每次都给我装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次居然给我放了很多娃哈哈的饮料，还不如干脆给我装个奶嘴让我带着呢！其实我都工作好几年了，哪像她想的那样！”

旁边的旅客听到我们的对话，也都诉说父母的苦心，我一看全是年轻人，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起来。

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们都在一个公司上班，那个给我娃哈哈的帅哥叫刘葆华，他的经历让我钦佩不已：当年他一个人背着行李去北京打拼，现在也算混得不错的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从程序员开始干起的，这正是我的工作目标！

艳画门事件4

我正好对找工作的事情很迷茫，向他请教请教想必对我的帮助很大。想到这儿，我忍不住丢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你当年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如果我也想当程序员，首先要学些什么东西呢？”

葆华显然被我的问题砸晕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开始慢慢向我讲他当年的奋斗史。

听完之后，我只记住了一部分内容，无奈只得从包中拿出一个小本子，认真记下他刚刚说的内容，比如农展馆什么时间有招聘会，比如找工作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等。

葆华看到我在做记录，奇怪地问：“你记这些东西做什么？”

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记下来就不会忘了，这样我想不起来的时候就可以找出来看看。”

葆华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我怒气冲天。我正要发飙的时候，葆华翻身从床上坐起来，认真地对我说：“你说说你的情况，我告诉你去哪里找工作，大概找什么样的工作。”

我眼前一亮，于是将我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我今年刚刚毕业，还没有找过工作，主修计算机专业，辅修工商管理。

听完后，他很认真地说：“工商管理方向的工作可能不好找，没有人会找一个毫无工作经验的本科生去搞管理，我看你不如多注意互联网行业的工作。”

“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其实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工商管理，都是我妈非要我学的。”我皱着眉头，一脸的无奈。

“那你会C语言和Java吧？精通哪一个？平常喜欢用什么样的编程环境？”

面对刘葆华的问题，我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小声说：“我很少编程，也没有一样语言是精通的。”

他抬眼看了我许久，这让我一阵心虚，后悔读书时没好好儿学习编程，现在可怎么办？就在我懊悔不已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丝担忧从他眼眸中滑过，旋即又消失了，他恢复正常后的眼眸如潭水般清澈，似乎隐藏着什么东西。

葆华想了许久，眼睛忽然亮了起来，“我看你很活泼，可以尝试做市场推广，那种工作反正就是跟人打交道，还会有人带着你做。对了，你文笔怎么样？如果很喜欢网络，去做网络编辑也是可以的。”

我抬头冲他甜甜地一笑，“跟人打交道就算了，好麻烦，还是网络编辑适合我。只是做网络编辑需要什么条件呢？”

他皱着眉头沉吟了半晌，递给我一张名片，“如果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来找我吧！正好我们公司在招实习编辑，我可以帮你问问人事部门。”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将他的名片收好，随即问他：“你当年到了北京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哈哈，我当年为了找工作可没少跑北京城，鞋都磨破了好几双。”

“啊！工作那么难找？”我的心瞬间跌入谷底。唉！早知道就老老实实地听妈妈的安排，大不了不跟那帮朋友联系。现在可好，我是骑虎难下，如果真的将钱花光了再跑回上海，那脸就丢得更大了。

我在火车上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顶着黑眼圈站在车窗边，开始计划下车后要做的事，直到火车驶进北京站，我也没理出半点儿头绪。看着葆华他们胸有成竹地背着行李跟我告别，我心中慢慢升起强烈的失落感，忽然觉得很迷茫，以前什么事情都是妈妈帮我安排好了，现在我该何去何从？

不知不觉中，我已来到站前广场。我抬头看了看天，瓦蓝的天空中挂着耀眼的光球，光线一层层地晕染开，煞是漂亮。我正想拿出相机将眼前的一切拍下来，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北京长城一日游，正规旅行社……”

我循声望去，那个女孩儿跑过来问我：“姐姐，北京一日游去不去？我是××旅行社直辖的业务代表……”

我正发愁不知道去哪里呢，那就先跟着旅行团玩几天吧，认识认识路，也可以为今后做打算，更何况长这么大，还没有人叫我姐姐呢！想到这儿我就乐了，反正都是玩，不如照顾照顾这个小姑娘的生意。

所幸她真是××旅行社的业务员，那些传说中的骗子我并没有遇上。这个小姑娘听说我要玩好几天，还很认真地帮我跟公司杀价，最后收了我三千块钱，这其中包括五天的旅店费用、餐费和景点门票。

我当时觉得很划算，事后才知道其实还是被人骗了。不过我依旧感激那个小姑娘，这件事情跟我后来遇到的相比又算什么呢？如果不是她的出现，我都不知道还要在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上坐多久！

艳画门事件5

跟着她上车的那一瞬间，我忘掉了自己只有八千块钱的事实，一心想着不过是三千块钱而已，便跟她走了。等交完钱，我才想起来这件事，然而后悔已不可能了，就算别人肯退钱，我也开不了这个口，那个时候我想的只是坚决不能丢脸。

跟团游的最后一站是故宫，旅行团的工作人员送其他人去坐火车，我这个打算留在北京的人跟他们告别。我站在威严的天安门下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正在看降国旗，跟升旗比就是少了唱国歌，故宫很大……

收线后，我坐在行李箱上看国旗缓缓降下，一群威武的解放军踏着正步从我身边走过，我又一次感觉到迷茫，北京这么大，我该何去何从?

我想了许久还是没有头绪，忽然想起了刘葆华，可是翻遍了整个包也没有找到他给我的名片。

我突然觉得很无助。

最终，旅行社的那个小姑娘帮我联系了农展馆附近的宾馆，我住了下来。我记得刘葆华曾经告诉过我，农展馆周末会有大型招聘会。虽然他也说过招聘会都是各家公司去做广告的，互联网公司很少去招聘会招人，都是在网上发信息，但我还是决定去看看。

我坐在宾馆的书桌前，拿出临走时妈妈送给我的笔记本，认真地按照网上的模板填写求职简历，然后打印出来。望着那一沓简历，我有一种成就感，仿佛看到了自己穿着整齐的制服上班的情形。

我花了几百块钱的中介费，在中介公司的帮助下租了间位于静安庄附近的房子。我暗自庆幸自己的运气好，这样我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好好儿找工作了。

这几天的流浪让我深深感受到家是多么的温暖，初到一个城市，无家可归的迷惘让我心里有些悲凉。

飞来横祸1

第二天，我带着简历去农展馆。站在公交车的站台上，我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拥挤，仿佛全北京的人都来挤公交。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暗自盘算要不要打的，可是想想旅游已经花掉了三千块钱，我就有些底气不足，从什么时候起我也开始为钱发愁了呢？我正在犹豫的时候，一辆300路公交车开过来，还没等车子停稳，一群人一拥而上，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被人挤上了公交车，车门在公交协管员的帮助下艰难地关上了。看看那些着急上班却又没能挤上来的人，我觉得很幸运，反正也就几站，将就一下也就过去了。

可问题是别人偏偏不让我将就。我刚刚站稳，一个满身狐臭味的胖女人使劲往我身边挤，那味道熏得我简直不能呼吸。我小声说："别挤啊！别挤啊！"

我没想到，这个小小的要求却被她一阵呵斥："嫌挤打的去啊！想省钱又想舒服，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我还没反应过来，忽然觉得屁股后面有什么东西蹭来蹭去的。我一回头，就看见一个满脸淫笑的男人正用手摸着我的屁股。我用高跟鞋的鞋跟狠狠地踩了他的脚一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看向别处，只听一阵宛如杀猪般的吼叫，大家不由得都将目光投向这边，附近的人正好看到他还没来得及缩回去的手，都露出鄙视的眼神，然而没有一个人开口指责那个男人，这种事不关己的淡漠，让我心生悲凉。

到了农展馆，我已经挤得满头大汗，看着满满的一车人，不由得心生恐惧，北京的公交原来这么恐怖！我无法忍受这种快要被挤成照片的感觉，可是看到一群人争先恐后地跟着公交车跑，不得不自我检讨，看起来我还是太娇气了。

我暗暗告诫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妈妈的保护了，我跟其他打工族一样，准确地说还不如这些挤公交车的上班族，起码他们还有一份工

作，而我还处于找工作的阶段。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走进农展馆，起初还担心会不会找不到地方，可是还没等我跟别人打听具体位置，就发现一股人流向一个方向涌去。我拉住一个人问了一下，原来他们也正赶往招聘现场。

到了招聘现场，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人山人海，公交车上的拥挤跟现在排队准备进场的求职者比起来，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人气之旺让我恨不得当场打电话告诉我妈，让她也投资提供场地做几场招聘会，保准稳赚不赔。

我抱着简历，一个个展台看过去，满场的招聘简介，各种职业、各式各样的要求看得我眼花缭乱。这让根本没找过工作的我有点儿无所适从，只能随着人群乱窜，终于发现了一家跟计算机有关系的公司，但是展台前挤满了投简历的人，我根本挤不进去，更别提投简历了，最后只好黯然放弃。

转到下午，我也没发现几个跟互联网有关系的公司，就算偶尔有一两个合适的，展台前都挤满了投简历的人。直到快闭馆的时候，我才终于投了几份简历，可是看到那些收简历的工作人员将一沓简历随便往身后的箱子里一丢的动作，我本已悲凉的心更觉冰冷，看来我得用其他方式找工作了，比如去网上投投简历。

一想到上网找工作我就开始头痛，以前我上网就是为了打网络游戏，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像其他人一样找工作，现在有些无从下手。

我带着万般无奈的心情走出农展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阵，随后便冲着我堆起笑容。我很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脸，确定没有什么异样才敢抬头看她，只见她向我这边走来。

“小姑娘，是不是找工作啊？”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心里想：这不是废话吗？来这里的不是找工作的，就是来招人的。

那位女士继续笑道：“我要招两个办公室助理，需要懂电脑操作和办公软件，懒得进去摆展位，如果你不嫌弃可以过来试试。”

听了她这句话，我不由得再次感叹这两天的运气真好，连连颔首，并用真诚的眼神看着她，“我就是学计算机的，这些都没问题。”

她看到我认真的神情笑得更甜了，顺便叫了另一个女孩子，领着我们去面试，如果可以的话明天就能上班。

我们边走边聊，她告诉我们她姓黄，让我们叫她黄姐，随后介绍他们公司是做餐饮娱乐的集团公司，每年营业额上亿，他们公司马上要进行数字化管理，要引进计算机管理系统……

飞来横祸2

这些事情都不是我关心的，我关心的是怎么样才能让他们聘用我，我现在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才能理直气壮地继续留在北京。

黄姐带着我们在一幢四层小楼的门口停下，楼外面装修得素雅简洁，里面却金碧辉煌。黄姐随便拉了一个穿旗袍的美女问道："赵经理在不在？"

那美女一边弯腰行礼一边回答："赵经理正在三楼检查KTV部。"

黄姐带着我们到了四楼，打开一间办公室，让我们等一会儿，她要去找赵经理过来面试我们。

这里是一间极其普通的办公室，正中放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桌子两边摆着盆栽植物。我们坐了许久也没有人来，于是我想跟旁边的女孩儿聊聊天，却发现她对我不理不睬的，只得一个人坐在那儿设想赵总会问哪方面的问题。

正当我神游的时候，旁边的女孩子忽然站了起来，我也慌忙跟着站了起来。

一个美女走进来，眉黛如画，头发扎成一个马尾，穿着一套灰色的职业套装，显得干练又妩媚。

她优雅地走到办公桌后，伸出手象征性地跟我们握了两下，然后坐下，便开始问我们一些问题。

奇怪的是，她问的问题完全跟计算机无关，就是一些生活情况，比如年龄多大了、来北京多久了、有没有亲戚朋友在这边……更奇怪的是她还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艺术方面的特长，知道我们俩一个会唱歌一个会跳舞后，便满意地点了点头，对我们说："你们明天下午六点来上班，没问题吧？"

我和那个女孩儿对视了一眼，都对下午六点上班的规定表示不解。赵经理仿佛看出了我们的疑惑，笑着道："我们是做服务行业的，

都是下午才正式营业，你们虽然不是服务员，但也得按公司的作息时间来。”

赵经理见我们俩都点了头，就从外面叫进来一个头发烫成波浪的女孩儿，指着我们对她道：“李媚，你带她们俩去一楼看看，找个地方请她们吃顿饭吧！”

那个叫李媚的女孩儿皱着眉头刚要开口，赵经理立刻打断道：“就照我们刚才商量的来，记得开发票报账。今夜算你休假，我还多算你两个小时的工作。”

李媚闻言眼里充满了惊喜，跟我们打了一声招呼，就让我们跟她一起走。

李媚告诉我们现在还没到营业时间，所以上面也没什么好看的，只是带着我们去一楼走了走，就说要去吃饭。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KTV外面车来车往地慢慢热闹起来。李媚点了根烟，很老练地吸了一口，问我们想吃什么。

我们两个人都摇头说不吃了。

李媚吐了一个漂亮的烟圈，偏了偏头，一本正经地跟我们说：“那我没办法跟赵经理交差，你们多少吃点儿，混张发票好让我交差啊！”

我们俩都被她认真的模样逗笑了，随后气氛活跃起来。李媚想了想，跟我们商量道：“这附近没什么好吃的，不如我带你们换个地方。”

一路上，她们两个人聊得火热，比如北京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这对于刚进京没多久的我而言，完全是陌生的。我只能百无聊赖地跟在她们后面，想到刚才这个叫吴青青的女孩儿高傲的模样，不由得很疑惑，她的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点儿吧！

这时，吴青青装作无意地问李媚：“李姐是赵经理的秘书吧？”

“哈哈！我就是KTV部的一个服务员。”

吴青青哦了一声，脸上流露出很明显的失望，气氛渐渐有些尴尬。这时，吴青青的手机响了，她迅速看了看号码，脸色露出一抹微

笑，片刻后才抬头装作为难的样子说：“我朋友找我，不如你们俩去吃吧？”

我和李媚都笑了笑，让她快点儿走。

看着吴青青匆匆离开的背影，李媚偷偷撇了撇嘴，然后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好像是跟别人约在什么地方见面。我觉得我也是时候离开了。就在此时，她扭头瞥了我一眼，还没等我开口告别，已经饱含歉意地朝我笑了笑，“苏兮，你可不可以陪我走走？咱们等会儿再找地方吃饭。”

“李姐，我看我还是先回去吧？”我急忙摇头告别。

李媚却一把拉住了我的手，笑道：“别啊，我刚才跟我女儿约好在这儿见面，一个人怪无聊的，你陪我等会儿，好吗？”

她的理由让我无法拒绝，只能站在这里陪她等女儿。没过多久，李媚清柔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来，“赵阿姨，我晚上带妞妞一起睡！”李媚随即从一个妇女怀中抱过一个小女孩儿。

小姑娘大约两岁，穿着碎花长裙，挣扎着把手伸向李媚，身体微微前倾，高兴地叫着：“妈妈……”然后又很有礼貌地叫我，“漂亮姐姐。”

飞来横祸3

我微微一愣，随后就笑了，摸了摸她的小脸，笑道："李姐，这是占我便宜了啊！"

李媚向我解释道："妞妞看到美女就叫姐姐，看到不漂亮的就叫阿姨。"随后又不好意思地跟我商量，"好久没陪孩子出来走走了，你再陪我一会儿好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继续跟着她向前走，李媚不停地在小姑娘粉嫩的脸蛋上亲来亲去。

看到如此温馨的场面，我想起了我的妈妈，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争气，不能让妈妈失望。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偷偷去旁边的小超市买了一堆儿童食品和玩具送给妞妞。

李媚有些感动，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她还不让孩子要那些东西。

我装作生气的样子，"妞妞都叫我姐姐了，我总要有点儿当姐姐的样子吧？"李媚这才肯收下那些东西。

我跟李媚一起逗着小孩儿，话也越来越多，可能女人与女人之间总会有很多话。我跟李媚渐渐熟悉起来。

看着妞妞抱着小熊玩偶在自己怀中睡着了，李媚的眼眶有些湿润，严肃地对我说："苏兮，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如果有别的选择你明天还是别去了。"

说实话，我对这份工作的作息时间和工作环境都不是很满意，可是目前又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先将就一下，等找到更好的再换了。一个人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毫无头绪的状况会对精神造成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现在需要工作充实我的生活，忘掉以前的不愉快。

对于李媚的劝告，我有点儿迷惑，正要细问时，只见李媚哈欠连天，看起来很疲惫。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只好劝她早点儿抱妞妞回家休息。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我还是决定先去那家公司试试，就算做不长，学习学习、长长工作经验也是好的。也许是李媚告诉我不要去上班时的表情太过严肃，临出门的时候我又有些犹豫，直到六点多我才终于下定决心，随后出了门，而此时正是北京下班的晚高峰，十几分钟的车程硬是走了一个多小时。

若干年后，我每次想起来都会感谢北京的晚高峰，如果不是堵车堵掉的那一个多小时，很可能我的人生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远远地，黄姐看到我就迎了过来，瞥了我一眼，佯嗔道："你怎么现在才来？赵经理都等你半天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有些受宠若惊，让赵经理等我这小小的助理，真是不应该！想到这儿，我顿时把头低下了，为自己的迟到感到羞愧。

黄姐没再说什么，拉着我直奔四楼而去。在路上，我们遇见李媚，黄姐便叫住她："李媚，刚好你跟苏兮认识，带她换件制服吧，然后去见赵经理。"

李媚看到我，明显愣了一下，微微张了张嘴，却没敢多说，就带着我上楼了。

她推开一扇房门，屋里弥漫着廉价胭脂、水粉的香味，桌子上、椅子上随意堆放着各式各样的衣服，几个化妆台上摆着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粉饼和眉笔。

李媚看了看四周，还一间一间地检查更衣室，确定没有人后，立即火冒三丈地低声怒吼道："我不是让你不要来吗，你怎么还来？你以为社会像学校那么单纯？"

听她吼完，我心里觉得很莫名其妙，又有点儿委屈，索性坐在椅子上死死地盯着她，没说话。

李媚见我盯着她，犹豫片刻后，习惯性地点了一支烟，吐了个烟圈，"这儿不过就是间夜总会，哪里会要什么办公室助理？这只不过是黄姐骗你们上钩的说法。"

我一下子吓呆了，突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整个人愣在原地不能动弹。

李媚见我没动，以为我没听懂，又解释道："夜总会就是色情场所，你知不知道？"还没等我说话，她又问我，"你还是个处女吧？"

我呆呆地点了点头，她继续道："昨天赵经理让我带你们又是吃饭又是参观的，我就觉得奇怪，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今天吴青青来后，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里，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像是坠入刺骨的冰窖，半晌才说出话来："李姐，我现在该怎么办？"

李媚的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两秒，狠狠吸了几口烟，像下定了决心似的，道："走，你现在必须快点儿走，别让她们看见。"

"那吴青青呢？"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丫头！"李媚轻轻哼了一声，似有些痛心又有点儿冷漠地说，"那丫头听说我只是个服务员就态度大变，也太现实了点儿。今天我还好心想提醒她，结果她对我爱搭不理的，只顾拍赵经理的马屁去了。"她沉默了片刻，说，"只怕她已经让人下了药，正跟客人激情纠缠呢。"

我的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来，心中似有一根尖利的细针慢慢地刺下，我如果来早一会儿，或者我昨天没有赢得李媚的好感，那么我现在的情况将是不堪设想的。

四周一片静谧，外面传来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李媚将烟头丢在地上，狠狠地踩了两脚，附在我耳?小声说："赵经理她们来了，你一会儿机灵点儿，找个理由跑出去。别硬来，不然那些内保捉住你，你想跑都跑不了。"

我轻轻地点了点头，于是李媚故意高声训斥我："你怎么这么笨，找件衣服半天还没找好，化妆都不会！"就在门被推开的那一瞬间，她迅速将我按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随手拿起一支眉笔装作在帮我画眉毛。

飞来横祸4

我转身一看，进来的正是赵经理，后面跟着黄姐，黄姐手里还端着托盘，托盘上面放着几杯倒好的红酒。李媚按在我脸上的手指微微抖动几下，对我使了一个眼色，似乎是在提醒我要注意。

李媚丢下眉笔，两手一摊对赵经理诉苦道："苏兮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衣服。"

赵经理仔细打量着我穿的那件苏格兰风格的长裙，微笑着道："她现在穿的这件衣服就很漂亮，不用再换了，反正也只是见见总经理而已。"随即端了一杯红酒递给我，"咱们欢迎苏兮加入公司。"没有办法，我只得接过那杯酒。

李媚紧紧地抓着我的左手，很用力，有隐隐的疼痛泛起，我知道她是想提醒我不要喝那杯红酒。我几乎不敢抬头看她们，只是如常地微笑着。

后来，我用眼角的余光看见黄姐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脑海中一个念头闪过，我将已经接过的红酒递到黄姐面前，"如果不是黄姐，我哪里能找到这份工作？还是黄姐先请吧！"

黄姐瞠目结舌，半晌神情才转为正常。赵经理见状急忙道："这杯是你的。"随后给黄姐递了一杯，"小黄，你喝这杯吧！"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的心紧紧地揪起来，更加肯定这杯酒一定加了什么东西。但我不敢表露在脸上，只能始终带着微笑看着她们。

赵经理忽然扑哧笑了，拿起一杯酒一口气喝完了，随后向我亮了亮酒杯，说："怎么，苏兮，看不起我们吗？"

我硬生生挤出一抹笑容，"哪敢，哪敢。"她眼中有一种阴冷的狠意在灼灼燃烧，我额上的冷汗又添了细密的一层。

由于太用力，握着酒杯的手已经有青白的印痕泛起，我就是不肯喝酒。赵经理看到我这个样子，就吩咐道："小黄，去叫内保！"声音平淡却充满狠辣。

我的心骤然一紧，正不知该怎么办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房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

“把她们都带出去。”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来，那人随后指了指赵经理，说，“原来你在这儿啊！”说完，他吩咐身后的警察，“这个人一定要多找几个人单独审问，她可狡猾得很。”

我的心瞬间落了下来，暗自长出了一口气，手中还死死地握着那只酒杯。看到有人上前来拉我，我情急之下大喊道：“同志，她威胁我喝这杯有药的酒。”

站在后面发号施令的警察淡淡地哦了一声，说：“把这两个人先带下去。”随即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把酒杯给我，我去找人化验。”

李媚看见赵经理她们分别被人带走了，脚步稍微停顿了一下，对那名警察说：“同志，这个小姑娘是昨天她们以招聘的名义骗来陪大客户的。”

那名警察点了点头，表示知道了，随即安慰我道：“你别怕，跟我去录个口供就放你走。”

这时我已六神无主，点头表示同意后，便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角。他挣了几下，见我没有松开的意思，只能无奈地带着我来到一楼。

我跟着他，站在大厅里看着一个个衣冠不整的男人和女人被带上警车，这其中也包括吴青青，她是让几名女警察包在床单里抬上车的，床单上的那抹鲜红血痕刺痛了我的眼睛。

我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到了公安局，我被带到一个大厅里，那里挤满了衣着暴露的小姐，各种香水的味道混在一起，让人喘不过气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位女警察走进来，她红着眼睛将我单独带走审问。我跟她说了半天我是让人骗到那儿去的，她就是不相信，还骂我：“你们这些无耻的畜生，逼良为娼，好好儿的一个姑娘叫你们害成那个样子。”

听到她的话，一晚上的害怕和委屈悄然涌上我的心头。她竟然将我跟赵经理混为一伙了！我心里如同被针扎了般难受，眼泪盈满眼眶，想哭又不敢哭，难免有些生气，大声道："说了多少次了，我也是让她们骗去的，我也是受害者！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那名女警察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凶，呆了一会儿后，嘴角凝起一丝冷笑，刚要说什么，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对她说："琳琳，录完让她签个字，放她走吧！"我回头一看，是带我下楼的那名警察。

那名女警察哦了一声，一边迅速地在本子上写着，一边问他："王队，就这样放她走啊？"

王队郑重地点头，对她解释道："她就是跟吴青青一起被她们骗去的大学生，小姑娘担惊受怕了大半夜了，也怪可怜的，先让她回去休息，等需要的时候再传她。"女警察写完后，把本子交到他手上。他接过去看了看，让我签了字，留下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示意我可以走了。

我站在那儿发呆，觉得今天的经历就像做梦一样。王队拿胳膊肘碰了碰我，"你还不走，等什么啊？"

"吴青青怎么样了？"我迟疑了许久，终于将心里的话问了出来。

王队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神情变得沉痛起来，"也好，你跟着我去看看她吧！?让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下次找工作小心点儿。"

我们到了那里，只见吴青青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眼神充满惊恐，只要有人接近她她就拼命大喊大叫。昨天还跟我坐在一起、那么高傲的一个女孩子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我鼻子里霎时涌起一股酸涩，脸颊上不断有温热的液体滑过。

王队摇着头道："多好的一个姑娘，就让人搞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去的时候，那群人渣正抓着她给她拍裸照呢。"

我看了他一眼，想到楚璃的无耻行为，便问了一个很白痴的问题："拍裸照做什么，去她家要钱吗？"

王队无奈地白了我一眼，“我觉得你还是快点儿回家吧，思想这么单纯，难怪让人骗。”他看着我无助的眼神，最终无奈地叹息道，“拍裸照，就是为了日后控制吴青青，威胁她，只要她不听话，只要她敢报警，就将照片到处发布、寄给她的父母和朋友，让她一辈子都没脸见人。”

风从湿润的脸上吹过，眼泪干后皮肤上的紧涩感让我更加难受。我在心底拼命咒骂着这群恶毒的人，同时也不能理解赵经理为何身为女人竟然可以做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难道钱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善良的本性?

事情过去好几天了，我依然时常梦到吴青青那绝望的眼神。曾经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犹如梦境，却又是那么真实的存在。

那些恐怖的场景就像梦魇一般，随时随地都在撕扯着我的心，每一次回忆都让我有赶快回家的冲动。

就在我为回家这件事左右摇摆的时候，我接到了何思亮的电话。

“兮兮啊，听说你来北京找工作了，情况怎么样？要不要思亮哥哥帮你联系联系？”何思亮还是一如既往的轻狂，这让我异常讨厌。

飞来横祸5

“感谢你的照顾，我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搞定，不劳你老人家费心了。”我咬牙切齿地回答他。

“哈哈，还自己搞定！别是钱花光了，偷偷跑回家找你妈江湖告急吧？”很明显他是在嘲笑我。我气得哼了一声，就关了手机。

我懒得理他，但是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沉思，如果我这个样子回去，别人怎么看我我无所谓，大不了不见他们。可是何思亮不同，我们每年总要见几次面，跑都跑不掉，如果到时再被他嘲笑，那我就太没面子了。

因此，这个时候我是绝对不能回去的。我决定先去找王队问问吴青青的情况，再去看看李媚。王队上次对我说像李媚这样的情况起码得拘留几天，然后再送去戒毒所，不知道那个叫我“漂亮姐姐”的小女孩儿妞妞在这期间要怎么样生存？

我站在公安局的大门口，被强烈的阳光刺痛了眼睛，那股灼热的感觉让我眼眶涩涩的。站岗的警察听说我找王队，先是愣了一下，然后说：“原来你找王森队长啊！”打了一通电话后，他脸上露出一抹笑，很客气地让我站在旁边等等。

几分钟后，王森便跑出来，看见我后，问：“怎么又是你？”

我向他打听吴青青的情况，并表示想去看看李媚。王森脸上又现出沉痛的表情，点了点头说：“你是应该去看看李媚，正好我也要去找她，你跟我一起去吧。”他却只字未提吴青青的事情。

一路上，王森聚精会神地开车。我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呆，完全没想到李媚会吸毒，这座城市还有多少阴暗的东西是我想不到的？

车在十字路口停下，王森忽然转头看着我，“吴青青死了，从二十四楼跳下去的，当场死亡。”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却双唇微抿，身子前倾，发动了车子。

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同时对李媚的感激又增加了几分，当然也感激王森，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将是怎样的处境，我妈妈会因为我的事很痛心，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跟吴青青一样纵身一跳来个一了百了。想到这儿，我整个人像坠入冰窖，浑身都冰冷起来，看来这个世界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李媚被关在郊区的拘留所里，看着四周围墙上高高的电网及方圆几里的荒凉的环境，我想到一个词：寂寞。李媚被女警带出来，她明显有些憔悴，妩媚的眼睛里写满忧虑。当听到王森说妞妞已经被顺利寄养到孤儿院后，她好像心里的石头落了地，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李媚低着头不看我们。王森站起来说："你们聊会儿，苏兮，我在外面等你。"

李媚在门关上的那一瞬间迅速握住我的手，眼泪也涌了出来。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她的脸，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

她对我说："苏兮，你能帮我去看看妞妞吗？"

我没想到李媚会如此激动，一下子愣在那里。

"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管她。其实妞妞去孤儿院也不错，可我很担心，怕有人欺负她，怕她吃得不好、穿得不好……"李媚低语着，最后竟然哭了起来。

看到李媚手足无措的样子，我想到妈妈处理楚璃那件事时的表情，这就是母爱吧！不论她们从事什么职业，不论贫穷还是富贵，母亲对孩子的爱永远都是那么无私。

我意识到我对李媚最大的报答就是帮她照顾好妞妞，没想太多，就脱口而出道："李媚，如果你允许，我可以收养妞妞。"

李媚啊的一声，随后慌忙摇头。

我看到她摇头，急切地解释道："放心，你如果想她随时都可以接走，我并没有跟你抢女儿的意思。"

李媚依旧摇头，轻轻松开了我的手。她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苏兮，我不能害你，这件事绝对不行。"

我不由得笑了，“不就是收养孩子嘛，有什么害不害的，李媚你想得太多了。放心，我不会让妞妞饿着的。”

李媚沉默良久，才开口道：“你一个刚出校门的小姑娘，什么也不懂，工作还没找到，怎么养孩子？以后的日子还要不要过？”

我呆呆地看着她，也为自己刚刚的冲动后悔。是啊！李媚凭什么相信我可以养活妞妞？如果没有妈妈的资助，我一点儿生活来源也没有啊。

李媚似乎不想跟我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只是絮絮叨叨地说着妞妞的事情，她话语中的伤怀感染了我的心绪，让我也觉得很悲伤。原来妞妞生来身体就比别的小孩儿差，特别是心脏还不太好。我问她妞妞的爸爸去了哪里，为何有了妞妞她还做这一行？

李媚静静地看着我，忽而无声地笑了，她笑得那样平静，看不出悲伤。她轻声道：“苏兮，有些事情说了你也不会明白。我只能说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个好父母，再找不到一个好男人，那她这辈子就算完了。”

飞来横祸6

我没明白她的意思，只能尴尬地笑了笑。我不明白，难道女人就非要靠别人才能生存吗？看到李媚的样子，我开始为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羞愧，我想李媚一定是想起了那些让她伤心的往事。

临走时，李媚问我吴青青怎么样了。

我愣了许久，告诉她吴青青没什么事，已经回家了。我感觉李媚也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现在已经这样了，何必再让吴青青的事影响她的心情呢？

我出来的时候，王森正站在车旁等我。看到我出来了，他露出一个很灿烂的笑容。

我对他说："可以送我去看看妞妞吗？"

他点了点头，再次发动了车子。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在心里感叹世事的变化无常：前几天还跟我一起面试的吴青青，转眼就去了另一个世界；那天晚上还跟我一起吃饭的李媚，此时已失去了自由；还有那个叫我姐姐的小女孩儿，现在住在孤儿院里。

想到这里，我的心尖锐地痛起来，泪珠很快就滚落到衣服上。我很想将眼泪逼回去，但我无法做到。

我把目光转向窗外，泪眼蒙中看到一个大型超市的招牌，于是让王森停车。进入超市后，我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却无从下手，王森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迅速取了几桶奶粉和几件童装，带着我去收银台付款。

收银员很自然地收了王森的钱，我拿着钱的手无力地在空中伸着。王森轻轻将我的手放下，对我笑道："我堂堂一个大老爷们儿，让女人付钱是很没风度的事情。"

"那……好……"我唯唯诺诺地答应着。我以前交往的朋友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了我拿钱包付账的动作，久而久之，我也认为这是天经

地义的，今天的事情我还真有些不习惯。

王森见我坚持要将钱给他，就满脸严肃地用手制止了，道："苏兮，太强势、太计较的女孩儿不招人喜欢。"

我的目光追随着他提着包走出去的背影，忽然觉得有一股暖流在心里流动，其实这个男人除了有点儿严肃，其他方面真的很不错。想到这儿，我的脸微微红了一下，一抬头，刚好看见王森站在远处冲我招手，我赶紧跑过去。

到了孤儿院，我见到了妞妞。我还从来没见过像妞妞这样敏感而自卑的孩子，从我们进门起她就站在人群里看着，那眼神里分明有戒备和伤害。当孤儿院的老师招手让她过来时，她才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话也不敢多说，全然没有了初见我时的活泼可爱。

妞妞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后来看到王森正看着她，就把视线转向别处，很小声地问我她妈妈去了哪里，什么时候才会来接她?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王森，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风透过窗子吹进来，带着微微的凉意，我该如何回答这个敏感孩子的问题呢?

望着她纯真的眼神，我只能扭过脸支支吾吾地告诉她，她妈妈有工作要忙，去了很远的地方，要过段时间才能来接她。

妞妞忧郁的眼神一瞬间变得清澈透明，她笑着对我说："姐姐跟王伯伯都说妈妈去工作了，看来她真的是去工作了。"随后，她脸上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牵着我的手说要去荡秋千。

妞妞银铃般的笑声随着秋千的摆动传出去很远。孩子们跑来跑去的像一群天使，王森陪着他们做游戏，这是多么温馨的场景！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沉醉于这种欢乐中，不知不觉嘴角弯起一个弧度，露出微笑，并轻轻地哼唱起来：

匆匆一生独自上途

风干情感的苦恼

偶站进街角堕进了夜雾

在漆黑里默祷

……

王森忽然将车停下来，很认真地听我唱歌，还跟着我的节奏慢慢哼唱。不经意间，我的眼神正好跟他的目光相遇，他动了动嘴角，好像要说些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

我抿着嘴，一边看着王森一边偷笑。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这首歌不怎么出名，我还以为没人喜欢呢。"说完，他便紧紧地握着方向盘，手指僵硬得发白，额头有微微濡湿的痕迹，似乎出汗了。我望着窗外，车子在路上平稳地行驶着，路边杨树的叶子在晚风中沙沙作响。

我指着前方告诉王森我的具体住址，详细到几门几楼几号，逗得王森笑了。

我的心弦似被触动了一下，带着一丝羞愧，有必要说得这么详细吗？好像有什么意图一样。我的脸火辣辣地热起来。

长久的沉默后，王森要过我的手机，手指在手机上快速按出一个电话号码，很快，他的手机响起来，是我刚刚哼唱的那首歌。

王森郑重地将手机还给我，"苏兮，你以后有什么事会打电话给我的，对不对？"

我咬紧嘴唇，微笑着看着他，也许是路灯太暗了，我竟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一丝期盼。我很用力地点头，道："好啊！我找到工作还要请你吃饭呢。"我语速快得好像生怕他反悔似的。

"行，我等着。"王森露出洁白的牙齿。

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我又怎么舍得拒绝？我站在车外轻轻向他告别，思绪却不知飘到哪里去了，直到汽车的鸣笛声将我惊醒。

我怔怔地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车子，突然觉得真的应该好好儿找份工作，好好儿地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这样才能对得起帮助过我的人。

万恶的黑房东1

此后几天我很认真地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开始还有针对性地选择工作，最后变成广撒网，我的心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慌乱。偶尔会有一两家公司通知我去面试，但不是推销员就是业务员，显然不是我理想的职业。

这天，我正在准备去一家网络公司面试，房东又带着人进来。这几天他已经带着好几对情侣来看对面的房子了，我见怪不怪，也不想去管他们，任他们闯进我的房间指手画脚。问题是那个女孩儿很不客气地指责道："住在这间房子里的人真不讲究，将房子搞得这么脏！"

我有些生气，明明我搬进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怎么个个来看房的人都指责我的不是！房东仿佛看出了我的愠怒，急忙小声说："他们是租对面房子的，想看看合租人的情况，方便以后相处。"最后还轻声询问我，"苏小姐，你不会在意的是不是？"

我淡淡地嗯了一声。我还能说什么呢，总不能当场将人赶出去吧？只得假笑了一下，耐着性子等他们参观完。

等房东送走那两个看房人后，我很不客气地对着他怒吼："麻烦你下次带人看房时不要带到我的房间里指手画脚，你这样很影响我的情绪！"说完，我就锁上房门，背着包去面试，懒得理房东那尴尬而难看的脸色。

可想而知，我的面试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当那位面试官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会在一周之内通知你"时，我就知道又没戏了。

我无精打采地回到家，躺在床上回想着那个面试官的话，他居然说我的笑容很生硬。同时，我也暗暗埋怨那位掉到钱眼里的房东，本来我心情好好儿的，都是他带人来搞得乱七八糟。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房东竟是一个骗子！

那天下午，我从超市买完东西，刚刚上楼就被客厅里的人吓了一跳，其中还有那天指责我的女孩儿。她看到我，就很不客气地叫喊

道："你怎么还没搬走啊？还换了锁，害我没办法进去打扫。"

听了她这句话，我的怒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语气强硬地说："房间是我租的，我想换什么锁就换什么锁。"

那女孩儿见我理直气壮的，就看了看她的男朋友，急忙从包中取出一个收据对我说："看清楚，你的房租早到期了，现在房东将这个房子租给我们了。"

我略略扫了一眼，确实是房东的签名，就没好气地说："你们租的是对面的房间吧？别搞错了，这间我刚交了半年的房租。"

就在这两个人困惑的时候，一群人从对面的房间走出来，有五六个，都拿着收据和钥匙争吵着，大意也是说房子是自己租的。

等大家都吵累了，将手中的收据拿出来对照，全是一样的签名和笔迹。我又将王森帮我换下来的门锁用那女孩儿拿的钥匙试了试，一下子就打开了！

原来我们遇到了传说中的租房骗子！正当我们这群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孩子沮丧得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男孩儿拨打了110。

我正坐在那儿思索着要不要打电话告诉王森时，警察已经过来了解情况了。我意外地发现王森也在其中，就悄悄拉了拉他的衣角，问："你怎么也来了？"

王森将双手一摊，"我接到110转过来的案情，就知道肯定是你租的房子有问题，所以跟着过来看看。"

因为警察的介入，真正的房东很快被找来了，虽然也姓赵，但此房主非彼"房主"，明显不是一个人。这位赵先生说："他哪里是什么房东啊！他也是租房的，房租上月就到期了，我正催着他交租金呢，却没想到他不但跑了，还骗了这么多人，太不是东西了！"

看着同样是上当受骗的人，我还能说什么呢？这时，有人跑来跟房东理论起来，说他交了房租就得住房子，不能来一个人说是房东，他半年的房租就打水漂了，不然房东就得负责赔偿损失。

房东吓得后退几步，对警察诉苦道：“我真是这房子的主人，那小子跟我签合同时，我在合同上注明了房子不得转租，否则合同无效。”随后他还拿出合同让我们看，上面果然有这句话。

警察仔细看过那份合同后，无可奈何地对我们说：“因为你们租房时没有核对房东的信息，所以损失由你们自己承担，跟真正的房主没有任何关系。”

我还不敢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直到王森肯定地对我点了点头，我觉得犹如被一盆凉水劈头浇下来，呆呆地坐在那里，半晌不能动。

万恶的黑房东2

为何我的北上之路如此艰辛？我迷茫了。我为自己当初租房子时的轻率感到懊悔，为何不看看房产证，为何不看看租房合同呢？无数的自责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被假房东骗走了几个月的房租，这让我头一次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

此时，我更加怀疑我的北上之行是否正确，就又有了一种打包回家的冲动。

冲动过后，我开始冷静地思考后面的路该怎么走，一遍又一遍地鼓励自己：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那群跟我一样上当受骗的租房者一个个失望地离开了，房东对我表示房子他一定要收回，不过看到我一个女孩子一时半会儿也没地方住，允许我多住几天好去找房子。

王森问我想找哪里的房子，他可以帮我看看有没有亲戚要出租房子。

我想了想，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租哪里的房子合适。本来说找到工作再换房子的，可我现在还不知道哪家公司会录用我。”

“IT行业大多集中在中关村，为了你以后上班方便，我看你可以在那边找找。”王森看着我迷茫的眼神向我提议道。

我连连称是，那就中关村吧。王森打了几个电话后，无奈地向我耸耸肩，表示他认识的人没有要出租房子的，让我先在这里住几天，等他休息时再陪我找房子，同时还给了我几份很正规的租房合同让我看一下。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去找房子。这次我不敢找中介了，只能按照王森教的办法慢慢找。

我来到IT精英聚集地——中关村，一看就呆住了，这一带都是洋溢着现代气息的高层建筑，并且都是办公场所，哪里会有房子租给我

住？最后在一位老大妈的指点下，我找到附近分散的居民楼，在每栋楼房的告示板上贴求租的小纸条，有时看到坐在楼下聊天的大爷大妈们也会过去问问有没有房子要出租。

王森教我的办法真奏效了，找房子的第一天，我就在大爷大妈们的指点下去看过一处房子，可惜那房子已经于前几天租给别人了。

后来，我也去看过几处房子，有看到小纸条打电话过来的，也有向别人打听来的，可是没有一处称心如意，房东不是无法提供房本，就是没有租房合同，这样的情况我都会内定为“租房骗子”。愿意给我看房本和租房合同的，房子不是太破就是太旧，有的没有空调，有的没有家具，有的是一间房住了一大家子人，空出另一间出租。我光想着大清早起来跟人抢洗手间就觉得可怕，更别提洗澡了。还有一个房东更离谱，有一个房间明明已经住了三个人，他硬是指着架子床上的空床位说有地方。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街上车来车往，行人步履匆匆，几片树叶被风吹到我身上，然后又不知道被风吹到何处去了。看到此情此景，我心里更加难过，难道离开母亲的保护和别人的帮助，我真的什么都干不了吗？我不甘心，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房子、找到工作，然后在北京好好儿地生活下去。

路过一家商店时，我走了进去，想买瓶水喝。正要离开的时候，我却意外地听到店主问一位刚进来的大妈房子租出去了没有。

我听到大妈说没有，赶紧跑过去说：“阿姨，我正要租房子呢，您可以带我去看看吗？”

然而似乎事事都要和我作对。本来我对这间房各方面都很满意，正要坐下来跟她谈租金和水电费方面的事情，另一扇门哗的一声打开了，我正想看看未来的邻居长什么样子，却见几条小狗跑出来冲我乱吼。正在我惊诧、恐惧时，狗主人很客气地对我说：“不好意思，它们平时都很乖的，只是你刚好坐在它们看电视的位置。”

我一惊，这时一只小狗跳到我身上，另一只小狗在拉我的裤角，我吓得马上夺门而出！我一口气跑了很远才敢停下来，大口喘着气。因为跑得太急了，我只觉得嗓子特别干，想要找水喝时，才发现刚刚买的那瓶水竟然没带出来。

我一边暗自叹息自己真是太倒霉了，一边向那个正在叫卖冰冻矿泉水的中年妇女走过去。因为太渴了，我没看她找给我的钱，拿起瓶子拧开就喝，只把钱接过来握在手心里。

我站在那儿喝完水，将手中的钱往背包里装的时候，才发现其中有一张五十块的颜色不对。我对着阳光看了看，发现那是一张假币，就回去找那个卖水的人调换。

谁知道那个卖水人根本不认账，还很不屑地撇嘴冷哼道："随便找张假币调包就来糊弄老娘，你这小姑娘还嫩了点儿。"

我有些生气，冷冷地说："谁糊弄你？我站这儿动都没动，哪有时间调包！明明就是你找给我的。"

卖水的妇女讪讪地笑了笑，没说话，而是招手叫来几个人，瞥了我一眼，道："你说我找你假币，你给我一百的，就说明你身上没有五十的，你敢打开你的包叫我们看看吗？"

这个女人的做法一看就是惯骗，说不定还要抢劫呢，我若打开包让他们看，他们这么多人一哄而上一定会抢我的钱，更何况我今天还带了剩下的几千块钱打算租房子。

我慌忙严肃地说："那是不可能的，我的东西丢了谁负责？谁能保证你们看的过程中不会拿我的东西？"

那个卖水的妇女听我这么说，不禁恼羞成怒、火冒三丈，瞪大眼说："你不敢让老娘看，还说老娘是小偷！谁知道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干净不干净，指不定是怎么来的脏钱呢！"

我被气得浑身直哆嗦，瞪圆了双眼，用手指着她道："你……你说话小心点儿，小心我……"还没等我将话说完，她已经走上前抓住了我的背包。我吓得急忙推开她。

万恶的黑房东3

她顺势坐在地上，用手拍着大腿叫道：“这日子没法过了，随随便便一个人就敢欺负老娘，这叫人怎么活啊？”

我哪里见过这阵势，愣在那儿。那个妇女用眼神斜斜地扫了我一眼，手指在空中一晃，指着她刚叫来的那几个人，“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眼看着老娘让人欺负！”

那几个人一听，眼睛刷地看向我。他们的眼神让我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蹿上来，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背包，并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神哪，我不会真的倒霉到买瓶水也能遇上打劫的吧！

这时，天边的夕阳正在慢慢地往下沉，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来，也是步履匆匆。我就像静静地等着被宣判绞刑的死囚，而他们那贪婪的眼神就像索命的绳索，快要套上了我脆弱的脖子。

越是深陷于濒临绝境的恐惧，胸口就越发感到窒息，我的脑子竟也比平日转得快些，“啊！警察同志，他们使用假币，还要抢劫。”我尽量装出惊喜的语气，指着他们背后大喊道。

那群人听了我的话都有点儿战战兢兢的，疑惑地相互看了看，随后下意识地慌忙回头。借着他们回头的空隙，我急忙抱紧背包仓皇地逃跑，向另一个路口飞奔而去。

等跑到一栋高档住宅楼前，确定后面没有人跟过来时，我才敢停下来，稳定了一下情绪，自嘲地想：敢情我今天变成狂奔宝宝了，一直都在不停地跑，这也太惨了点儿吧！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我拿起来没好气地喂了一声，那边就传来喋喋不休的唠叨声，无非是“苏小姐，你什么时间搬走”这类的催问。这让我胸中的怒火燃烧得更加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客气地说：“赵先生，我明天就搬，明天就搬。”

挂掉电话，房东的埋怨声终于消失了，我气得一下子跑到墙边，啪的一声将一张求租的小纸条贴到上面，也不管是不是居民楼的公告

栏了，更没有心情去管什么公德心，我只知道我就要流落街头了。

我怔怔地站在那儿，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那种孤独与无助的迷茫再次涌上心头。我的双脚因为奔跑得太多而没有了力气，我顺着墙根滑坐在地上，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终于忍不住低下头低低呜咽，将悲哀与委屈尽情发泄出来。

“小姐，请问你怎么了？”随着眼前一片黑影掠过，有个男人的声音从我上空飘来。

我抬头，眨了眨眼，凝视着面前的这个男人，只见他穿着干净的白衫衣，黝黑严峻的脸庞上拂过一丝关切，嘴角略微动了几下，又忍不住问道：“小姐，你……没事吧？”

小姐，又是小姐！我听到这个词就想到刚刚那个卖水妇女骂我的话。我的脸上顿时爬满了愤怒，深埋于心底的导火索一触即发，没好气地站起来，对他吼道：“你什么眼神啊，我哪点像小姐了？”

“哎呀！”“白衫衣”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一双坚实的臂膀慌乱之中将刚刚站起来的我紧紧搂住。我气愤地将他狠狠推开，刚要开口骂他是色狼，却见他摸着下巴，打了个趔趄才站稳。我这才意识到，我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头与人家的下巴碰到一起了。

“对不起！”我急忙向对方道歉，失魂落魄地夺路而逃，刚跑了几步又担心那人会不会被我撞出什么问题，只好远远地站在对面的台阶上看着他。

确定他没事后，我才敢慢慢地向外面挪动，还没挪几步，手机又不合时宜地响起来。我看了看号码，号码是陌生的，只好硬着头皮接起来。

“喂？”

“你好！”

迟疑的问候传过来，我很奇怪为何这声音听起来是重复的。我循声望去，那个穿白衫衣的男人正握着手机眉开眼笑地看着我。

是他给我打的电话吗？我疑惑地四下看了看，发觉周围并无他人。这时，我看见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墙上的小广告，我心里陡然滑过一丝兴奋，用力地点了点头。

“我有一间房刚好要出租，就在上面，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那从容淡定的神态分明是在说：“你敢不敢去看？”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怎么看这个人也不像坏人，那就去看看吧，反正看谁的房子都是看，而且这栋楼这么漂亮，这个人也穿得干干净净的，房子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

想到这里，我顿时如释重负，冲他点点头，然后跟在他后面向楼上走去。

这家伙的房子果然没让我失望，是格局很好的三室两厅，地板拖得干干净净的，精致的背景墙，米白色的布艺沙发让我有跳上去睡觉的冲动。找房子找了这些天，这处房子让我最满意。

我毫不掩饰地露出赞美的笑容。他推开一扇房门，指了指里面，说：“这就是要出租的那间房，你看看满意不满意。”

我毫不客气地跑进去。嘿！我不由得感叹老天让我时来运转，粉蓝色的墙纸正是我喜欢的，漂亮的书桌上面居然还有一个精致的小书架，还有那大大的飘窗，以及同色系的窗帘，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跑过去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些家具的质量一看就是比较高的。

我有些疑惑，会有人把要出租的房子做这么好的装修吗？我有些谨慎地瞟了他一眼。

他却完全忽视了我的疑惑，推开飘窗旁边的暗门，一本正经地介绍道：“这里有个小阳台可以供你晒衣服。还有张咖啡桌，如果你不需要，我可以搬到那边的阳台上。”

听他这么一说，我这才注意到那张咖啡桌，是一张纯黑色的铁制镶花工艺玻璃桌子，配有两把同样材质的椅子，我一眼就喜欢上了。听到他这么问，我急忙表示不用搬走。

我眉开眼笑地说："我决定租这间房子了。请问多少钱一个月，租金怎么付？"

他微微张了张嘴，不知道是被我的爽快吓到了，还是为我变化无常的神情而纠结。他凝视了我几秒后，干脆利落地说："一个月两千，一年一付。"

我见他一本正经的，完全不像在开玩笑，于是斜眼瞪着他说："你怎么这么黑啊？人家两居室还没到这个价呢，你一个单间就要两千！"

看到我气急败坏的样子，他忍不住笑出声来，"我这是想提醒你，以后遇到喜欢的东西别这么快露出喜欢的表情，不然让别人当肥羊宰了都不知道。"

我咧了咧嘴，冷哼一声，心想：要宰我，也得本姑娘上当受骗才行啊！

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房租每月八百，押一付三。水、电、煤气的费用平摊，如果需要上网，网费另算。"

我又看了一眼房子，这个价钱还是很值的。我释然一笑，急忙掏出王森给我的租房合同，"那你不许反悔，我们签租房合同吧！"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无奈地接过我手上的合同，用手指弹了弹那几张纸，取笑我道："你还准备得很充分呢，那我们就签吧！"说完，他走到餐厅的桌子旁，招呼我过去。

我笑眯眯地跑过去坐好，催促他快点儿签。

他瞟了我一眼，说出一句话差点儿让我从椅子上摔下来："这么高兴？你不会打算等我签了后来句'付不起房租'吧！"

"哼！"我不屑地摇了摇头，略带不屑地自语道，"真可笑！我会付不起房租？"说着，我从背包中掏出钱包，一张一张地数着那一沓百元大钞，向他表示我是付得起房租的。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认真看着那份合同，忽然抬起头问我："你打算什么时间搬进来？我好写租房的起始日期。"

我不假思索地直接丢出一句话："就今天晚上吧！"

他忍不住啊了一声。我紧张地看着他，低声问：“不行吗？”

“那就写明天吧！你今天晚上就搬进来。”他无所谓地回答。

我看着签好的租房合同，很仔细地看完了，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我又数了数手中的钱，数来数去，交完房租我也就只剩下五百块钱了。我想跟他商量可不可以押一付二，可转念一想他刚刚竟然怀疑我交不起房租，便赌气将房租全额递给了他。

他正要伸手接钱时，我脑子里灵光一闪，暗叫一声“不好”，急忙将钱收回来，警惕地望着他，“你真的可以将房子租给我？你的租房合同可以让我看看吗？”

他一听，先是如泥塑般呆立在那儿，半晌才说：“嘿，不笨哪！原来你还有点儿脑子！”

我闻言狠狠地白了他一眼，目送他的身影消失于门口。不一会儿，他抱出来一个档案袋，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递给我。

“租房合同我没有，不过房产证我倒是有一本。”

我仔细看完他递给我的东西，尴尬地将钱交到他手中，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把钱接过去，点都没点就往裤袋里装。

万恶的黑房东4

这时，我们的注意力被咚的一声门响所吸引。“啊——”我忍不住尖叫起来，愕然地大张着嘴，一个男人，一个只穿着三角裤的高大男人竟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江瑜，你小子就不能讲点儿公德？”震耳欲聋的吼叫几乎要刺破耳膜，吓得我浑身一哆嗦。那个叫江瑜的男人迅速冲回房间，等他再出来时已经衣冠楚楚，穿戴正式得足以参加任何标准的宴会。

“皓天，你怎么又带回来一个女房客？你忘了上次那个女人想以身代租的事？虽然这个比前面那个漂亮得多。”正在我感叹此人更衣如此神速时，他已喋喋不休地低声唠叨起来。

这位叫皓天的同志对他的怒吼充耳不闻，直勾勾地凝视着他。我也有种恨不得冲过去狂K他的冲动，什么叫以身代租？他把本姑娘当成什么人了？

“这是我们的另一位房客，你可以直接无视这个疯子。”皓天见我点头，就没搭理那个还在喋喋不休的男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走进了房间，很快又走了出来。

“这是楼下的门卡，这个是防盗门的，这个是房间门的。”他把钥匙一一指给我看，然后郑重地交到我手上，最后还补充了一句，“你要搬就快点儿去搬，太晚了会不方便的。”

江瑜惊讶地看着我们，终于忍不住叫喊道：“皓天，你还是不是男人？你有没有风度？你让人家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一个人搬家？”

“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你叫我怎么帮忙？”皓天虽然懒得理他，但还是将手向外一摊，耐心地解释着。

我只好明了地点点头，准备出门。

江瑜献宝似的晃了晃手中的钥匙，“我负责当司机，你可以当苦力。”随后还露出白白的牙齿，一脸的坏笑，那神情似在嘲弄皓天：小样儿，我叫你小子刚刚无视我的存在。

在两个壮劳力的帮助下，我的东西很快就被搬过来。看着收拾得整整齐齐的房间，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不禁高兴地跟两个舍友谈笑风生。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几个小时前我还站在街上迷茫地哭泣呢，现在竟然是开心地有说有笑。

我的手机响了，是妈妈的电话。

我兴奋地告诉妈妈我搬家了，自然没敢说我跟两个大男人合租房子，要不然她肯定会被吓得立即飞过来将我打包带回家。

妈妈听到我找到住处，只是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竟然没问我的居住环境，这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最后，她还不忘吩咐了一句："兮兮，找不到工作就回来。其实只要你愿意，在哪儿发展都一样……"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咯噔一下：是啊，我投了那么多简历，可是一点儿音信也没有，看来多半没戏。

我正怔怔地站在那儿发呆，身后忽然传来清朗的声音，"想什么呢，这么专注？"

"啊！"我从神游中清醒过来，条件反射般摇了摇头，"没想什么，没想什么。"说完后，才发现自己的反应有些不正常。我抬头看了看，原来是皓天。

皓天笑了笑，"刚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有时是会想家的，过段时间就好了。"他的声音很慢但很笃定，像是阅历丰富的长辈，让我备感亲切。

我没吭声，只是默默地看着倚靠在房门口的皓天，他的表情严肃而认真，让我觉得似曾相识，只是具体在哪儿见过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这时，江瑜从自己的房间里冲出来，看着我们默默相对的样子，不由得大叫道："你们这是玩望夫崖吗？"

"你小子就没句好话。"皓天轻哼一声，转身回了房间。

看着皓天将房门轻轻地关上，江瑜窜到我身边，小声说："丫头，我看好你哦，加油。"

我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转身准备回房间。

江瑜却没有放过我的意思，“丫头，别这么小气，一起聊聊啊！”

我听到这话，一股怒气难以抑制地从心中升起，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趣？我忍不住回头瞪了他一眼，却发现他眼里露出毫无恶意的笑意，这反而让我有些尴尬，只能愤愤地说：“我想早点儿休息，晚安。”

我拿着换洗衣服钻进浴室，站在莲蓬头下，一打开开关，微微发烫的热水立刻从头顶肆意流下，但是我真的很怀念家里的大浴桶，好想舒舒服服地泡个鲜花浴。算了，还是不要想这些了，眼下还是想想如何找到一份工作吧！

一想到工作我就开始头疼，闭上眼睛还能感觉到隐隐的疼。我望着镜中的自己，脸庞有些苍白、有些憔悴，湿湿的长发蓬乱地纠缠在一起。

唉！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从家里出来几天啊，就将自己搞成了这个样子。我这是何苦呢！而这一切都是楚璃跟周真造成的！当我冷静下来，我心里不禁生出一丝恨意。

此后几天，我暂时充当了宅女，终日躲在房间里浏览各大招聘网站，发现有新的招聘信息就拼命发送自己的求职简历，然而最后的结果却让我仓皇而无奈。

这天，我满怀希望去一家公司面试。谁知面试官还没跟我聊几句，眉?就越皱越紧，最后又是用一句“一个星期内给你通知”将我打发出门。

万恶的黑房东5

出了那家公司，我只觉得心里很乱，工作的事情似乎毫无头绪，让我无从下手。我双眼涩涩地望着大街上行色匆匆的人群，跌跌撞撞地慢慢往前走着。

真是可悲啊！偌大的北京城，上百万家企业，却没有一家肯收留我！

我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脚步虚浮地走在水泥路上，全然不顾此时盛夏已来临。为了面试，我穿着几厘米高的高跟鞋，等我走到家时，几乎耗尽了全部的体力。

我坐在沙发上，用手背轻轻拭去额头上的汗水，然后微微弯下腰，一只脚轻轻挣脱了鞋的束缚，脚后跟被磨掉了薄薄的一层皮，渗出的血丝凝结在柔滑的丝袜上，好疼……

我一动不动地看着地板，倏然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看来真像周真说的那样，如果不是有一个好妈妈，我这么没用的人当小保姆都没人要。

想到这儿，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懊恼地坐在沙发上发呆。江瑜他们回来时，我愣愣地看着他们进门，却没有丝毫反应。

江瑜的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我一把推开他的大手，用迷离的眼神来回打量着他。

跟在江瑜后面的皓天见我恢复了正常，轻轻舒了一口气。江瑜却用戏谑的口吻问："丫头，你天天在家发呆，不用上班吗？真幸福啊！"

听到这话，我没好气地抢白道："不上班就幸福啊？那也得有公司让我去上啊！"

在他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我跑进房间，用力甩上房门。我望着空荡荡的屋子，羞辱瞬间占据了我混乱的思绪，冰冷的泪水顺着脸颊流进嘴里，又带着咸涩流进心里，我的心再一次悲伤起来……

知了的叫声打破了夜晚的沉寂，我坐在窗边，看着月亮慵懒地蜷缩在夜幕中，把光亮隐匿在黑暗中，犹如我现在的心情一样晦暗。

笃！笃！笃！急促的敲门声传来。我决定不去理会，但敲门声又响起来。

“苏兮，快点儿出来吃饭，我们做了红烧排骨。”门外传来皓天沙哑但富有磁性的声音，饱含体贴的担忧，这让我再也坐不住了。我只得站起来轻轻将门打开。

皓天和江瑜站在门外。江瑜耷拉着脑袋，他看见我后先嘿嘿苦笑了两声，接着说：“刚才是我不对。丫头，给个面子，一起吃饭吧！”

江瑜俊秀的脸庞上挂着灿烂迷人的笑容，那神情好像在说：丫头，你看我多有诚意，你忍心拒绝我吗?

我吸了吸鼻子，一股饭香扑面而来。我当然不忍心拒绝他，更无法拒绝那满屋弥漫的饭香味。望着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我称赞道：“哇，谁的手艺这么好？”然而饭到嘴里，胃里却涌起酸酸的味道，就是咽不下去，我只能用筷子在饭碗里胡乱夹着。

“怎么了，饭菜不合胃口？”皓天放下筷子看着我。

“啊！不是。”我被忽然而来的问话吓得手中的筷子应声落地，用怅然的目光望着他们。

短暂的沉默后，皓天帮我换了一副新筷子。江瑜嘴角拂过一丝笑意，打破了安静，道：“丫头，你不会还在为找不到工作的事情而心烦吧？”

听到这句话，我咬着筷子发了一会儿呆，最终还是在他的注视下嗯了一声，承认了这个我羞于提起的事实。

“你是不是投了很多简历却杳无音信？偶尔有一两家回应，也是问几句话就叫你回家等消息？”江瑜的话让我有些无地自容。

江瑜看着我越来越黯淡的神情，得意洋洋地瞟了一眼皓天，似乎在跟他说：看，我猜对了吧！

皓天向江瑜投去鄙夷的目光，然后转过头来问我：“苏兮，如果投出去简历却杳无音信，那我怀疑是你的简历写得有问题；别人让你去面试后就没信息，可能跟你在面试时对专业的了解程度有直接关系。”

听他分析得头头是道，我心灰意冷地点了点头，没好气地说：“一般工作都要两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我一个应届生有什么工作经验可谈？”

“哦，刚出校门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跟江瑜是同行，一会儿让他帮你看看你的简历是不是哪儿有问题。”皓天扬起嘴角，随意地说道。

我小心翼翼地瞟了一眼江瑜，看到他对我做了一个鬼脸，便点了点头。这时，我的肚子咕噜噜地开始抗议。皓天细心地将几盘菜向我这边推了推，我感激地向他笑了笑。

江瑜看到我们俩的样子，一边大声笑着，一边用力捂住肚子。

看到他得意的样子，我跟皓天同时将青菜夹到他的碗中，“快吃饭！菜还堵不上你的嘴？”

“哎，你们还真有默契。”江瑜皱着眉头取笑我们。

皓天瓮声瓮气地对他低吼道：“别胡说八道啊，小心我叫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江瑜帮我看完简历后，很不给我面子地笑了，最后还用力地捂住肚子笑，“你居然连团员都写了，太多余了吧。还有求职范围，你这个是用的招聘网站上的公用模板吧？”

“啊，你怎么知道的？”我有些奇怪地看着他。

“这还不简单，网站为了分类归纳信息，才弄了一个求职范围让求职者填写，而你们这些职场新人就全盘照搬了。你们就没想过，招聘信息上面就有具体职业，你们再整个求职范围那不是没事找事吗？这让HR一看就知道你们很稚嫩。”

稚嫩？这让我很不服气，不由得叫道：“那你帮我改改，让我看看什么是专业水准。”

江瑜摇了摇头，坐在电脑前开始修改我的简历，本来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的简历被他删得只剩了一页。为了解答我的疑惑，他很认真地告诉我：“人事部天天收那么多简历，通常只扫一眼，三十秒内看不到有用信息就丢到一边，你写这么多废话，不被他们直接删除才怪。”

我有些不服气地探出身子，仔细看了看电脑上的简历，个人介绍那栏让他压缩得只有姓名、性别、电话和出生年月，另外加了一些实习经验及学历介绍，果然简明扼要，没有半句废话，比我自己写得强多了。

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平日看似不务正业的小子的确有两把刷子，讲起来行业知识也是有条有理。他告诉我，通常人事部问会些什么东西，那就必须将专业软件讲得很清楚，最好是几天就可以熟练操作，同时因为我要应聘网编，对时事热门话题一定要很敏锐……

最后，他有选择性地帮我试着投了几份简历，然后将记有公司名称、地址和所应聘职务的纸条递给了我。

江瑜告诉我，有些公司通知我面试后，前台会叫我再填一份内部简历，如果这个时候填错应聘职务，就会影响面试分数，同时这样也可以明确哪些公司是投过简历的，防止一个公司多个岗位重复投递。

我拿着记满信息的小纸条，有些疑惑，“这家公司要求会手写代码，我根本不会啊！你也敢帮我投？”

江瑜嘿嘿一笑，“这些信息都是人事部发布的，他们通常也不是很清楚别的部门需要什么样的人。一个网编要求会写代码，这有些胡扯了，那是程序员干的活儿；当然你如果会，成功率会更高。”

万恶的黑房东6

帮我做完这些事情，他伸了个懒腰，就回屋休息去了。我望着江瑜回房的背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找工作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决定先睡觉。

这一夜辗转难眠，我梦见有很多公司通知我去面试，更梦见了自己飞黄腾达的那一刻。事实证明，经江瑜同学修改过的简历还是很有效的，刚过十点就有一个甜美的声音通知我第二天去面试。

挂断电话后，我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忍不住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皓天。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还对我很关心的皓天只是尴尬地应付了我一下，便推说要开会挂断了电话。

我闭上眼睛，继续想皓天的态度为什么会忽然转变，难道是我说错什么话得罪他了？我想了许久也没想明白，最终只得放弃了，懒洋洋地睡着了。

我睁开眼时，已是下午六点半了。我自小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明天就有面试，我什么也没准备，居然还睡得很安稳。

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索，我觉得一定是皓天回来了，便猛地坐起来爬向床边。不知道是不是一天没吃饭而引起的头晕，我居然没站稳，轻轻向下一滚，身子碰地的瞬间发出咚的一声。

“丫头，你咋啦？”门外传来江瑜焦急的询问。

“没事。”我打开门，回答得平和自然，尽量不让他感觉出我的回答里有失望。这时，一阵热风从门外吹进来，带来一丝盛夏的暑热。

江瑜自顾自地打开电脑，说皓天让他做了一份网站分析带回来给我看。听到江瑜这么说，我知道皓天上午是真的有事，他对我的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唉！算了，不想这么多了，还是好好儿听江瑜给我讲课吧！

我抬起头，发现江瑜正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笑着将椅子移到他身边坐好，掩饰着内心的波动。

江瑜告诉我这是一家娱乐网站，侧重发展明星粉丝团。他打开那家网站的网址后，细细地向我分析网站的情况，包括网站头条、主标题、副标题，以及那些与时下流行因素紧密结合的部分，还告诉我真正成功的编辑要学会创造热点话题，独立制作专题。

我听后只觉得大脑一片空白，隐隐有些心虚：我什么都不懂，人家会要我吗？江瑜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别害怕，把我说的这些搞明白，混过面试估计没问题。"

"但混过面试后，我还是什么也不会啊！"

江瑜无奈地翻了一下白眼，"你就这么没信心啊。"随后他又安慰我说，"你只要混过面试，不会的可以慢慢学，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回来问我呀，真笨。"

"那样也行吗？只怕还没问明白，人家已经将我扫地出门了。"我依然觉得这个方法不靠谱，心头升起一股恐慌。

"放心吧！只要混过面试，就不会随便叫你走。再说哪有人天生就会的！"江瑜打了一哈欠，狠狠地白了我一眼，然后又继续跟我研究如何让我成为一个好网编，立志将我打造成材。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传来开门的声音。我高兴地跳起来，从门隙往外看了看，原来是皓天回来了。我正准备出去跟他打招呼，江瑜却一把拉住我，"丫头，别烦他，他今天心烦，你小心引火上身啊。"

皓天的脸色是恼火中透着一丝无可奈何。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他这样心里竟然隐隐有些难过。我小声向江瑜打探是怎么回事，那小子只是无奈地耸了耸肩，露出一副"小孩子少打听"的神情。

我压抑着心里蠢蠢欲动的好奇。尽管我一晚上都在想皓天出了什么事，是工作不顺利，还是失恋？刚一想到他失恋时，我的心一阵刺痛，同时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人家有没有女朋友关我什么事？我只不过是一个房客而已。

也许是晚上学习得太累了，也许是想得太多，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直到皓天叫我起床，我才发现天已经大亮，离我跟别人约好的面试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了！

怎么办，怎么办？如果面试迟到，那就更没戏了，更何况我还不知道地方！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换衣服。

“苏兮，你能不能快点儿啊？”皓天也许是等得太久了，语气明显有些急躁。

我一边忙不迭地说“就来”，一边将昨天准备好的衣服往身上套。幸亏现在是夏天，也幸亏青春无敌，化化淡妆就可以出门。

五分钟后，我衣着整齐地坐在皓天的车上，心里暗暗佩服自己的速度。同时，我也很感激皓天的细心，他怕我找不到地方，非要送我去。

我用眼角的余光偷偷瞟向皓天，他正聚精会神地开车，完全没有跟我交谈的意思，于是车内一阵沉默。车窗外，明媚的阳光洒在行色匆匆的路人身上，把他们或长或短的影子投射到干净的马路上。

“你到了。”皓天将车停在路边，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我将头伸向窗外，四处张望着。

皓天看到我惊讶而怀疑的表情，忍不住用手指了指路边的一栋白色大楼，道：“就是那栋，你现在走的话还有五分钟的时间上楼。”

“啊，还有五分钟？”我惊呼着，赶紧往外跑。我一只脚踏出车门，另一只脚还没来得及落地，皓天已经从里面将车门使劲关上，一踩油门，汽车绝尘而去。

我赶紧站稳，看着那团还没有散去的汽车尾气拼命地回忆，回忆我做错了什么，还是说错了什么，得罪了这位大哥？前两天他还一副温柔可亲的样子，现在不知道中了什么邪？翻脸比翻书还快，亏我昨天还担心了他一晚上！

天哪！我居然站在楼下为林皓天的恶劣态度发呆了两分钟。当我拿到前台小姐给我的内部简历表格时，我不由得暗自骂自己太笨了，

所幸可爱的前台小姐仍然是一副职业化的微笑，全然没有对我迟到的反感。

我坐在椅子上平息了一下心绪，这才小心翼翼地拿起那份表格，仔细地看起来。看完我不由得乐了：还真让江瑜猜准了，内部简历上果然有要应聘的职务，江瑜比那个翻脸不认人的林皓天可爱多了。

真是一个好开头！想到这里我就乐观起来，唇边的微笑取代了刚才的郁闷。我工工整整地填写完那份表格，交给了前台。

饭碗有着落了1

接下来是漫长而让人急躁的等待，等待决定我命运的面试官过来对我进行审判。

“你好，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一个甜美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抬头看了看坐在我对面的面试官，一个穿着长裙的年轻女孩儿正微笑着跟我说话，看样子不比我大几岁。

我看见她的微笑，立刻就没有那么紧张了，就像江瑜说的，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是失败与成功各占二分之一的机会。我做完简短的自我介绍后，她随便提了几个关于工作方面的问题，我的脑子一边飞快地旋转，一边干脆利落地回答她的问题。

她渐渐露出迷人的笑容，最后站起来说：“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让部门经理过来跟你谈谈。”

看着她远去的背景，我暗自思索着，让我跟部门经理谈谈？我以前面试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难道我过了第一关了？

事实证明我真的过了第一关。原来这所谓的第一关是人事部门的例行选择，如果觉得不行就直接用一句“我们一周内会通知你”来打发应聘者，如果觉得可以就会通知应聘者进行复试或者直接请用人部门的负责人再进行面试。就像江瑜说的那样，应聘者没这么容易见到真佛，特别是这些比较正规的公司。

后来，一位穿米色翻领职业套装的年轻女孩儿坐在我面前，她自称路漫漫，一副职业女性的样子。经理果然不一样，提出来的问题是那么精辟、刁钻，并且还随时对我回答问题时的破绽进行再次提问。

我不由得暗自庆幸江瑜昨天对我进行了大半夜的恶补，不然我今天早就让人扫地出门了。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她忽然对我的话题策划和栏目策划能力很关注，最后只围绕着这两方面谈，让我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想答案，回答时更是提心吊胆。

果然，路经理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我顿时有些沮丧：完了！完了！难道这份工作又要黄了？

“虽然我不会栏目策划，但是我会美工设计。”路经理被我认真的模样逗得眼角流露出笑意。我瞬间窘得面红耳赤，轻轻地用手掩住嘴，低头沉思着我为什么会如此失态。

也许我太需要一份工作证实自己是有用的，证实自己离开了妈妈也能照常生活。

“好了，好了，你也不用太紧张，我去问问人事部门还有什么要问你的。”路经理站起来，脸上露出难以捉摸的笑容。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她匆匆离去的背影，这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直到人事部的那个小姑娘走进来，我的思维才再次回到现实。她随意跟我聊了聊公司的作息时间和规章制度，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苏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吗？”

她见我摇了摇头，便笑着说：“这样吧苏小姐，你先回去等消息，有消息了我会立刻通知你。”她还提出要送我出去，并递给我一张名片，表示有什么事可以直接给她打电话。

唉，又是回家等消息！不过这次是本周之内电话通知，似乎跟以前没什么区别，但仔细想想又好像跟往常情况不一样，因为今天就是周四，明天应该就有结果了，这样总比满怀希望地等了一周，希望又破灭要好多了吧！

晚上，江瑜告诉我面试的人持这样的态度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一个公司招聘员工时会同时面试很多人，最后将面试者的资料和成绩汇总在一起，经过几方确认才会确定录取名单，当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他让我不要担心，说不定明天就有消息了，再说就算没有成功，通过这次面试我也学到了不少经验，对以后的面试是有帮助的。

周五那天，为了证实我的手机没有问题，我发神经似的用座机打了好几次手机，证明它是正常的，才满怀信心地握着手机等消息，然

而心中的希望随着天色渐暗也慢慢消失了。

当夕阳只余下最后一丝余晖时，我的手机还是没响，不过其间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是通知我中了五十万大奖，一条是说有便宜的房产可以购买。我像泄了气的皮球，看来又是一次失败的面试。

正在我很悲伤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我一看，手机上显示的号码竟然跟上次通知我面试的电话号码是一样的，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将电话接起来。

电话那头通知我周一去公司找前台报到。

我顿时乐晕了头，都忘了回答，直到电话那头催促，我赶紧说："好啊，好啊！"

挂掉电话，我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妈妈，这个时候我太需要有人跟我分享这份喜悦了。

妈妈并不如我想象中那么高兴，还一直在电话里说："兮兮，外面那么辛苦，你还是早点儿回来吧！"

妈妈的话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激动万分的心情。

我高兴得又蹦又跳，从房间跑到客厅，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皓天和江瑜，后来才发现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只好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瞪着屋顶笑。

过了没多久，门外传来脚步声，慢慢地停在门口，似乎在找钥匙。我激动地跳起来哗的一声?门打开，只见江瑜站在外面正准备开门。我拽住他的衣袖将他拉进客厅，一把抱着他嚷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饭碗有着落了2

平时大大咧咧的江瑜看到我激动的模样，显得有些摸不着头脑，慌忙用右手推开我，微蹙剑眉，道：“苏兮，别搞得这么亲密，有什么事情慢慢说。”说完，他还慌忙向后退了两步，像是要跟我划清界线。

“哎呀！你踩到我的脚了。”一个陌生的女声传来。我的目光越过江瑜，这才发现他身后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女孩儿，正咧着嘴露出痛苦的神情，脸色也微微有些苍白。

毫无防备的江瑜听到这声惊呼，霎时惊慌失措地丢掉手中提的装满菜的袋子，手足无措地上前扶住她，“怎么样，痛不痛啊？严重不严重？我送你上医院看看吧？”随即将她扶到沙发边坐下，又前前后后地观察了半天。

这样的情景让我目瞪口呆，没想到平时大大咧咧的江瑜也有如此温柔细心的一面。他那几声关怀的问候，把那个女孩儿逗得笑出声来，“我哪有这么脆弱，踩一下就得上医院？”

确定她没事后，江瑜才扭过头来狐疑地瞅着我，“苏兮，你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见那女孩儿脸色稍稍缓和，我才松了一口气，唯唯诺诺地摆了摆手，赔着笑说：“那家公司通知我周一去上班。”

“好事啊！请客，请客。”江瑜听了也很高兴，还没等我回答，就对那个女孩儿说，“铭铭，今天晚上有人请客，我们可以不用做饭了。”

“好啊!”我一边答应着，一边细细地盘算我还有多少钱，可以用多少钱请他们吃饭而不用跟妈妈要钱。

铭铭显然感觉到了我的欲语又止，转而瞪了江瑜一眼，宠溺地点了点他的鼻子，“怎么，你不喜欢吃我烧的菜啊？哪有人家刚找到工作就请客的，你也得等人家发了工资啊！”

江瑜急忙摆手，“不是，不是，铭铭烧的菜最好吃了，我这不是怕你辛苦嘛！”

“去你的。”铭铭笑着打掉他伸在空中的手，抬头对着我爽快地一笑，“你好，我是柳铭。你是苏兮吧？那个皓天从路上‘捡’回来的女孩儿？江瑜经常提起你。”说完，她很友好地向我伸出手。

看到这个女孩儿如此大方，我顿生好感，愉快地伸出手跟她握在一起。

江瑜见此情形，顿时嘴角咧开，幸福地笑着道：“苏兮，这是我女朋友，是不是很漂亮、很温柔、很可爱啊？”

我自然点头称是，并附和了几句。

后来，我和柳铭去厨房做饭，将江瑜一个人丢在外面大呼小叫。柳铭看到我笨手笨脚地切菜，毫不客气地说：“你如果会就留下来帮忙，不会就去外面跟江瑜玩去。”那语气像一个宠溺小孩的母亲。

我尴尬地笑了笑，“现在会做饭的人真少！好像江瑜很会做红烧排骨，怎么不叫他进来帮忙？”

柳铭忍不住嘻嘻一笑，最后干脆挑明了，“江瑜骗你的，他哪里会这些？整个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爷。你说的红烧排骨一定是皓天烧的。”

于是我们将话题转移到皓天身上，不知道为什么我对皓天的事情特别感兴趣。当说到皓天有没有女朋友这件事时，柳铭嘴角微微一撇，皱了皱眉头说没有，却又欲言又止，最终也没再说什么，只是让我将做好的菜端到餐厅，等皓天回来就吃饭。

我刚刚打开厨房的门，就听到江瑜在冲着电话怒吼：“你小子就死在那个女人手上吧！结婚也推来推去的，买了一堆东西还不满意，天天换着花样跟你要钱，她除了会要钱还会什么啊！”

然后江瑜半天没吱声，好像是在听电话那头解释什么。江瑜抬头看了看出现在餐厅的我，说：“向我借钱给那个女人？门儿都没有！我

捐给希望工程也不给她。”随后他冷哼着将手机啪的一声摔在沙发上，才忙不迭地过来帮我端菜。

这时，柳铭探出头问：“江瑜，你跟谁发这么大的火啊！”

江瑜不由得嗤之以鼻，“还不是那个为爱情而昏了头的男人！天天说那个女人多么可怜、多么不容易，他却不知道自己才是最可怜的，像猴一样让人耍着玩。”

我听得一头雾水，柳铭却明了地点了点头，吩咐他摆桌子吃饭。

我疑惑地问柳铭：“刚刚不是说等皓天回来一起吃吗？”

柳铭迟疑片刻，然后面露微笑，优雅地做了一个手势，说：“皓天这个时候还没回来，估计是不会回来了。”

吃过饭洗碗的时候，柳铭的眼神在我脸上来回晃了两圈，状似不经心地问我是不是喜欢皓天？我一听，吓得手中的碗哐啷一声掉在地上，跌得粉碎，含混不清地说没有那事。

柳铭的眼睛很亮，仿佛能洞察我的心，但她没再问下去，只是列举着皓天的种种好处，那模样完全就像一个商品推销员。

那天晚上皓天没回来，紧接着周末也没见他的踪影。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有些失落，就连江瑜给我讲课时我也显得心烦意乱。

周一早上，我终于见到了皓天，他说江瑜让他载我去上班。

我出神地望着前方的红灯，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跟消失了几天的皓天说些什么，他也跟上次一样板着脸，没有搭理我的意思。

“你到了！”皓天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前方，将车停在一边对我说。

我只得唯唯诺诺地下了车。

我满怀心事地站在马路上，望着他消失于川流不息的车流，抬头看了看面前的这栋白色大楼，暗自对自己说：“先不想这么多，我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

然而，事实证明江瑜那种混进公司就万事大吉的说法太过乐观了。

在会议室里，路漫漫对我和其他三名过来报到的人说：“你们有两个月的试用期，我们最后会选取两个合格的人留下，其他两个人会面临调岗或者另谋出路。”

她看到我们脸上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补充道：“当然，你们现在也可以选择是不是要留下来。”

饭碗有着落了3

我看了看其他人，好像没有人要放弃。我们四个人最后都在那份试用合同上签了字。

现在找份工作很困难，既然都通过面试了，谁又舍得就这样放弃呢？更何况这家公司给的条件还不错。

接下来是分配工作，我被指派到娱乐频道。江瑜说这个做起来很简单，特别是我本来就对娱乐方面的资讯很感兴趣。而且娱乐频道的新闻说白了就是去各大网站转转，只要利用网上订阅数量的变化就可以密切关注每天的娱乐流行动态。

刚开始上班时，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然而我渐渐地发现职场也不是想象中那样简单。路漫漫将我们领到办公室时，那些同事都表示有问题可以直接找他们帮忙。可是等我真的遇到问题，却没有一个人肯帮忙解答，总是推说有事，或者说这块儿不归他负责。

所幸还有刘仪，这个跟我一起进公司的热心女孩儿，虽然她脸上写满沧桑，却对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问必答。

所幸还有皓天，他每天早上带着我一起上班，让我不用挤公交车。尽管他一个月收我一百块钱的油钱，但我依然很开心。不知道为什么，每天看着他聚精会神地开车，我就会很愉快。

这天中午，我正一边做事一边想着去吃点儿什么，忽然一个人跑过来在我办公桌上拍了一下，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然是我在火车上认识的刘葆华！

我刚要问他怎么在这里，他抢着说："苏兮，你原来在我们公司上班啊，真是太巧了！"然后就过来将我从座位上拽起来，"走，一起吃饭去！"随即高声对在外面等着他的几个人说，"伙计们，今天我高兴，中午我请客。"

门口的几个小伙子见状都起哄道："头儿，你啥时候勾搭上了编辑部的美女啊？也不给哥儿们介绍介绍！"

"去去去，你们几个说话这么粗鲁，别吓坏人家小姑娘。"葆华收起灿烂的笑容，装作恶声恶气地对他们说。

看到刘葆华我也很高兴，这个在火车上偶遇的热心人，我曾经一度为丢失他的名片而感到失落，现在竟然在公司遇到他，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也许是因为重逢太高兴了，他的手依旧搭在我的肩膀上。我刚要用力挣脱时，路漫漫噔噔噔从外面疾步走进来，看到这样的情景愣住了。我窘得面红耳赤。

"嘿，漫漫还没吃饭吧？今天我请客，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啊？"刘葆华看到路漫漫，迅速从我肩膀上把手移开了，唇角流露出很自然的笑意。

"这……好啊！"平时精明能干的路漫漫不知道为什么竟有些羞涩，脸上居然出现了一抹红晕，半晌神情才转为正常。

可是后来我分明感觉到路漫漫眼神中流露出一股冰冷之意，让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外面阳光依旧明媚，也许是冷气开得太足，也许是我又想得太多了。

自从那次一起吃饭后，我觉得路漫漫变得对我异常关注，有事没事就会叫我过去训话。当然她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比如她认为我转的新闻不适合栏目定位，比如她认为我转的新闻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

我将心中的疑惑告诉刘葆华时，他沉默了许久，说："你不会怀疑我跟漫漫有什么吧？"

"不是，不是！"我拼命地解释着，却发现越描越黑，最后干脆将心中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全告诉了他。

刘葆华听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似乎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很肯定地说："漫漫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孩儿，为人也不错，不然也不会坐到

编辑部经理的位置，所以她绝对不会因为对你有意见而故意找你麻烦。”

刘葆华分析路漫漫可能是想好好训练我的业务能力，所以对我的要求比别人严格一些。我真的找不到路漫漫转变态度的理由，也只能先这样安慰自己。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在刘仪和江瑜的帮助下，路漫漫找我麻烦的次数越来越少，不知不觉我就混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这天正好周五，下班后我将工资从银行里取出来，一张一张地放在床上慢慢数着，喜悦抑制不住地从心底升起，这可是我第一次赚钱啊！

我盘算着用自己赚的钱买个礼物寄给妈妈，当然礼物不能太贵，我还得请江瑜和王森他们吃饭以示感谢，这是以前说好的，我一定说到做到。

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不好意思，这些天只顾着上班，没事就跟柳铭他们打成一片，一直没跟王森联系，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了，真是没良心啊！

王森接到我的电话，显然有点儿惊讶，估计是没想到我会给他打电话。后来，他跟我随便聊了两句，就直截了当地问我找他有什么事。当听说我要请他吃饭时，他很为难地说：“苏兮，我现在真没空，手上正处理一个案子呢，要不咱们改天？”

他还想解释什么，我慌忙阻止他说：“改天就改天，反正来日方长。”

挂掉电话，我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忽然有些伤感?那是一种身在异乡的孤独和悲凉。

我倒在床上，歪着头看着天花板，脑子里一片混乱，最后竟然睡着了。迷迷糊糊之间，我被一阵女人的呻吟声惊醒，打开门看了看对面的两个房间，只有江瑜的房间里还亮着灯。

那女人的呻吟声更加强烈，空气中飘浮着浓烈的暧昧。我脸上涌起一股热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小声骂道：“死江瑜，又将电脑音响开这么大，还叫不叫人睡觉啊！”

然而事情总是在关键时刻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江瑜房间的门打开了！当他瞪着眼看到坐在沙发上的我时，不由得微微皱着眉看了看皓天的房间，而呻吟声却没有停止的意思。

那呻吟声似一根尖锐的细针，闪烁着逼仄而寒冷的光，缓缓刺进了我的心，那疼痛是隐隐的，却又是尖锐的。

我顿时明白了一切，内心泛起阵阵苦涩。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同样很窘迫的江瑜。

江瑜盯着我，似乎想看出点儿什么。我的心微微抽动了一下，嘴角含着苦涩的笑意走回房间，想借此隐藏起内心翻腾汹涌的酸楚。

关上房门的一刹那，我只觉得浑身无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冰冷清凉的触觉最终没能阻止袭上鼻端的浓浓酸楚。我闭上眼，难过犹如洪水般侵入心底，泪水一波一波地将心淹没，一颗一颗滴在地板上，化成一朵朵透明的花儿。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会那么在乎皓天的态度！我终于懂了，为什么在见不到皓天的日子里我总会觉得很失落。风轻轻地卷起窗帘，发出沙沙声。我的心难受得似被一只手紧紧地揪着，我此刻的心情犹如室内的这片黑暗。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空已经泛起了朦胧的乳白色，外面传来咯吱的开门声，随后便是轻手轻脚走路的声音。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很想知道叫得如此激情的女人长什么样子，就偷偷地将门打开一条缝，皓天的门也微微开着。

一个长发齐肩的妩媚女人正在饮水机那里接水，她随后喝水的姿势也很优雅。她的脸色有些苍白、憔悴，我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

我孩子气地拿起杯子，装出要接水的样子走出去。她穿着睡衣，显然没想到这个时候会有人出来，神情微微有些呆滞，但很快便恢复

了平静，淡淡地扫了我一眼。

虽然我心里很难过，但我只能面带微笑跟她打招呼。

她目光一转，立即笑道：“你就是苏兮吧？我是皓天的未婚妻。”

我颔首微笑，说：“你好，你好！”但心里却暗想：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住了这么久也没见你过来一次，就算你是他未婚妻，也不用这么见人就说吧！没有听到林皓天说，我就不相信你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暗暗安慰自己。然而老天总是跟我作对，随后发生的事情让我像泄了气的皮球。

“李洁，你还没有倒完水吗？”皓天低沉而磁性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我的心再一次被狠狠地刺伤了。

李洁说：“来了！”声音里隐隐透出几分得意，转头对我嫣然一笑，泛着浓郁的幸福感，“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催来催去的，烦死了。有空我们再聊哈。”

说不清怀着怎样的心情回到房间，我将自己丢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不敢置信地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在迷惘、伤心中，我渐渐睡着了。

饭碗有着落了4

“苏兮，你这个懒丫头，怎么还没起床啊！”是柳铭在外面叫我，我醒过来。

阳光透过厚厚的窗帘，投下点点光芒。我木然地望着紧闭的大门，肚子不争气地咕咕叫起来，看来我需要先解决温饱问题，顺便向柳铭打听打听李洁的事情。

柳铭见我憔悴地从房间里走出来，顷刻便面带疑云，担忧地问：“苏兮，你怎么了？精神这么差。”

我正支支吾吾的不知如何回答时，江瑜哼了一声，鄙夷地瞟了一眼皓天的房间，阴阳怪气地说：“昨天某位男士带回来的女士表现得太专业了，我们哪里睡得着！”

柳铭一下子明白了，顺嘴问道：“他们俩还没分手吗？”

我正疑惑不解地听他们俩一问一答，皓天从外面推门进来，举了举手中的食品袋，“你们饿不饿，要不要先吃点儿？”

江瑜瞥了他一眼，根本不领情，“你跟别人吃大餐，就请兄弟姐妹吃这个？”

皓天的笑容旋即凝固，见我也瞪着他，略略有些不好意思，一时竟不知所措。

看着他尴尬而难堪的模样，我心里隐隐有些不忍，便伸手接过他手中的袋子，装作很高兴的样子对他们说：“我昨天刚发工资，一起出去庆祝一下吧？”

“啊，改天吧，晚上我要陪小洁……”皓天慌忙开口拒绝。

“怎么，难道你跟我们一起活动，李洁也要管？”江瑜斜睨着他，很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一直保持沉默的柳铭按捺不住了，“算了，别破坏人家的二人世界。江瑜，说不定人家正对过河拆桥的事情不好意思呢！”

皓天的脸上霎时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似乎并没有介意柳铭的直白。

虽然我反应比较迟钝，但我也听出来江瑜和柳铭对李洁的印象很不好。只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有些好奇。

我向他们投去疑惑的目光，皓天朝着我勉强一笑，“苏兮，你不反对我带朋友参加你的庆祝宴吧？”

“瞧你说的，我当然不介意。”我强压心中的难过，硬生生地从脸上挤出一个微笑。

不知道是柳铭想帮我省钱，还是真像她说的那样不想跑得太远，吃饭的地方就定在小区外面的家常菜馆。

就在我们快要出发的时候，李洁匆匆赶来，她后面还跟着一位二十多岁的男子。她冲着我们妩媚一笑，“苏兮，不介意我带位朋友吧？”

“当然，当然，人多热闹。”

柳铭不满地瞥了一眼皓天，一把拽住了江瑜的胳膊，回头催促道：“皓天，你们能不能快点儿？”

对于这个陌生人的忽然来临，皓天明显是不知情的，他向李洁投去惊疑的目光。我隐隐感觉到空气中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等我们走到那家饭馆门口，我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希望这顿饭能快点儿吃完，早点儿散场，我真不喜欢这么尴尬的气氛。

可惜老天总跟我作对。李洁看了一眼那家饭馆，笑着瞟向柳铭，“这地方是苏兮选的吧？完全不是柳铭的风格啊！”这句看似开玩笑的话从李洁嘴里出来就完全变了味。

果然，柳铭有些恼怒地说：“是我选的，怎么样？”

我对李洁一副女主人的腔调有说不出的讨厌，然而出于礼貌却不能在脸上流露出来，可是她后面的话让我更加厌恶她了。

“柳铭，你这样看不起苏兮是不对的！”

我不禁一愣，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却听李洁又说：“这家的服务态度差，菜也很难吃，不如我们去后海喝酒吧？”

“不去，我跟江瑜早就不喝酒了。”柳铭冷冷地拒绝道，江瑜也配合地点了点头。

李洁瞥了一眼皓天，她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在大家的注视下，皓天硬着头皮表示大家都空着胃，这样喝酒会伤身体。如果李洁想喝酒，晚上他再请大家一起去。

李洁狠狠地瞪了一眼皓天，一脸无辜地向大家表示她也不是很想喝酒，只是觉得光吃饭太无聊了，而且我刚来北京，她很想带我去见识见识著名的后海。她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苏兮还没见识过这种地方吧？”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她那神情好像我就是一个刚从大山深处闯到国际大都市的土妞儿。

李洁坚持不去这家饭馆吃饭，死死地盯着皓天。柳铭坚决不去后海，江瑜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冷冷地看着皓天。我夹在中间更是没有主意。

我们一行人就这样站在饭馆外面僵持着，毒辣辣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强烈的光线逼得我们都微眯了眼睛，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火药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发。

所幸李洁带来的男人提议去KTV唱歌，既有无限量供应的自助餐，又有酒可以喝，不想唱歌的话大家可以坐下来玩玩游戏，联络一下感情。

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我现在只想摆脱这尴尬的气氛，去哪儿都无所谓。皓天显然跟我的想法一样，连声说好。柳铭显然是觉得这样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争执有失风度，也就表示客随主便了。

李洁仰头看着皓天，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讥讽跟我们开玩笑道：“嘿，皓天，你跟苏兮还真是有默契啊！”

皓天对我露出愧疚的笑容，刚要开口向她解释，李洁却故意扭过头不理他。

随后李洁报了几家KTV的名字，让大家选择去哪一家。

然而柳铭好像故意跟李洁过不去，说出一家李洁没有说的KTV，一边拉着我的手转身离去，一边对江瑜说："江瑜你开车带着我跟苏兮，这家的地址皓天知道。"

我不放心地扭头看了一眼皓天他们，却见李洁漂亮的脸蛋有些扭曲，狠狠地用细细的高跟踩着水泥地板，对着皓天怒吼，不知道她是对我们不满，还是对皓天有意见。

唉，这么野蛮的女孩儿，我真担心她把脚扭伤了。

"李洁好像有些不高兴。"我坐在车上跟柳铭说，希望她可以解开我心中的疑问。

柳铭听到我提起李洁，脸上泛出不屑一顾的讥讽，转而嫣然一笑，"气死这个要钱不要脸的女人才好。"

我心中的疑云更大了。这时，柳铭向我解释说，她坚持不去酒吧并没有看不起我的意思，更不是觉得我请不起她们。只是因为李洁跟很多酒吧老板都有业务联系，经常带着熟人去消费，然后再从中抽取回扣，而且她、江瑜以及很多朋友都这样被她骗过。

听到这个消息，我哦了一声，满脸掩饰不住的哀伤。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皓天这么优秀的男人为什么会看上李洁这样的女人？

柳铭沉默了许久，问江瑜："你说为什么皓天会对李洁这样的女人死心塌地呢？"

江瑜轻轻地哼了一声，冷笑道："皓天说李洁身世可怜，他要对她负责，不能再让她受伤害，还不是为他那次酒后乱性的事！"

柳铭咧了咧嘴，"那件事，还不知道是谁算计了谁呢。"

我只觉得有一股暗流在心头涌动，问："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他们这份感情这么复杂呢？"

这时，江瑜嘴角露出一抹暧昧的笑，“你们不懂了吧！这是职业化的优势，铭铭这方面就差远了。苏兮，这可不合适你，还是少打听吧。”

柳铭看起来很窘迫，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说：“敢情你还接触过职业选手啊！”

江瑜一听，赶紧将车停在一边，扭头澄清道：“我哪儿敢啊！绝对没有的事情，绝对没有的事情。”手还配合地在空中摇晃着。

我和柳铭看见江瑜手足无措的紧张模样，顿时都笑了。

饭碗有着落了5

柳铭忽然想起了什么，说：“江瑜，李洁没事带个男人过来是什么意思？她可是从来不愿意将她的朋友介绍给我们认识的。”

江瑜的目光在我身上扫一下，“指不定有些人闲得发慌，想当当红娘吧！”

“哼，她那种人能认识什么好人！苏兮你得小心点儿。”柳铭嘴角微微一撇。

“那也不一定，通常这种女人手中都掌握着大量优秀男人。”

我也觉得李洁有些可笑，目光怅然地望着他们，“不会吧？我又不认识她，她也对我太关心了点儿吧？”

柳铭说：“李洁肯定怕你跟皓天同住一个屋檐下日久生情，从今天李洁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她对你有成见，所以还不如拖个男人来稳住你。谁叫你看皓天的眼神那么热情，像见到亲人一样呢？”她最后还不忘取笑我。

我说：“我看江瑜的眼神也这么热情，你也没对我进行防备啊！”

柳铭嘿嘿一笑，说：“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小姑娘。”

事情证明江瑜的猜测是正确的，还真的有人无聊到对本姑娘的终身大事很上心，那积极程度简直比我妈还厉害。

江瑜收到皓天发来的信息，柳铭大呼不妙：“都怪我们刚才磨磨叽叽的，让他们先到了，苏兮你就等着你的钱包哭泣吧！”

说句心里话，我当时是觉得柳铭这样防备李洁有点儿多余了。然而当我走到走廊转角时，房间里传来的对话声让我改变了态度。

“苏兮一个人在北京，刚参加工作，也不容易。你好歹给人家留点儿生活费。”这是皓天的声音。

“我不就点了两瓶XO和几个果盘吗？你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你是不是心痛了？我说你怎么以这么便宜的价钱就把房子租给一个小姑娘了！”李洁怒气冲冲地白了一眼皓天，指着他的鼻子问。

“还不是你说等钱用我才将房子租出去的？还有，你没事带个男的过来是什么意思？”皓天的语气明显有点儿气急败坏。

“看她没事对你那么热情，我好心介绍男人给她认识，真是便宜她了！省得她没事干，急得像什么似的，没事抢别人的男人。”听到这里，我心头升起一股怒火。

“可是……”

皓天刚要再说什么，李洁立刻打断他道：“我这也是为她对你的态度而生气，是怕失去你。难道你真的对她有好感吗？”一阵抽泣声传来，我想李洁一定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听到这样的对话，我浑身的神经都紧绷起来，整个人像是坠入了冰窖，只觉得一阵刺骨的寒冷传来。我的右手使劲抓着左手，有血红的印痕泛起，借着真实的疼痛，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克制再克制。

随后，我听到柳铭在旁边急切地呼喊着我的名字。

我抬头看她，她担忧的眼神因我的神情转向正常而缓和了。我扯出一抹笑容，用来掩饰内心的波澜，“我在想买点儿什么东西送给我妈妈。”

“那我们明天一起去买吧！”柳铭一听，顿时面露微笑提议道。

我微笑着冲她点了点头，满怀心事地跟在她后面进了包间。

这场聚会表面上一直风平浪静。也许是皓天跟李洁的谈话起了作用，李洁并没有再为难我，很随意地向我介绍了一下她带来的人。他是一个跟李洁关系很远的亲戚，叫庞杰，一家中型网站的技术主管，二十七八岁的样子，长相也还可以，让我看不出有什么异样。我也随意地跟他聊聊天。

李洁见我跟庞杰聊起来了，就端着酒杯跑去找柳铭的麻烦。柳铭自然不会跟她客气，两个人看似谈笑风生，可我听得出来那是暗潮汹涌的斗嘴。

看着两位美女斗嘴，皓天无奈地摇了摇头，为自己倒了杯酒，就去唱歌了。江瑜一副看好戏的表情，遇到柳铭吃亏的时候，便随意地

帮几句。

这气得李洁浑身直哆嗦，盯着皓天的眼神里露出恼怒，然而皓天依旧唱歌，不搭理李洁。李洁终于忍不住跳脚怒斥皓天道："你就那么喜欢唱歌吗？"

皓天不由得眉头紧锁，眼里闪过几缕复杂的神色，问她有什么事。李洁恨恨地说酒已经喝完了，也没有她喜欢吃的东西，她要再加点儿干果或者酒之类的。

皓天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很无奈地说："你就消停一下行不行？总让人看笑话。"

我们看到这样的情景都情不自禁地掩嘴轻笑出声来，真没想到李洁是这样的人。

李洁似乎感觉到了我们对她的嘲弄，目光在我和柳铭身上恶狠狠地扫视一圈，气得从沙发上站起来，打开门就要出去。

皓天急忙问："你要去哪里？"

李洁嘴角微微一撇，"我只是去洗手间，你干吗这么紧张？放心，叫服务员按服务铃就可以了。"说完，她踩着那十几厘米高的高跟鞋，狠狠地将门关上。

皓天端起酒杯将一杯红酒一饮而尽。

江瑜凑近皓天，一边给他满上酒，一边调侃道："兄弟，我很佩服你的忍耐力，希望我们家铭铭别有样学样，不然我就惨了。"

柳铭故?委屈地白了他一眼，煞有介事地拿起话筒模仿王菲唱歌。一曲《但愿人长久》让她唱得荡气回肠，我们都情不自禁地鼓掌，起哄让她再来一首。

包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这时，李洁推门进来，后面跟着几个端着托盘的服务生，每个人手上的托盘里都装得满满的。

皓天看到这样的情景，偷偷在我耳边说："苏兮，回头我把钱给你。"

我心里有种受伤的感觉，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说：“这点儿钱我还付得起。”皓天的表情瞬时变得愧疚而尴尬。

李洁看到我们两个人坐在那儿窃窃私语，就急忙站在包间中央，用高亢尖厉的嗓音对我嚷道：“我看皓天这么喜欢喝酒，就帮他多叫了几瓶。苏兮，你不会介意吧？”

不知为什么，我从她得意洋洋的眼神中看到了一股自卑，我不禁思索这个女人这么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难道她真的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满足？那她就大错特错了。

李洁见我半天没说话，脸上露出如愿以偿的笑容。可惜我终究不是一个容易心软的人，看到她脸上的笑容就讨厌，我侧着头冲她微微一笑，格外灿烂，“皓天怎么忽然这么爱喝酒，这是为什么呢？李洁你也好好儿劝劝他，喝酒很伤身体的，出了事照顾他的可是你啊！”

柳铭听了偷偷对我竖起大拇指，我回敬她一个大大的鬼脸。柳铭低笑一声，轻轻捶了江瑜一下，“亲爱的，少喝点儿！我可没做什么事让你如此心烦。”

李洁显然没想到我们会这么说，神思微微恍惚，憋红了脸看着举起酒杯找江瑜喝酒的皓天，一脸的尴尬。

我看着李洁沮丧的模样，忽然觉得这钱花得真值，也觉得很解心中的郁闷之气。然而等到付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低估了李洁花钱的能力，同时也高估了自己的承受能力。

真是奇怪，我以前拿着妈妈给我的钱请客消费时，比这个数目多几倍的账单我也没皱过眉头，可是这次当我将一个月的工资一把递给收银小姐时，我那叫一个心痛啊。神哪，我这个月算是给李洁这个女人打工了！想到这儿我心里又痛了一下。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真正付出过劳动才会懂得珍惜。

我心里还盘算着如何安排后面一个月的生活，妈妈的礼物是一定要买的，上次给妞妞送的奶粉也应该没了，要再买几桶送过去，还得给李媚买点儿生活用品。

这怎么算怎么不够啊！我的神情越来越僵硬，心里泛起阵阵惆怅。

饭碗有着落了6

这时，李洁挽着皓天的胳膊扭过头来冲着我笑了，我分明看到了她眼中的幸灾乐祸。

我们走出KTV时已是第二天凌晨，大街上异常寂静，几株桂花飘着幽幽的清香。我深吸了一口气，一抬头，看到黑黑的夜空中飘着几点星光，一弯残月若隐若现地悬挂在天边。

“苏兮，你跟我们一起走吧？”我怔了一下，刚要答应，却发现是李洁跟我说话。

柳铭毫不客气地瞪了一眼李洁，指了指庞杰，“你们不是还得送他回家吗？苏兮就跟我们一起走吧！”

“哎呀，柳铭你家跟庞杰顺路，江瑜送你的时候顺便把他也送回家就行了。”李洁说起话来理直气壮的。

柳铭微微眯了眯眼，目光落在庞杰身上，没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我上车的时候，柳铭忽然在我耳畔悄声道：“她说什么你就装没听见，以我对她的了解，这一路上还指不定要怎么打击你呢。”

我撇了撇嘴，示意她不用担心。

所幸一路上没什么事，李洁只是跟皓天说笑，并没有招惹我。然而看到她与皓天谈笑风生，我心中却酸酸的，怅然若失。

到了家门口，皓天去停车，我跟李洁站在楼下等他。李洁再也按捺不住了，“苏兮，今天让你这么破费，真是不好意思！不过你能认识庞杰也算物超所值。”

灯光很暗，我无法看清她的脸，可是依旧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一丝嘲弄。什么叫物超所值？敢情她当人家是货物，我暗自为庞杰感到悲哀。

“哎，不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吗？哪里值得老挂在嘴边，随随便便买件衣服也不值这个价。”我也不肯在她面前示弱分毫。

李洁见我这么说，忙扯开话题道：“虽然庞杰比皓天差点儿，不过跟你还算是很配的，这婚姻就得两个人门当户对才能幸福。”

神哪！这不是明摆着看不起我吗？说我比你差，本姑娘再差也比你好吧？想到这儿，我心里升起一股怒火。

“嗯，照你这么说，我起码得找一个比皓天强十倍的人当男朋友，不然多委屈呀！”我故意在她面前感叹道。

“你……你……”李洁跳着脚不知该如何应答。

此刻，李洁身上似乎装满了炸药，只要一个引线便会爆炸，那就让爆炸来得更猛烈些吧！

“你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皓天颀长的身影被厚重的夜色笼罩着，一双黑眸熠熠生辉。

大哥，你这是什么眼神，这也叫开心？这叫愤怒好不好啊！李洁刚要开口，我抢在她前面说：“李洁正鼓励我以后找个比你强的男朋友呢。”

“嘿嘿，你现在还小，别考虑这些事情，还是以事业为重，以后会遇到更好的男生。”皓天的话似乎若有所指。

我嘿嘿笑着，“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说完，我转身上楼，留下这两个人吵架去吧。

回到房间，我故意将门留出一道小缝，密切关注着外面发生的事情。果然，不一会儿，李洁与皓天吵吵闹闹地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听到他们吵架就觉得异常兴奋。看来我真是越来越坏了，上苍啊，你就原谅我吧！

外面的争吵声越来越小，最后变得鸦雀无声。我的手无意识地抚摩着椅子上的把手，神思变得恍惚起来。

“苏兮，可以进来吗？”随着门嘎吱一声响，皓天推门进来了。

我那刚刚还一片茫然的心立刻紧绷起来。只见他一脸的疲惫，轻轻叹了一口气，缓缓开口道：“你别怪她，她就是太敏感，见不得别人跟我走得太近，其实她也没什么恶意。”

我急忙摆手表示我并没有放在心上，请他放心。

皓天沉吟片刻，眼里闪过几缕复杂的神色。我揣摩不透他的眼神，觉得气氛有些尴尬。

外面下起雨来，窗外的一切都笼在一层雨丝组成的薄纱里，偶尔透出几点灯光，如一幅朦胧的水彩画。我咬住下唇，思来想去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皓天突然将一沓钱放到我手上。

我目光惊异地看着他，一股悲凉自心底升起，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没有必要为她的任性买单。”皓天丢下这句话，仓皇地开门逃走了。

“你等等……”我跟在他后面跑出去，想将钱还给他，却发现李洁正抱着胳膊站在客厅里，盯着我手中的钱，冷冷地看着皓天。

今夜注定不会太平。

江瑜正好走进大门，略微迟疑了一下，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嘴角浮起一丝笑容，“干吗，你们俩在上演相互谦让的中华传统美德吗？”

皓天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气呼呼地说：“苏兮，收起来！你真的没必要为她的任性买单。她今天真是太过分了。”

李洁冷哼了一声刚要说话，江瑜开口打断她说：“是啊，苏兮，你一个刚出校门的小姑娘，能自力更生就已经很不错了，想当年我参加工作半年了还伸手问家里要钱呢。”

我向他们表示这样不好，说好我请客的，怎么能让皓天买单呢？然而皓天理直气壮地说：“唱歌是她坚持要去的，东西是她点的，酒是我喝的，自然钱也得由我掏，谁叫我是她男朋友。”

“你什么意思？现在嫌我不好了，早干吗去了？”李洁指着皓天的鼻子怒斥道。

皓天僵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微微眯了眼直直地看着李洁，听她继续控诉道：“我就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都是柳铭搞的鬼。”

“行了，你别事事都怪人家柳铭，你想想你自己做的事哪一件对得起大家？”我不知道刚才他们俩争执过什么，我只知道皓天现在异常激动。

我拿着钱的手依旧僵在半空中，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耳边充满了李洁的数落声。

“李洁，你有意思吗？我们不反对你用各种方式赚钱，反而会很佩服你。可是你不该没事就把朋友骗去消费，然后从中抽取好处费！你算计我们也就算了，现在连刚出校门的小姑娘你也不放过！你倒是想想你刚走出校门时的迷茫，你这样做还是不是人啊！”江瑜终于忍不住指着李洁怒吼道。这次，皓天居然没有护着她。

饭碗有着落了7

李洁的目光中有一丝隐忍的疼痛，她愣了很久，一滴很大的泪珠砰然掉落。

我一怔，李洁抽取好处费的事我也为之不齿，可是真当面说起，我却为她感到难受，谁会有办法还去做这样缺德的事情？我想李洁一定有她的原因。

我愣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仿佛一切语言都是那么苍白无力。

江瑜没再理他们，将我推进房间，“苏兮，快点儿去睡觉，柳铭说上午过来跟你一起去买东西。”

这时，柳铭发来短信问李洁有没有再为难我。我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并加了一句：我觉得李洁也怪可怜的。

然而，柳铭却回复我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别让她的表面所欺骗，见面再告诉你她以前的种种“极品”事迹。

我带着疑问进入了梦乡。

等我起来的时候，皓天和李洁已经不在了。江瑜跟我们说当时的战争异常激烈，让我们猜是哪种战争。

柳铭白了他一眼，让他别太无聊，随后继续跟我讲关于李洁的事情，包括李洁跟皓天如何认识的，他们的婚事为何难产，李洁如何爱财如命，以及她所做的过河拆桥的事。

原来，李洁十几岁便出来打工了，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成教的本科文凭，并认识了皓天。李洁刚出校门找工作时，柳铭他们三个人也轮流对她进行了面试前的恶补，可是李洁依旧找不到工作。最后，柳铭没有办法就将她安排在自己手下做助理。谁知道李洁刚刚站稳脚，就想将柳铭挤出公司。

柳铭说到这儿的时候，表示皓天知道了这件事也异常气愤，并打算和李洁分手。谁知道他们最后不但没分手，李洁反而搬进来和皓天

同居了。这样住了两年，皓天的父亲拗不过儿子，也只能点头同意他们的婚事。

听到这儿，我急忙问柳铭为何他俩最后又没结婚。

江瑜头也不抬地说："还不是那个女人太贪心，要求婚前皓天将现在的房子过户给她，否则就是皓天不爱她。"

柳铭顿时咧嘴笑了，"那个笨蛋扛不过李洁的一哭二闹三上吊，都已经同意了。我急忙将这件事报告了林伯母，才没让皓天上当受骗。"

我点了点柳铭的鼻子，逗她道："你这破坏人家婚姻的女人，难怪人家恨你恨成那样。"

"切，如果她不是贪财，林伯母给她约法三章她为啥不同意？"柳铭冷哼了一声，继续跟我讲她们之间以前的事。

当时林伯母过来后，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他们的婚事，只是对李洁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他们俩结婚后林家提供房子和装修费用，包括家用电器，但是李洁只能居住，所有权归林伯母，不许出售或者转让。林伯母给李洁两万块钱购买结婚用品，女方父母要不要陪送嫁妆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婚后愿意去哪儿住由小两口自己做主。结果李洁觉得这是林家看不起她，告诉皓天如果不按她的意思做就拒绝结婚，并搬出了房子。

我不明白李洁为什么非要将房子转到她的名下，这有什么意义吗？结婚不就是两个人真心相爱才生活在一起吗？她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吧？

柳铭听了我的话，摇了摇头，拿起一瓶香水去付账。我给妈妈选了一瓶风信子香味的Arpege。

从此以后，皓天没有再叫我一起上班，载我上班的司机变成了江瑜。江瑜告诉我，其实他们公司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只是以前皓天自己提出带我，他也乐得轻闲。

避祸引来凤凰男1

不知道是不是上天见我太逍遥了，就会把什么不好的事落在我身上。这一天，我的眼皮一直跳个不停，我偷偷在MSN上问刘仪这代表什么。

很快，刘仪打了一句话提醒我：这代表大祸临头，做事小心点儿，别又让路漫漫捉到把柄，拉过去训话。

一整天我都小心翼翼的，转到其他网站的新闻也要检查好几遍。但我没想到，最后还是因为刚刚写的一个新闻话题里出现的一个错别字被路漫漫叫过去接受领导训话。

路漫漫指着电脑上的审核页面，告诫我道："一个错别字就可以看出一个编辑的水平，一个错别字就可以看出一个网站编辑队伍的水平，也可以看出一个网站的整体水平……"

我不管她说什么都点头称是，这段时间我已经将路漫漫的性格摸得一清二楚，她说什么你千万别反驳，听着就是了，不然后果会更严重。

所以我忍啊忍，还一脸的真诚表示虚心受教。我终于等到路大小姐说累了，语速也渐渐放慢了，我想我大概快解放了，就等她说一句：好啦，下次注意，你先回去做事吧！

然而，我还没听到这句话，就听到后面传来一个男声，"哇，兮兮，你怎么在这儿？"这阳刚气十足的男声，我非常熟悉，不是何思亮还能是谁？想必我刚刚受训时的可怜模样他也尽收眼底，我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转身正准备给他一个大白眼，却发现总经理居然站在他身后。我突然想到上周五行政就通知过，今天总公司会来人检查工作，难道他是总公司派来的？

想到这儿，我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嘴角迅速浮起一丝笑容，却听他继续说："你一个人跑到北京，怎么不去找我啊？"他随即

向总经理询问道，“一会儿的会议可不可以让她一起参加？”

“当然可以，只要是公司的职员都有权利知道公司未来的发展动向。”总经理脸上虽然露出惊讶的表情，嘴上却是肯定的回答。

这样答非所问的回答却让何思亮露出满意的笑容。

我心里却在暗暗哭泣，我怎么这么倒霉啊，竟然在这里遇到这个天煞孤星！

何思亮家与我家只有几墙之隔。自我外公那辈起，两家交情就不错，我妈跟何伯母关系那叫一个好啊！我外公在我一岁时就口头承诺，将我许给何家当媳妇。可惜我自幼与何思亮不对付，总是喜欢与他作对。他小时候就喜欢抱着我在我脸上啃来啃去的，那口水让我觉得很别扭，长大一点儿就到处宣传我是他家童养媳，让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更让我失去了发展几场纯真恋爱的机会。终于这个祸害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打拼了，我也好不容易谈了几场恋爱，却都以失败告终。

我自认为我的失恋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何思亮从小的毒害，只要遇到这个人就意味灾难临头，难怪我的眼皮从早上到下午都不停地跳。

纵然千般不愿意，我也只能跟着路漫漫去会议室开会，可是为什么我老觉得背后注视着我的目光那么恐怖呢？

可恶的何思亮居然安排我做会议记录，这不是秘书要做的事情吗？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却扬起嘴角，尽情地欣赏着我的窘态。

我还能怎么样呢？满屋子的人个个都是我上司，让我根本不能也不敢拒绝他的提议。我只能脸上挂着机械的微笑，乖乖地取来记录本和笔，坐在何思亮旁边认真地做会议记录。

会议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没想到往日吊儿郎当的何思亮也有稳重成熟的一面。我不由得斜着眼瞅他，难道几年的磨炼能让一个人有如此大的转变？那几年后的我是不是也会如此成熟稳重呢？

我停下手中做记录的笔，脸上露出向往的微笑，幻想着几年后的自己也可以坐在会议桌那头给一群精英开会。

咚！笔碰撞桌子的声音让我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抬起头。我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很认真地讨论问题，只有何思亮手中转着笔，严肃的表情好像是在提醒我注意力要集中，我心虚地低下头继续做着记录。

终于，有人宣布会议结束，我如释重负地放下手中的笔。会议室里的人很快就走光了，只有何思亮还坐在那里看着我，眼中是掩不住的笑意。

我的心情渐渐浮躁起来，迫不及待地收拾东西，站起来准备出去。

“兮兮，等一下。”何思亮叫住我。

我无奈，只得回头说：“哈哈，我去整理会议记录，一会儿发给你。”

丢下这句话，我便抱着记录本窜出会议室。我靠在办公桌边喘了一会儿气，才发现已到了下班时间，已经有一部分同事离开了。

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啊！”我发出一声略显夸张的惊呼后，才意识到这是在公司。我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四周，幸好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何思亮的笑脸在我眼前渐渐放大，“会议记录我还没整理呢。”我略微调整心神，努力让语气显得平和。

“你明天再给我吧，现在去吃饭！”何思亮帮我关掉电脑，一把将我从座位上拽起来。

我刚要挣脱说我不去，旁边有声音传来：“思亮，你跟苏兮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抬头看了看，我不认识的一个人，好像是公司高层的样子。

“她是我一个妹妹，从小就认识。”何思亮脸上堆积着笑容，特别强调从小就认识。

什么？我什么时候成他妹妹了，难道比我大几岁就能当我哥哥吗？开什么玩笑，我才不要这么倒霉！我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愤怒，用手狠狠地捏着他的胳膊，以警告他不要乱说。

可恶的何思亮完全无视我的抗议，继续跟那个人闲聊，聊就聊吧，还非要牵着我的手，如此暧昧的动作，不免让过往的同事都要多看几眼，再来一个如此暧昧的妹妹称号，明天不知道有多少流言蜚语等着我呢！

好不容易等他们结束了这场无聊的对话，走出公司大门，我看四周无人，不顾一切地甩开他的手，狠狠地用脚尖踩着何思亮擦得光亮的皮鞋。

“啊！”何思亮痛得咧着嘴大叫了一声，“兮兮，你想谋杀亲夫吗？”

“何思亮，”我极力压低声音怒吼道，“不许胡说八道，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伸手指着他的鼻子继续算账，“还有，谁是你妹妹？少跟我套近乎。”

何思亮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迅速地捏了捏我的脸。

我正要爆发，却见他耸着肩，说：“原来你不高兴当我妹妹啊？我是怕说你是我家童养媳影响你的职业形象，大不了我明天向他们更正一下。”

“你敢！”我想都没想，直接扬起下巴威胁他。

“小野猫，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

我懒得理他，直接无视他的存在，准备走人。

然而何思亮这种人就是可以轻松地激怒我，我听到他自言自语道：“小野猫，我陪你去吃饭吧？我知道没人约你。”

“谁说我没人约，你以为天下就你一个男人啊！”

避祸引来凤凰男2

“嘿嘿，你这么野蛮哪有男生敢约你？这么多年也没见一个。”何思亮的唇角轻轻荡漾开来，可我分明觉得那笑里带了一丝嘲笑。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似被狠狠地揪了一把，不客气地剜了他一眼。我这么多年没人约，是谁害的呀？还不是眼前这只自恋的猪！被何思亮这种人贴上了童养媳的标签，还能有什么行情？

想归想，但我嘴上当然不能轻易服输，“谁说的，本姑娘行情好得很，今天就有人约，你后面排队去。”

刚说完我就有点儿后悔，以这个人的性格，一定会说眼见为实。

果然，他用一副不相信的表情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哇，是不是真的？你不会为了面子骗我吧？”他睁大眼睛，困惑地摇了摇头，又接着说，“那我陪你一起等吧，看看何方神圣这么有眼光，敢约我们家小野猫。”

我斜睨着他说：“当然是真的，那你就慢慢等吧！”心里盘算着找个机会打电话叫江瑜过来接我，先混过去再说。

然而我低估了何思亮对我的了解，他好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你不会想打电话叫人解围吧？没有就没有，我又不会笑话你。”

我看着他耀武扬威的样子，恨不得一脚将他踢开。可鉴于现在的情形，我决定先想办法将他打发走，不然以后他指不定如何取笑我呢。

我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向佛祖祈祷，快来一个人带我离开这水深火热的苦难吧！这时，电梯门哗的一下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的男子看起来那么眼熟，让我仿佛看到了希望。

那男子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显得异常兴奋，“苏兮，还好你没走，我还以为我来晚了呢。”

面对庞杰热情的话语，我露出得意的笑容，将目光投向何思亮，却见他一愣，脸色变得很难看。

“苏兮，这位是……”庞杰也发现了何思亮，指着他向我询问。

“他是……”

我正思索如何向庞杰介绍何思亮时，何思亮一手紧揽我的腰，“我是她老……”

如此暧昧的动作让我霎时有些恼火，这人的嘴里向来说不出好话，一定会自称我男朋友之类的。不对啊，这个“老”字，下面不会是……我正想着，腰间传来轻微的酸痛，让我马上清醒过来，“他是我老哥。”说完，我的心缓缓地放了下来，暗暗出了一口气。

看到庞杰吃惊的表情，我又咧着嘴肯定地点了点头，当然是为了增加这句话的可信度。

何思亮在我腰上狠狠地掐了一下，微微眯了眼，神情惆怅，眼中的失落如初冬时节的大雾，让他看起来很迷惘。

不知道为什么，我隐隐感到一丝伤感，不敢抬头看何思亮的目光，只是对着他微笑，慌乱之中拉了庞杰钻进电梯，按了一层的按钮后，靠在电梯壁上喘气。

至于庞杰为什么会出现在公司门口，我不想问，也懒得问。我本来就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印象，更何况他还是李洁的亲戚，谁知道是不是好人呢?

刚走出写字楼，我正准备找个理由将庞杰打发走，然而冤家路窄，何思亮招牌式的笑脸又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此时自然不能让庞杰离开了。

“兮兮，你们怎么还没去吃饭啊？难道……”

还没等他说完，我抢着道：“老哥，我不打扰你帮我找大嫂了哈。”我随即叫上庞杰走了，留下何思亮一个人在那里黑着脸。

我心里这叫一个爽啊！被何思亮欺压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看到他发怒的样子了，我的心情怎么能不好呢?

为了表示感激，我决定请庞杰吃饭，以奖励他刚刚的出色表现——虽然他什么也没做，不过演戏有时候也是需要道具的。

面对我的主动，庞杰显然有些受宠若惊，一直说他最喜欢我这种事事都靠自己的独立女性，完全不让男人有任何负担。

这句话让我很受用，我最讨厌别人说我是靠妈妈才能生存的孩子，今天居然有人说我独立自强，看来几年后我也能像何思亮那样成熟稳重。

我心情好自然对庞杰的态度就好。我暗自埋怨自己刚刚准备赶人的不厚道，心情很好地抢着买了单，对于他要求发票填他们公司的名称也没放在心上。

分别时，庞杰约我下次一起看电影，我也笑着答应。没办法，我心情好啊，什么事情看着都那么顺眼。

但是我没想到，我单纯的想法竟让庞杰产生了误会，这让我很头疼。

我没想到何思亮的出现会带来如此多的八卦新闻。早上，我还没在办公桌前坐稳，流言蜚语铺天盖地地向我砸过来，MSN更是响个不停，同事变着法地向我打听我跟何思亮的关系。在我再三强调我跟何思亮没有任何暧昧关系后，有几个美女居然向我打听何副总是不是有家室、有没有女朋友。

哇，真是娱乐界的精英啊，有狗仔队的潜力！

终于，我耳边清静下来，坐在电脑前正要整理昨天的会议记录，总经理忽然过来了。

“苏兮，你将昨天的会议记录整理好后送到何副总办公室。”他扶着眼镜说。

“啊，我不知道他的办公室在哪儿，发邮件行不行啊？”我自以为找了一个很完美的理由。

显然总经理没有成人之美的风度，他告诉我总公司就在二十楼办公，我去找前台问一下就知道哪里了，不行他可以亲自带我去。

不用猜，我也知道是何思亮故意跟我过不去。面对衣食父母，我能怎么样呢，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不就送份会议记录吗，他还能把我吃了？怀着这样的信念，我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二十楼走去，我自己都觉得很悲壮。

避祸引来凤凰男3

宽大的办公室内，何思亮穿着淡蓝色衬衣，打着领带，正坐在那儿发呆。我将打印出来的会议记录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你要的会议记录。”我准备迅速走人。

何思亮抬起头，身子前倾，急急地叫住我：“兮兮，我就这么可怕吗？”

“你不是可怕，是可恶。”我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他，却发现他的目光中有种困惑。我心中的怒火瞬间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说不出来的酸楚。

我以为他还会像往常一样反驳，却没想到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中有光芒在闪烁。突然，他无声地笑了，那微笑宁静而又带着几分隐约可见的胸有成竹。

两个人都沉默了。我慢慢地退出办公室，从那以后何思亮再也没有为难我，只是吩咐总经理有会议就带着我一起参加，做会议记录并整理好了给他。

渐渐地，我也明白了何思亮的苦心，他是想让我通过参加会议学习各位部门老大的经验。

后来的事情证明，他是对的。

除此之外，何思亮再也没有过问我工作方面的事情。

然而他的出现还是给我这刚刚开始的职场生涯带来些改变，起码同事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午吃饭的时候居然有好几个人主动邀请我一起去，我偶尔在工作上遇到什么问题也有人愿意帮我解答了。这不禁让我感叹这个社会太现实了。

还好，还有两个人对我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一个是刘仪，她依旧像往常那样热心；一个是路漫漫，她依旧经常叫我去训话，并直接在部门会议上表示试用期期满不合格的人不管是谁，要不调岗，要不自谋出路，都会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她的态度让我对她生出几分好感，再去听她训话时，发现她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她只是严格要求我罢了。想通了，我做事情就更花心思了。

只是我很奇怪刘葆华跟我越走越远了。

时间如水，总是过得很快，转眼我的试用期结束了，进入了考察阶段。

我当然希望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留在编辑部，起码不能让何思亮看扁了，哪怕是调岗，对我也是一种打击，我知道如果调岗就肯定是看何思亮的面子。

值得庆幸的是，我完全没有了两个月之前的彷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定自如的从容。就像柳铭所说的，只要尽力而为，哪怕失败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这天，我们四个人又被路漫漫叫到会议室开会，并分配了新的任务——根据各自负责的频道做一期话题内容策划，最后根据点击率及评论数量进行考核。当然话题内容策划最好紧密联系网站特点，并与其他频道有关联，但是由于我们经验有限，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接到这个任务，除刘仪以外的几个人都愣在那儿。也是，我们刚做了两个月编辑，就算其他人有工作经验，可是这种内容策划的活儿没有两年的道行哪能做好？内容的编写就够让人头痛的了，更何况还要挂在网站上展览呢？

路漫漫转身出去的时候丢下一句话："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虽然这是个人项目，却也可以考察团队精神。"

无奈归无奈，事情还是要硬着头皮做的，总不能在关键时候放弃吧！商量来商量去，我们还是没有主意，冯凌和诸威的脸上更是带着一抹焦灼，眼巴巴地望着刘仪。

然而，刘仪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热心。希望如被抛入湖水的烛火，转瞬失去了光芒，我们的眼眸在瞬间黯然了。

“这可怎么办啊，看来我们又得重新找工作了！”冯凌的语气中难掩哀戚之情。

也罢，这种关键时刻谁又能帮谁呢！刘仪平时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何必这个时候为难她呢？想到这里，我望着天花板从容地笑了。

“只要尽力就可以了，何必想那么多？”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想缓和一下气氛。

“哼，我们可没你那么好命，有高层领导罩着，当然得事事考虑周到。”冯凌脸色一沉，话中有苛责之意。

我一听就愣住了，说不出话来，仿佛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耳光，只得尴尬地低下头。

然而冯凌并没有就此停止，依旧喃喃自语：“哼，还来跟我们抢饭碗，明摆着不给人活路。”

屋里的暑气已被空调冲淡了，可我的额头上依旧沁出细细的汗珠来，弥漫在空气中的甘美芳香此时也变得异常酸涩难闻。

我被她说得低下了头，下颌几乎要碰到会议桌了。

刘仪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沉吟了许久，才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一眼冯凌，“如果你们没意见，我们一起做内容策划吧？”

听到刘仪的话，冯凌雀跃地说：“当然没意见，刘仪，你肯跟我们一起做那就太好了。”

我看着刘仪，有些不解她的用意，她又何必这么做呢？

然而，刘仪只是从容淡定地对我报以微笑，慢慢地向我们讲如何选话题才能吸引网友的眼球。

但这东西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讲清楚的，自然很费时间。等到大家都确定好话题后，我抬头看了看，办公室的同事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刘仪的脸上也露出焦急。我忽然想到，平日刘仪都是下班后就匆忙离开公司的。

可是光有话题不行，还得选内容和模板风格，冯凌不停地缠着刘仪问东问西，其他人也没有要走的意思。

刘仪沉吟了一下，有些为难地咬着嘴唇，试探地问了一句：“今天太晚了，要不我们明天再讨论吧？”

避祸引来凤凰男4

“好吧，刘仪你有事就先走吧！”我脱口而出，诸威也点头表示同意。

冯凌却横了我一眼，“还不到七点，刘仪你再讲一会儿吧！”

刘仪脸上露出为难之色。

冯凌有些恼怒地对我吼道：“苏兮，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事可以先走啊！”

听到这话我也有些生气，何思亮是公司副总难道是我的错啊！我也不过是个来公司打工的，还不是一样坐在这儿等待最终审判？干吗有火对我撒啊？

想到这儿，我的语气难免有些急切，“刘仪家里可能有事情，我们不能为了自己而影响别人的生活吧？”

冯凌露出一丝讥讽的笑，说话的语气里更是透露出一丝不以为然，“说得真是道貌岸然，只怕是为自己打算的吧？”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怒气，不去搭理她。我仰头望着天花板上的五角吊灯，随她怎么说。

刘仪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便用商量的语气跟冯凌说：“我家里真的有事，要不咱们明天再说吧？”

“哎呀，你回去这么早做什么？再说明天下午就要交计划书了，明天再说哪里来得及。”冯凌拉着刘仪央求着。

刘仪迟疑片刻，望着冯凌道：“我家里真的有事。”

冯凌的眼神瞬间黯淡下来，脸上泛起冷笑，并狠狠地剜了我一眼。

刘仪看到这样的情景，急忙道：“反正我家就在附近，要不你们跟我一起回家，继续讨论？”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冯凌只能咬着唇嗯了一声，表示同意。我自然是没有意见的。唯有诸威表示他一个男生去刘仪家不方便，觉得

明天再说也不迟。

外面的暑气随着清凉的大雨蒸发了，风中带着阵阵舒服的凉意。在路上，冯凌将我挤到一边，拉着刘仪问关于她的选题方面的问题，我也懒得跟她争，跟在她俩后面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空气。

刘仪领着我们七拐八弯来到一家幼儿园，此时幼儿园的铁门虚掩着，墙上的几盏灯流泻出很微弱的光，地上到处都是阴影，显得格外的凄清。刘仪本来匆忙的脚步更加急促，拐进去后，只见有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儿站在那儿翘首期盼着。

“妈妈！”小女孩儿兴奋地朝刘仪扑去。

刘仪激动地一把抱起女儿，压低了声音，亲热地叫道：“宝贝，乖！妈妈又迟到了。”刘仪的眼里流露出和蔼，那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的爱。

“你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因为等得太久了，年轻老师的语气中难免带着埋怨。

“对不起，今天公司有点儿事。”刘仪向她道歉，脸上露出惭愧的笑容。

我看到小女孩儿在刘仪的怀抱中撒娇的样子，内心升起一股愧疚，都是我们缠着刘仪才害小姑娘等这么久。

“哇，没想到刘仪有这么大的女儿，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也难怪，现在公司最讨厌已婚妇女，就怕她们工作分心。”冯凌在我耳边低语道，那声音刚好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连忙收回游走的思绪，心不在焉地看了她一眼，却发现她的目光中闪过一丝精光，似乎想到了什么主意。

我略一迟疑，脑海中闪过一个不好的预感，谨慎地瞟了冯凌一眼，然而她已经走到刘仪面前，摸着小姑娘的头夸奖她长得漂亮。

我摇了摇头，可能是我想得太多了。于是，我也跟过去和孩子玩了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人天生跟小孩儿合得来，菲菲很快就跟

我混熟了，居然挣脱了她妈妈的怀抱，牵着我的手说要带我去她家一起玩积木。

“你知道怎么回家吗？”我忍不住逗她。

“我当然知道！”菲菲很认真地回答，并要求刘仪跟在后面，由她带我们回家。我们都被她逗乐了，就跟在她后面。

穿过几条小胡同，菲菲指了指前面的一栋楼，扭头对我们说：“我家就在前面。”接着她越跑越快，我见冯凌挽着刘仪的手正讨论什么，就跟在菲菲后面跑，生怕她出什么事。

跑到一个转弯处，菲菲突然放缓脚步，愣了一下，露出恐惧的表情，然后转身向我跑来。

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想拉住她问她怎么回事，却见菲菲跑到刘仪身后，抱着刘仪的腿，可怜兮兮地说：“妈妈，妈妈，我们先出去玩会儿再回家吧？”

刘仪的身子微微一抖，紧走几步来到转弯处，只看了一眼，脸上的厌恶之情就再也压抑不住了，欲言又止却又带着一股惶恐不安。

随着她的目光，我们看到前面站着一个老太太，双手叉腰，黑着脸站在那儿。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老太太一定跟刘仪有什么关系，冯凌也很吃惊。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吧？”刘仪迟疑片刻，抱起菲菲笑着跟我们商量。

我还没来得及点头，冯凌就大着嗓门说：“为什么啊？刘仪，都到家门口了。”

冯凌这么大的声音让刘仪浑身打了一个冷战，额头上沁出汗来。

那个老太太听到声响后，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我们跟前，厌恶地盯着刘仪骂道：“怎么？死不要脸的，看到老娘就想跑？要脸的就快点儿把房子交出来，让我儿子娶媳妇生儿子。”

刘仪被气得变了脸色，急急地怒斥道：“这房子是我娘家出的钱，法院也判给我了。你不是有本事吗？自己给你儿子买房子娶媳妇啊！”

我们听到这番对话，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那老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忽然举起手来，狠狠地打在刘仪的脸上。她因为抱着菲菲，所以没能避开，脸颊迅速泛起红红的手指印。

老太太还想打人，我一下子反应过来，一把将她拉住了，“你想干吗啊！”

“哪里来的野丫头？滚开！”老太太一把将我推开。我摇摇晃晃差点儿摔倒在地。

那个老太太又指着刘仪骂道：“法院懂个屁！你嫁到我们家，陪嫁的东西就是我们家的，哪有再带走的道理？”

刘仪顿时火冒三丈，冲着她大吼道：“我跟你儿子早离婚了，我的东西我当然要带走。想要我的房子，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这时，有饭后散步的人慢慢向这边走来，人群中有知道内情的人指指点点的。老太太愣了一下，醒悟过来后就松开了刘仪的衣裳，一屁股坐在地上，随后拍着大腿哭喊道：“老天真是不长眼啊！这个恶毒女人只会生赔钱货，是要断我们家的香火啊！还要我儿子给抚养费，叫她打胎她不打，还将我们赶出家门说要离婚，你们说这种女人要了有什么用？”

我抬头看了看围观的人的神色，还好那些人都对老太太露出不屑的神情，其中有几个耐不住性子的，七嘴八舌地指责老太太老封建，谁家姑娘要是嫁到他们家，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我心下顿悟，心中不由得同情起刘仪来。我上前扯了扯刘仪的胳膊，示意她赶快离开。

刘仪只是紧紧抱着哭泣的孩子，生怕她再受到一点儿惊吓，全然没有了主意，顺从地跟着我向前走去。

然而，那个老太太如何肯放过刘仪？她站起来想拉住刘仪，吓得菲菲越发哭闹得厉害，老太太厌恶地盯着菲菲，扬起手就要打孩子。

围观的人终于看不过去了，上前将她一把拉开，指责她道：“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孙女，怎么这么狠心……”

“什么孙女，我儿子才不会生这种赔钱货！”老太太不乐意了，嘟囔道。

刘仪忽然挣脱了我的手，将菲菲往我怀中一放，跳起脚对老太太怒吼道：“对，我女儿跟你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跟你们也没有任何关系。今天我还就告诉你了，想要我的房子，门儿都没有！你心眼这么坏，活该断子绝孙。”

老太太一听，又坐到地上开始哭闹，嘴上还嘟囔着：“你们这些城里人合伙欺负我一个老太婆啊！这可叫人怎么活啊！”

我们终于在别人的保护下走进楼道。关好楼门后，刘仪才把憋着的委屈和伤心流露了出来，失声痛哭，抽噎不止。

避祸引来凤凰男5

我本来就替她难过，看到她这个样子就更加伤心了，但也只能耐心安慰她。冯凌也帮着骂了几句那个老太太，让刘仪以后不要理她。

刘仪听到这话，啐了一口唾沫，说："这种人根本不知羞耻，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地方都敢闹。你越是不理她，她越觉得你怕她。"

望着我们错愕的表情，刘仪含泪告诉我们，自从她跟前夫离婚后，老太太经常来找她闹，目的就是要抢走刘仪现在居住的房子，好让她儿子再婚。

刘仪本来是一家网站的市场经理，主要负责策划网站活动。老太太见刘仪不肯腾房，就跑到公司去闹，到公司闹了没效果，就跑到活动现场去闹。这样下去刘仪自然没有办法开展工作，饭碗也丢了。

以后不管刘仪去哪家公司，老太太只要听说刘仪在那里上班，就跑去闹，久而久之刘仪找工作越来越困难，百般无奈才到现在这家公司做编辑，原想着不用跑现场，自然不会让老太太找到，结果今天还是碰上了。

菲菲鼻涕眼泪一起流，弄得满脸都是，含混不清地对刘仪说："妈妈，都怪菲菲不是个弟弟。"看到孩子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心里更加难受。

刘仪擦去她脸上的鼻涕和眼泪，轻声细语地哄着她别哭。

我无意间看到冯凌紧绷着脸，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线，神情很恍惚，细长的眼微眯着，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刘姐，你就没想过报警？"冯凌片刻才回过神来询问道。

刘仪连忙摇头，一脸的无奈，"当然报警了，但老太婆很野蛮，看到警察就说人家非礼她。无奈之下警察说这是家务事，他们也不好管。"

我们都明了地点了点头，却一点儿主意也没有，只能站在楼梯上发呆。

这时冯凌看了看手机，哇地叫出声来，我们都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

冯凌哭丧着脸道："我跟男朋友约好八点钟一起吃饭的，结果今天做策划案给忘了。"

我们看了一眼她的手机屏幕，发现还不到八点，就叫她快点儿去，现在走还来得及。

冯凌对刘仪说了声"不好意思"，便匆匆离去了。

刘仪一言不发地凝望着紧闭的楼门出神，片刻后才道："苏兮，你今天可不可以陪我一起照顾菲菲？这孩子受到惊吓就会生病。"

我点了点头，将菲菲还给刘仪，跟在她后面上楼。

所幸菲菲吃过饭后睡得很安稳。刘仪来到书房，低声啜泣道："女人千万不能嫁错人，我当时就是不听我妈的话，非要跟他结婚，还将家里的存款全部骗出来买了这个小房子，还好我妈当年很聪明，不然……唉！我真是该死。"

我仰头看着她，只见她眸中有深深的悔恨。四周一片寂静，加上刘仪很伤心，屋里的氛围叫人格外悲伤。我忽然想起李媚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好父母，再找不到一个好男人，那她这辈子就算完了。

难道女人一辈子只有依附别人才能生存？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

等我忙完，夜色已经很深了，窗外满天星光。我换了一个舒适的姿势躺在床上跟刘仪说话，通过交谈了解到了刘仪这些年的辛苦。同时我也感慨，拥有这样经历的女人都可以乐观地面对生活，为人处世依旧如此热情，我还有什么资格天天感伤呢？

第二天清晨，刘仪照例将菲菲送到幼儿园，我们才去上班。

我们俩刚刚走出电梯，诸威就跑过来低声道："刘姐，你们记得从后门进公司啊！"

我眼皮轻轻一跳，问："这是为什么？"

“不会是有一个老太太在正门闹事吧？”刘仪的语气明显有些紧张。

诸威点了点头。我跟刘仪的心瞬间黯淡下来，偷眼看了看大门口，那里果然围着很多人。

我忍不住道：“这老太太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刘仪思索片刻，脸色微微发青，忽地怒声道：“难怪昨天有人没做完她关心的策划案就要走，原来是玩这个把戏。”

我刚要说什么，冯凌从旁边走来，惊讶地扬声道：“刘姐，你怎么现在才来？出大事情了！”她的声调还不是普通的高，我敢肯定她绝对是故意的。

果然，大家的目光刷的一下齐齐投向我们这边。

刘仪也不管别人的目光，脸上带着一丝讥诮的冷笑，缓缓地道：“你就怕我今天不来吧？”

此话一出，冯凌登时满脸通红，不过她反应很快，迅速指着我说：“苏兮，不会是你搞的鬼吧？”

“我？”我迟缓片刻，刚要分辩，刘仪语气凌厉地说：“苏兮昨天晚上一直跟我在一起，她还真没有这个机会。”

我心下一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幸好我昨天晚上一直陪着刘仪，不然今天的事还真说不清楚。

冯凌显然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微微有些错愕，脸色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一脸委屈地自言自语道：“这老太太还真厉害，这么快就找过来了。”

的确，那老太太真的很厉害，此时已经扑上来准备打刘仪。所幸诸威反应敏捷，一把将刘仪推开，老太太没有收住脚，一掌拍到另一个人身上。

大家放眼望去，都大呼不妙，那一掌居然拍在平时以严谨出名的人事经理身上！老太太发现打错了人，迅速指着刘仪破口大骂，内容跟昨天差不多，大意就是说刘仪不腾房子，想让他们家断子绝孙。

“你们都不用做事吗？”看着眼前的混乱场面，为人严格的人事经理果然大怒。刚刚还在围观的人一听这话马上一哄而散，老太太的骂声更加清晰。

路漫漫正好路过这里，看到这个情景，惊讶过后，迅速拿起手机叫来保安，指着他们道：“你们是怎么做保安工作的？这种可能危害人身安全的人都敢放进来，如果我们公司员工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谁负责？”

看着保安将老太太拖走后，我暗暗松了一口气，刘仪的神情依旧很尴尬。

人事经理的脸色依旧很难看，路漫漫下意识地挡在我们与人事经理之间，恬和淡定地笑道：“许姐，事情解决了，一起进去吧？”

人事经理看着路漫漫的笑脸，满腔怒气反而不好爆发出来，只能极力克制着，可是说出来的话依旧有些严厉，“漫漫，你跟我来一下。”说完，看也不看我们一眼就走了。

错误的婚姻1

路漫漫看见人事经理已经走远了，无奈地苦笑道：“苏兮，你陪刘仪去茶水间休息一会儿。”

刘仪呆呆地看了我一眼，神情悲凉，哽咽着道：“苏兮，看来这份工作我也保不住了。”

看着她沮丧的样子，我心里更加不好受，只能安慰道：“还没公布结果呢，你怎么这么没信心？你昨天不是还劝我不要轻易放弃吗？”

“算了，以前都是这个样子，估计一会儿路经理就得找我谈话。”刘仪随即有些恨意，啐了一口怒道，“真没想到冯凌会这么恶毒。”

“苏兮，马上要开会了，你过来做记录。”听到叫声，我一转头看见路漫漫站在门口，脸上似有怒气犹未消减。

刘仪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讷讷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眼巴巴地望着她。

路漫漫见状，勉强笑着安慰她：“刘仪，你要是没什么问题就去做事吧！如果身体不舒服，可以请假回家休息半天。”刘仪慌忙摆手表示不用请假。

坐在会议室里，我才明白原来路漫漫跟人事经理在如何处理刘仪的事情上发生了争执，但双方都不肯让步，无奈路漫漫只好跑去找运营部门理论，于是便有了这场内部会议。

我手中紧紧地握着笔，头一次感觉到何思亮分配给我的会议记录员的工作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会议进行的过程多少让人有些心灰意冷，路漫漫仍在跟人事经理激烈地争论着。

人事经理说：“刘仪已经严重影响了工作的正常运行，给公司的名誉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她必须马上走人，防止那个老太太再来闹事。”

路漫漫反驳道：“刘仪也是受害者，没有必要为别人的无理取闹承担后果。何况她的工作一直完成得很好，如果这个时候让刘仪走人，公司是不是有失公道？”

显然这两个女人是互不相让，运营部门负责人若无其事地用笔记本在上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看得那么入迷。旁边的同事更是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无论谁发言他们都赞同地点点头。

我不禁感叹世态炎凉，同时也感受到人在职场的无奈。路漫漫向来受公司高层的称赞，人事经理更是随时可以让大家丢掉饭碗，两个人都是不好惹的主儿，更何况这是编辑部的事情，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显然这种争执是不会有结果的，同事不会因为刘仪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我不知道路漫漫为什么这么执著，这完全不像她平时的风格。

不知道是被这些人事不关己的态度惹怒了，还是这样的气氛太压抑了，我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道：“明明是那老太太想占刘仪的房子，怎么反而成了刘仪的错？现在的男人不会都是这么想的吧！难道都觉得占据女人的财产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人事经理有些不高兴了，瞟了我一眼，“苏兮，好好儿做你的会议记录，这里没你什么事。”

这句话让我很恼怒，微眯了眼，冷眼看着人事经理，“身为公司的一员，我为什么不能发表意见？”说完这句话，我忽然想到可以利用一下何思亮的关系，就问运营部门负责人，“文总，你上次不是还跟何副总说大家都是公司的一员，都有权利知道公司的事情吗？”

运营部门负责人从容地对我笑了一下，说：“是啊！是啊！”眼睛却盯着笔记本屏幕，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呼道，“没想到刘仪还很能干，负责过这么多成功的市场推广活动。”

我们都被运营部门负责人态度的突然改变搞得莫名其妙。

运营部门负责人将目光投向路漫漫，称赞道：“漫漫，不错啊！花实习编辑的价钱请了一个全方位的人才。”

大家都感觉到运营部门负责人溢于言表的欢喜，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这时，路漫漫对我投来赞许的目光，那目光十分友善，我都怀疑是不是看错了。

“刘仪就算留下来也得调部门，她不适合在编辑部。”人事经理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让我佩服的是那眼神中完全看不出喜怒。

“当然，当然！正好市场部缺活动策划，直接调刘仪过去吧！”运营部门负责人将手往桌子上一摊，很快做了决定。

对于这样的决定，路漫漫显然没有想到，嘴角动了几下但没再说什么，只能点头表示同意。

当会议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路漫漫突然真挚地对我说：“苏兮，谢谢啊！”

我有些受宠若惊，也不明白路漫漫要感谢我什么，好像我要感谢她才对啊！

等我回到办公室时，刘仪已经被运营部门负责人叫去谈话了。

冯凌的脸上明显挂着得意，我恶狠狠地剜了她一眼。她掩饰地低下头盯着电脑，装出认真做事的样子。

错误的婚姻2

这时，MSN上弹出一条消息，原来是诸威向我打听刘仪的情况。我一抬头，见他满脸的关心，很是诚恳。得知上面并没有让刘仪走的意思，他给我发来一个大大的笑脸，并表示刘仪的工作能力很强，走了真不公平。虽然他也想留下来，不过他知道他的能力与公司的要求有差距。

我内心微微有股暖意流动，谁说竞争之中就没有人情存在?

刘仪从运营部门负责人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她向我做了一个胜利的姿势，诸威看了暗暗松了一口气，冯凌的脸色却变得异常难看。

我也懒得管这个女人是什么表情了，跟刘仪还有路漫漫一起去吃饭庆祝。

刘仪举起酒杯对路漫漫表示感谢。路漫漫轻轻抿了一口，笑着说："我也是保护自己的下属，这是身为领导的责任。"

我并不明白这件事与领导的责任有什么关系，然而刘仪却明了地点了点头，"我明白，不过依旧要感谢你。"

路漫漫的语气变得悲伤起来，"女人出来打拼本来就比男人困难，咱们女人何苦还要为难女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我也是个女人。"

我揣摩不透路漫漫在悲伤什么，却见她指着我说："其实你更应该感谢苏兮，我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人事经理的决定，也没有办法影响运营部门负责人。"

我微微一愣，忽然明白路漫漫为什么非要叫我一起去开会。刘仪感激地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感谢的话，但她眼神里的东西我全都明白，于是微微一笑，握住了她的手。

本来试用期内的员工去留问题根本不用惊动何思亮，路漫漫只是利用我跟何思亮的关系来压制人事罢了。然而我并不讨厌这种利用，反而感到高兴。

我第一次感觉到认识何思亮也不是一件坏事。怀着这样的感激，我再见到何思亮的时候对他的态度明显友善了很多，总是笑眯眯地跟他打招呼，搞得何思亮很奇怪，不停地摸自己的脸，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东西似的。

路漫漫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虽然依旧会把我叫去谈话，但态度有了明显改善。我能感觉到她是真心想教我些东西。

刘仪说这可能是因为那次会议上我的表现才让路漫漫发生的改变，但是我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那天早上，我刚要出门就遇到李洁过来找皓天。她看我的眼神明显充满敌意，并且跟我争执了两句，搞得我一上午心情都不是很好。怕影响工作，我只好站在茶水间调整一下心情。

我正在慢慢整理着凌乱的心绪，就听到休息室里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仔细一听，是刘葆华向路漫漫打听我近期的情况。

路漫漫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装作若无其事的口气询问刘葆华跟我什么关系，并跟他开玩笑说他这样关心我明显超出了普通同事的交情。随后是良久的沉默，就在我以为他们已经离开的时候，刘葆华忽然叹了一口气，郑重地向路漫漫解释道："苏兮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关心过她们，我这个做哥哥的总觉得很羞愧。"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下子愣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站在原地无法动弹。我使劲咬着下嘴唇，压抑住想打电话问妈妈的冲动。

一直以来，妈妈绝口不提关于爸爸的任何事情，就算我有时候撒娇向妈妈打听，也被她凌厉的眼神吓得不敢再问。我偶尔从李阿姨的口中得知，那个男人娶我妈妈时，老家早就有了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并给他生了一个男孩儿。现在想来，那个男孩儿的年龄跟刘葆华差不多……

我觉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等再见到葆华时，我只觉得异常尴尬而难堪，根本无法面对他。他再叫我一起吃饭，我总是找各种理由推掉。久而久之，他的热情也变得淡漠，见面也仅限于点头。

每次庞杰约我一起出去，我内心深处总想拒绝，然而每次总会跟他一起出去，我将这种情况归于我太寂寞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的朋友并不多，皓天我是不想招惹的，天天给江瑜当电灯泡也让我觉得尴尬。除了王森偶尔陪我去孤儿院看看妞妞，就只有庞杰可以陪我了。

我每次跟庞杰吃饭都是AA制，这个男人总是在结账的时候准确无误地报出各自要付的费用。我虽然暗自在心里嘲笑他小气，却也舒了一口气，起码这样让我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两个都很寂寞的人，需要有人陪着一起打发时光而已。

一天傍晚，我跟庞杰在餐厅里刚选好位置坐下，何思亮就走过来跟我打招呼道："兮兮，跟男朋友一起吃饭啊？"

听到他这样称呼庞杰，我内心一片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半晌才含混不清地嗯了一声，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

何思亮听后不由得眉头紧皱，随即浅浅地笑了，莫名其妙的光芒从他眼眸中一闪而过。

庞杰的笑里竟然带了一点儿羞涩，显得很兴奋地邀请何思亮，"哥哥，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

何思亮一愣，瞧了我一眼，?笑非笑地说："我还有事，你们慢慢吃吧！"他走到门口还频频回头叮嘱我，"苏兮，吃完饭就早点儿回去吧，晚上外面很乱。"

我几乎不敢抬头看他，只是如常微笑着答应。

很意外的是，庞杰那天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很大方地说他买单，怎么也不肯收我的钱。

错误的婚姻3

刘仪被调到了市场部，也没有人再对我指指点点了。迷茫过后，我反而变得更加有主见。四个人的竞争变成了三个人的，少了最有能力的对手，其他人应该都有机会，我们变得更加努力。

但是结果却不遂人愿，本来都确定了要离开的冯凌，却因为诸威在体检中查出携带有乙肝病毒而留了下来。

路漫漫接到这个通知后，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人事部门还下了通知，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近期组织全公司体检。

于是大家遗忘了对诸威的同情，纷纷指责诸威这样的人没有公德心，有病还跑出来工作，要是被他传染了可怎么办？！

生活就是如此让人眼花缭乱，事情也总是一件接着一件。我还没有从这件事中走出来，发生在庞杰身上的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跟他断绝来往。

那天，庞杰约我晚上一起吃饭，他没来公司找我，而是打电话告诉我的。让我更奇怪的是平时只选大众价位的庞杰，这次却选了一家以价格昂贵出名的法国餐厅，还神秘兮兮地叫我准备一份送给女孩子的礼物。

难道这小子有艳遇啦？我随手将办公桌上的玩偶塞进包包，怀着无比的好奇赴约。

在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好几回后，庞杰才在我无比期盼的目光中牵着一个女孩子出现。

我正惊讶时，庞杰拉着那个女孩子跟我介绍道：“苏兮，这是我妹妹庞如真。”

我抬起手礼貌地跟庞如真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就低下头看着手里的菜单。我真的很饿啊！我等了近一个小时，原来上演的是兄妹相聚

的戏码，看来有时候好奇心还真不能太丰富。

庞如真盯着我手中的菜单，似笑非笑地看着庞杰，那神情中的挑衅十分明显。我的手停滞了几秒，然后继续翻看着手中的菜单，心想这肯定又是一个让人宠坏的小姑娘。

“哥。”庞如真怯生生地叫着庞杰，不满地朝着我努了努嘴，那语气像受了无尽的委屈。

庞杰先是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她，发现她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我手中的菜单，就将手伸到我面前，“苏兮，把菜单给如真，让她点菜吧！”

哼！摆什么谱！可是我得有我的风度啊！我只能嫣然笑道：“好啊！”说完，就准备把菜单递过去。

谁知庞如真脸上的挑衅更浓了，抬手想接我手中的菜单。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任性的脾气一下子上来了，“服务员，麻烦你再拿一份菜单过来。”

我装作没看见她尴尬地伸在空中的手，反正以前跟庞杰吃饭都是AA制，谁也不占谁的便宜，我干吗要委屈自己看别人的脸色？

庞如真见庞杰没有帮她的意思，像是受了什么刺激，看我的目光中有了凌厉的恨意。看来她是一个有恋兄情结的小姑娘，可是这又关我什么事？她凭什么对我一副深恶痛绝的模样，凭什么我要迁就她？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庞杰明显感觉到气氛中的尴尬，干笑两声，摸了摸庞如真的头发，说：“如真，你想吃什么就点吧！今天你苏姐请客，别跟她客气。”

我一愣，抬眼看去，庞杰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显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庞如真听到这句话，欢喜之色溢于言表，“这个，还要这个，再加一道鹅肝酱，还要一瓶白兰地。”

神哪！这是什么跟什么啊！这个庞如真有一股气不死我也要吃穷我的气魄，我思来想去也不明白我是哪年哪月得罪她啦！

算我倒霉！但我将这笔账算在李洁头上，这个女人介绍的人果然跟她有一样的爱好，那就是吃穷我。我决定出去调节一下心情，免得一会儿被气得内伤。

“苏兮，你去哪里？”庞杰见我站了起来，就睁大眼问我。

我连头也懒得回，说：“去洗手间。”

“等一下，正好我也去。”庞杰也站起来，跟在我后面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

离开庞如真的视线，庞杰一把拉住我，问：“苏兮，我叫你准备的礼物带来了没有？拿出来我看看。”

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带了！”说完，我就走进洗手间。这个人有没有搞错？想讨好自己妹妹可以关上门慢慢讨好，拉着我做什么？

这顿饭吃得非常压抑。在饭桌上庞如真想尽一切办法打击我，这让我很佩服自己，被陌生人搞成这样，居然还能保持风度坐在这儿谈笑风生，看来几个月的职场磨炼还真是有效。

当庞杰说我有礼物要送给她时，庞如真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笑嘻嘻地说：“苏姐，你有礼物要送给我？是什么好东西？”

我一边伸手从包中往外掏玩偶，一边暗自庆幸：还好这是客户送的小玩意儿，不然我真的会很心疼啊。

那两个人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忽然庞如真眼里闪烁着惊喜，指着我脖子上的项链，惊呼道：“哇，好漂亮的项链，可不可以让我看看？”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项链。这条玉石项链是我妈妈送给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玲珑剔透的玉石被雕成花瓣的形状，据说是我外婆当年的陪嫁之一。

庞如真见我没有取下来给她看的意思，不甘心地撞了撞庞杰的手肘，低声叫道：“哥！”

“苏兮，你就取下来给如真看看吧？”庞杰艰难地开口跟我商量。

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模样，我有些不忍，反正只是看看，我也没必要这么小气。想到这里，我就将项链取下来递到庞如真手中。

庞如真一边拿着项链在自己胸前比划，一边问庞杰：“哥，你看我戴着好看不？”

庞杰连连点头，“好看，我们家如真戴什么都好看。”

人家在演兄妹情深的戏码，我只能望着半透明的玻璃门出神，连庞如真询问我是不是好看也没有留意，只是低低地嗯了一声，算是回答。

“哎呀，我戴着这么漂亮，那就送给我吧？谢谢你啊，苏姐！”

听到庞如真这句话，我的心猛地一紧，慌忙站起来从她手中抓回项链。不是吧，初次见面就敢这样跟别人要东西，怎么这么没有家教啊！

庞如真显然没想到我会直接拿回去，抬头打量了我许久，眼中似乎又泛起了泪花，“哥哥，你还跟妈说她很大方，怎么这么小气？”

小气？你大方一次给我看看啊！我忍不住瞪了她一眼，继续喝着果汁，极力克制着心中的恼怒。

“好啦！好啦！这么大的人还动不动就哭，丢不丢人啊？”庞杰慌忙安慰她，还将手掌摊到我面前，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对我说，“苏兮，不就是一条项链吗？你看如真这么喜欢，就送给她吧？”

不就是一条项链吗？说得真轻巧！先不说项链的价值，光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就不允许我送人，何况还是一个跟我毫无交情的人。

我自然是不会跟他们解释这些的，只是抬头看了庞杰一眼，“不可能。”我这样直接的拒绝让庞杰的脸颊泛起浅浅的潮红。

庞如真的唇角缓缓拉出一丝失落的弧度，嘀咕道：“哥，你看她，你看她这么不给你面子。”

错误的婚姻4

庞杰在旁边听到这句话，面上有些挂不住了，伸手过来抢我握在手中的项链，还严厉地低吼：“苏兮，把项链给我。”

听到他的话，我心中的怒火熊熊燃烧，什么玩意儿，明明是我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还真是不要脸！我随即紧紧捏着不放手，可是他的力气比我大，眼看着项链就要被他抢走了，我情急之下用另一只手狠狠地将他跟我抢项链的手打落。

事已至此，我也懒得去看这对兄妹的表情，努力压抑着怒火，提着包准备走人。我刚走了两步，却被庞杰拦住了去路。

“请让开！”我眉目间骤然涌起恼怒，语气却依旧平淡如常。

庞杰显然没看到我的恼怒，跨步上前拉住我的手臂，我胳膊上顿时泛起血红的印痕，虽然我很想保持风度，但实在是太痛了，我使劲把他的手甩掉了。

“苏兮，如果你今天不把项链送给如真，咱们以后就别见面了。”庞杰的言辞坚决而果断。

我对庞杰言辞中的威胁嗤之以鼻，什么人哪，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不是你给我打电话找我，我才懒得理你呢。此时，我也怀疑他天天来找我吃饭是不是就为了开发票到公司报销。

想到这里，我就更加看不起他了，怒道：“谢天谢地，你以后可千万别来烦我了。”

大概是忌讳这是公共场所，庞杰没敢再说什么，庞如真却气急败坏地对他说：“哥，她还没有付账，你怎么叫她走了？”

有一个初次见面就跟人要东西的妹妹，哥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现在还没有露出狐狸尾巴，大概是功底太深了。想到这里，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跟庞杰划清界线。

我刚刚走出餐厅，后面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以为是庞杰出来找事，正要发火，转头一看，原来是路漫漫。

我平息了一下情绪，神情怡然地跟她打招呼，“漫漫，怎么是你啊？”

“我刚刚吃完饭，正好路过这里，就看到你气呼呼地跑出来了。”路漫漫指了指我刚刚走出来的餐厅，笑吟吟地对我说。

估计刚才跟庞杰抢项链的一幕全让她看见了，我有些不好意思，指了指胸前的项链，解释道：“这是我外婆的遗物，真的不能送人。”

路漫漫脸上的笑意更浓了，微微颔首，“不管谁的东西，都绝对不能送给庞如真这个不要脸的。”

我一边猜测着她是怎么认识庞如真的，一边调侃道：“啊，你也认识这个离谱的女人啊？”

路漫漫似乎看懂了我眼中的惊讶，扬起嘴角道：“这对兄妹哪里是离谱，简直就是极品！”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路漫漫就问我：“你不会是庞杰的女朋友吧？”

听到这句话，我冲着她翻了翻白眼。

路漫漫看到我搞怪的表情，调侃道：“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我没好气地反问她：“当然不是啦，我有这么不幸吗？”

路漫漫忙迭声道：“不是就好，不是就好。”接着自嘲道，“很不幸，庞杰那个自称是凤凰的男人跟我表姐是同学，更不幸的是他还差点儿成为我的表姐夫。”随后她问我是怎么认识庞杰的。

我忍不住啊了一声，然后将我跟庞杰认识的经过大概说了一下，最后还强调说：“看到庞如真这么可怕，我已经决定跟庞杰断交了。”

路漫漫忽然面露鄙视之意，“庞如真也算可怕？她妈更是一个要钱不要脸的主儿，不知道拐走了我表姐多少东西。还好我表姐最后看透了这家人的自私自利，临近结婚的时候解除了婚约，不然这辈子就算完了。只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庞杰一点儿长进也没有。”

我和路漫漫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多。她还告诉我前些日子她对我态度恶劣，是因为她以为我跟葆华有什么暧昧关系。当一个人愿意向你

坦白她曾经对你的不好印象，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把你当成了好朋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路漫漫从同事关系变为朋友，最后变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两个单身的女人没事的时候就一起吃饭、购物，倒也乐在其中。

由于路漫漫暗恋葆华，我决定帮她一把。我对暗恋之苦有深刻的理解，我与皓天之间是没希望的，纵然李洁再怎么不好，但是我很不齿出手抢别人男朋友的行为。

现在我要努力促成好朋友的姻缘，这也是在做好事。然而事实总是让人不能如愿，就在我上班时正策划着如何促成葆华跟路漫漫时，QQ上葆华许久没有闪动的头像忽然弹出一条消息：周末一起吃饭吧，算是告别。

我惊讶地询问他怎么回事时，他迅速回过来一句话："不小心中奖了，上海有家公司邀请我过去工作，正好回家结婚生子。"

我对葆华有种说不清楚的情感，也许他真的是我的哥哥，平时也不知道如何面对他，所以就一味回避。现在突然听说他要走，我心中涌出失落，随手在对话框上打了句"恭喜"，却收到葆华让我带路漫漫一起去的消息。

我忍不住抬头看了看路漫漫认真工作的样子，想了很久也不知道如何告诉她这件事，最后还是决定让葆华自己跟路漫漫说。

不知道葆华怎么和路漫漫说的，那天路漫漫看起来异常兴奋，一改平日稳重正统的穿衣风格，换了一件淡粉色蝴蝶袖的小洋装，外面套了件米色裙摆风衣，衣服将身材衬托得很完美，脸色也显得娇艳欲滴。

看到我后，她还忍不住转了几个圈，问我好不好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望着她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将事实告诉漫漫，免得她一会儿知道了真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苏兮、漫漫，来得这么早啊！”葆华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我跟路漫漫之间的交谈。漫漫转过头，激动地伸出手准备跟他打招呼。

“啊，你们这是……这是……”失魂落魄的路漫漫指着葆华出现的方向有些语无伦次。

我抬头望去，葆华跟市场部的专员蓝蓝一起走过来，葆华的手自然而然地搂在蓝蓝的腰间。

漫漫清秀的脸颊上霎时爬满了不可思议和惊悸，她低垂眼睑，自言自语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看到路漫漫的失态，我心里的担忧更重了。顾不得看葆华脸上的尴尬，我干笑道：“葆华，保密工作做得也太好了吧？也不向我们介绍介绍？”

“哈哈，这是我女朋友，市场部的蓝蓝，应该都不陌生吧？”葆华露出笑容，指着旁边的蓝蓝向我们介绍。

“啊，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蓝蓝刚进公司没几个月呢。”路漫漫不假思索地反问道，那语气让蓝蓝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错误的婚姻5

“哦，”葆华听到这句话明显有些尴尬，含混不清地说，“也就近几个月，这不是缘分来了嘛！”

漫漫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蓝蓝，眼神中透着奇异的光芒，看得蓝蓝的脸微微红了，只是羞涩地低头，仿佛在刻意回避着什么。

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生怕她再问出什么让人尴尬的话来，赶紧拉了拉漫漫的衣袖，“咱们别站在这儿闲聊了，进去再说吧。”

葆华听到这话明显长舒了一口气，喃喃地道：“是啊，估计他们都到了。”漫漫听到这话没再出声，乖乖地跟着一起走进去了。

在包厢里，葆华小心翼翼地照顾着蓝蓝，眼中完全没有其他人。这时，路漫漫已然冷静下来，闷闷不乐地坐在那儿看着他们。

这时，葆华微笑着夹了鱼片放在蓝蓝的碗中，“多吃点儿鱼，这个补脑。”

蓝蓝微微地点了点头，忽然捂住嘴巴干呕了两声，作势要吐出来了。

葆华看到她这个样子，忙问：“怎么啦？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蓝蓝脸色一红，低声说：“没什么，正常反应而已。”

听到这话，席间的人一下子就明白了，纷纷举杯恭喜他们，那些刚刚还起哄让蓝蓝喝酒的技术部的帅哥都很自觉地不再去找她。

几杯酒下肚，大家的兴致明显高了许多，纷纷起哄让他俩讲述认识的经过。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不由得感慨现在真是世风日下，奉子成婚也能变得如此光明正大。

也许是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发展如此神速，路漫漫脸上的失落更浓了，仿佛在后悔些什么。

有情无情都是痛1

散场后，漫漫拉着我坐在广场的台阶上不愿意回家。她问我是不是每个男人都是用下半身思考，是不是每个男人都喜欢等到奉子成婚才会迎娶新娘。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劝她想开些，感情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然而路漫漫却摇摇头，露出悲伤的笑容，说："苏兮，你不明白。我以前有一个相处了几年的男朋友，可就在我想嫁给他的时候，他忽然告诉我他要跟别人结婚了，只是因为他跟那个女人上了床。经过那次打击，我就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事业上，这几年也算发展得不错。可是女人终归要嫁人的，否则流言蜚语也能压死人。等我回过头来再考虑个人问题时，才发现同龄人要不已经结婚了，要不就是有了谈婚论嫁的对象。"

她言语之间充满对未来的担忧，我想开口劝几句，却发现语言在此时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默默地陪她坐在那儿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

我们坐在那里坐了很久，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路漫漫终于坐不住了，站起来对我说："苏兮，咱们找个地方喝酒吧？"

她悲伤的样子让人心生爱怜，我不忍心拒绝，只能舍命陪君子，跟她一起跳上一辆的士，奔向三里屯。阵阵清凉的晚风钻进疾驶的出租车里，让漫漫平静了许多。我觉得以她的性格就是喝酒也不会出太大的乱子，然而事实证明我又一次失策了。

坐在酒吧里，路漫漫很豪爽地一瓶接一瓶地喝着，咕嘟咕嘟，几口就是一瓶，那架势好像她喝的不是酒而是白开水。我好不容易劝她放下手中的酒，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站在一旁看她跳舞，她跳得很好，许多人围着她，有尖叫的，有拍手的。我觉得放纵一下也好，起码可以忘掉痛苦，更何况他们根本没有开始，又何来的结局？于是，我就放心地坐在座位上休息。

可是等我再抬头时，刚刚还在舞池中央扭动身体的路漫漫已经不见了。她喝了那么多酒，大脑本来就不清醒，又是在这种地方，我打了一个冷战，寒意从骨缝中沁出来。

周围到处都是人，灯光灰暗，再加上嘈杂的音乐，根本无法分清谁是谁非，更别说要找一个人。

等我穿过重重人群找到她的时候，这个女人正很不让人省心地跟几个文身男人在一起喝酒，那姿势比旁边陪酒的小姐还要妩媚，难怪我拉她走的时候，那几个男人死活不肯放人。

我想尽办法将已不清醒的路漫漫拖出酒吧，还没等拦到的士，几个穿着整齐的人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准确地说是跟我旁边的路漫漫打招呼道："这位小姐，刚刚不是说要跟我们一起吃夜宵的吗？怎么现在就要走啊？"

"嗯，我说过吗？好像是啊！"路漫漫此时有些语无伦次，所幸并没有跟他们走的意思。

就在这帮人纠缠不清的时候，刚刚那几个文身男人也跟出来，一个胸前文着老虎的男人指着拉我们的男人说："小刀，你小子他妈的穿上西服装白领，就敢跟老子抢女人？"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肯跟小刀这帮人走，他们本来就有些生气，此刻冷眼看着蛮横的文身男道："老虎，你小子别以为文条老虎就是老大，给我哪儿凉快哪儿玩去。"

看到这两帮人互不相让，马上就打起来了，我吓得冷汗直流，整个人愣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而旁边唯恐天下不乱的路漫漫还笑得合不拢嘴，怎么拉也不肯走。

不知道是谁打了110，警笛的长鸣声让我清醒过来，拉着路漫漫准备夺路而逃，却让警察同志以协助调查的名义带上了警车。

警车上有清新的柠檬香气，路漫漫闻久了微微清醒了，拉着我的手叮嘱道："苏兮，千万别把这件事闹到公司。"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已靠在我肩上沉沉地睡去了。我哭笑不得，这个女人还真行，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她的职业形象，只是苦了我，因为我要想办法跟这些警察哥哥们周旋。

来到警察局，他们让我们先坐在一旁歇息，就领着刚刚打架的两帮人到别处问话去了。我以为等他们问完话就可以放我们走了，却没有想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过来问我们的警察态度明显很不耐烦，原来那两帮人一口咬定我和路漫漫是两个陪酒女郎，他们不过是为了我们争风吃醋而打架的。

无论我怎么解释，警察都不肯相信我们只不过是去喝酒的普通老百姓，还不置可否地说："两个女人没事泡什么酒吧啊！"

这句话让我脸上再也挂不住了，不由得反问道："两个女人不能去泡吗？难道两个男人就可以吗？一男一女的话谁还去泡吧啊！"

"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儿找麻烦了。如果只是去酒吧消费，那就把身份证拿来，告诉我工作单位吧！"那警察忍不住打断我的话，不耐烦地说。

有情无情都是痛2

我正准备说出工作单位时，忽然想到路漫漫交代过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到公司，便不知该如何回答，沉默了。警察催促了好几回，我咬紧牙表示没工作单位。

“没工作单位？身份证总有吧！”那个警察看了我一眼，言语之间有掩饰不住的怀疑。

唉，我还真没带身份证，谁知道出去吃饭也会闹出这么多事啊！

警察忍不住叫起来：“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身份证，还口口声声让我相信你，你叫我怎么相信你？”

“谁出来玩带身份证啊！”虽然心虚，我依然说得理直气壮的。

“行了，你们总有亲戚朋友吧？找个认识的人，让他带上身份证过来保你们出去吧！”

我一听，心情忍不住好起来，想着叫谁来保我们出去。皓天？他显然不行，下午我走的时候李洁也在，让她知道了指不定会说出什么话来排挤我；江瑜？这小子好像跟柳铭跑到怀柔玩去了；葆华？还是算了吧，路漫漫看到他就难受，更何况人家现在还要照顾大肚子呢。

我思来想去，只有何思亮合适。可是真叫何思亮过来，估计这件事就成为把柄，他会抓住机会让我抬不起头来，光想想就觉得有寒意。

“你不会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吧？”我张了张嘴想要解释，警察打断了我的话，“别找理由啊。没人来保你们，谁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那就接受拘留吧！”

啊？拘留！我显然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也顾不得以后了，一边掏出手机找何思亮的号码，一边阻止他说：“我想到人了！你千万别拘留我们！”

一个熟悉的号码映入我的眼帘，霎时让我决定放弃何思亮而按下那个号码。电话响了许久也没有人接，我不好意思地自言自语道：“可

能是睡得太死了。”

就在我要放弃这个人再找何思亮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迷迷糊糊的声音，让我兴奋得差点儿尖叫起来。

王森还没听我讲完，便表示马上过来接我们。当他问我在哪个分局时，我不由得抬头望了望周围，愧疚地垂下头，“很不巧，就在你上班的地方。”

约摸一刻钟后，王森就跑进来对审问我的警察说：“小胡，这是我的朋友，两个女孩子无聊跑去喝酒，将她们放了吧！”

小胡一看是王森，忙说了声“好”，填了一个单子让我们签字后，就让我们走了。

走出警察局，我回头打量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进出两回了，每次都是王森解围，心中不免升起一股感激之情，望着他淡淡地笑了。

王森见我笑得莫名其妙的，不由得觑了一眼醉醺醺的路漫漫，“行了，先送你朋友回家吧！记得给她准备点儿醒酒汤，不然早上起来会头痛的。”

“啊，我不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

“那就去你家啊！”

我摇头，表示我跟别人合租，这么晚带一个醉酒的人回家，一定会让室友骂死。

王森听完，不由得驻足皱眉，道：“我家倒是就在附近，只是你们两个女孩子……”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索性说明，“只有我一个人住，就怕你们觉得不方便。”

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顿时笑得合不拢嘴。这时，天空忽然电闪雷鸣，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雨。王森抬头看了看天，觉得没办法了，只好先将我们带到他家暂住一晚。

王森的住处五十多平方米的样子，收拾得干净整齐，全然没有我想象中的脏乱无章。刚进门没多会儿，路漫漫忽然干呕了两声，还没

等我将她扶进洗手间便吐了出来，满屋子里充溢着浓烈的酒气，让人有些喘不上气来。

路漫漫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白得像一张纸一样。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王森冷静地找了两件衣服，让我扶着路漫漫进房间换上。

等我安置路漫漫睡下后，客厅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王森正站在窗户边晾晒路漫漫的那件米色风衣。他一回头，发现我带着一抹浅淡的笑意看着他，就指了指那件风衣，有些不好意思摸了摸头，问："你怎么还不睡？"

"真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麻烦你。"我低头看着脚尖，"对了，你晚上睡哪儿啊！"

"就那里吧！"王森随手指了指客厅的沙发，无所谓地耸耸肩，可能是怕我不好意思，他又慌忙解释道，"我平时看球的时候，也是在沙发上一睡到天亮的！"

这个男人还真是不错，起码他愿意关心别人，这是最可贵的地方。想到这里，我坐在床上，看着熟睡的路漫漫，笑起来。

大约是这件事的缘故，我们跟王森越走越近。他经常没有任务的时候穿梭于朝阳与海淀之间，带着我到处游山玩水，当然最多的时候是去孤儿院看妞妞。偶尔路漫漫也会加入，开始的时候她还会因为醉酒失态的事情不好意思，渐渐地也就融入其中。

愉快是人生的主题曲，但是总会有些不愉快的插曲扰人心弦。不知为什么，曾经说再也不跟我见面的庞杰这几天又开始烦我，电话一个接一个，开始我接起来还会送给他三个?："开会，忙。"路漫漫说对这种男人就要心狠，不然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严格听从前辈的教导，索性直接拒接来电。

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这年头还有一种网络产物叫即时通，庞杰就利用这个软件天天对我进行视觉冲击。

那天，我正坐在座位上认真地工作，忽然QQ上弹出一个要求视频的对话框。我还没来得及拒绝，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响起，我回头一

看，竟然是人事经理从这里路过。

“苏兮，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上班的时候居然还跟网友视频！”人事经理严厉地指责我。

“啊，我……”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想解释一下，却发现这种事情还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

人事经理也不想给我说话的机会，直接板着脸在办公室怒吼道：“漫漫，你这是怎么管理下属的？她居然在上班时间跟网友视频聊天！”

显然这是人事经理借机找路漫漫的麻烦。面对这样的事情，路漫漫也只能先赔着笑脸将她打发走。

我有些懊恼自己给漫漫惹来了麻烦，然而她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安慰我道：“这个女人向来这个样子，因为上次刘仪的事情，我就知道她迟早要找我麻烦。”

话虽如此，我还是觉得很郁闷，对庞杰也更加厌恶了，对着QQ上的视频聊天说：“你以后少来烦我！”然后直接把他拖到黑名单。

原以为这样他就不会再找我了，后来我发现这个男人的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更何况他背后还有一个叫李洁的女人。

周末，我坐在楼下的长椅上等王森过来接我去孤儿院看妞妞，却被人一把拽住了胳膊。我以为是王森，正准备跟他打招呼，却发现庞杰站在我面前，他眼神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顿时怒火冲天，使劲将他拉着我的手甩开，陡然提高音量，怒斥道：“你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我这几天有些忙，没去找你，你也不必发这么大火吧？”庞杰的语气不带任何愧疚，却暧昧十足。

“请你以后别再来烦我！”对于这样不知羞耻的男人，我懒得保持形象，直接把话说明了。

“那怎么行？我妈说想见你。”看到他得意忘形、自以为是的样子，我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神哪，你真是照顾我啊，让我遇到如此

极品的人，居然有人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连察言观色都不懂。

“你妈见我做什么啊！有这个必要吗……”我觉得必须将事情说清楚。

可是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庞杰马上指责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完全不明白我的苦心。上次如真过来，你为了一条一文不值的破项链直接甩筷子走人，如果不是我跟如真说你的好话，她早跑我妈那里告状啦……”

有情无情都是痛3

“哼，就算是破项链，我也没有必要送给外人。再说她去你妈那里告状，关我什么事？”其实我想说只怕将你妹妹卖掉也不值这项链的价钱，可我还是想给他留点儿面子。

“什么叫外人，我妹妹对你来说是外人吗？难道我妹妹跟你要条项链当礼物都不行吗？难道在你心中我还比不上一条破项链吗？”庞杰的语气有些生硬。

“喂，喂，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我跟你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为啥要给你妹妹准备礼物？”我有些恼怒，既然打算敞开了说，何必还怕得罪人。

“什么叫没有关系？”庞杰睁大眼睛，看见我不屑一顾的样子，陡然提高了音量，“亏我还在你身上花了这么多钱，敢情你就是一个感情骗子。”

“什……什么？”听到这句话，我有些瞠目结舌，要知道一直以来我们一起吃饭都是AA制，想到这儿，我忍不住抗议起来，“什么叫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钱？”

“每天带你去吃饭不要钱啊！”庞杰的语气里明显带着指责，随后还喃喃自语道，“我都不嫌弃你不会做饭。”他还装出一副很宽容的样子。

我鼓着腮帮子，气呼呼地瞪着他，“庞杰先生，我跟你一起吃饭只是出于礼貌，绝无任何其他意思，请你搞清楚，并且以后别再打扰我了。”

“想分手啊，哪有这么便宜！你得把花我的钱还给我，并且还得付给我精神损失费。”庞杰一下子拽住了我的胳膊，厚颜无耻地说。

“我呸，还精神损失费？你咋不说青春损失费？再说了，我跟你吃饭都是AA制的，我什么时候花过你的钱？”我忍不住冷笑着指责他。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良心？如果不是为了陪你，我有必要跑到饭店吃饭吗？平时我都是在公司加班吃公司的盒饭，还能混个加班费啥的。”

世上居然还有这种不要脸的男人！我的神经又一次受到了冲击。望着我充满怒火的眼神，他又想起什么来，大叫道：“对了，还有遇到何总那次，那可是我付的钱……”

听到他喋喋不休的唠叨，我想起来幼儿园小朋友吵架的情景，跟这种人显然不能使用正常人的交流方式。

我嫌恶地怒视着他，顿时火冒三丈、七窍生烟，转头正要冲着他大吼，却听到旁边传来王森的声音：“哥儿们，你自个儿吃饭也要把钱算在别人头上，你还不如去抢银行呢。”

完了，这么丢脸的事情竟然让王森看到了！我小心翼翼地瞟了一眼王森，只见他脸上露出对庞杰的不屑一顾，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关你什么事？”庞杰愤然地斜了一眼王森，打算继续跟我算账。我不由得为他脸皮之厚而汗颜。

“苏兮，我们走吧！”王森拍了拍我的肩，仿佛没看到庞杰的存在，这让他很是不满。

我懒得听庞杰再说什么歪理，跟在王森后面想要离开。庞杰慌忙拽住我的胳膊，表示我必须赔偿他的损失才能走，不然就跟我没完没了。

我顿时有些狼狈，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正在发挥他的心算天分，一笔一笔地跟我算账，那种准确率让我不佩服都不行，我从来不知道有人过日子可以过得如此精打细算。

我表示我不会为他吃的饭买单，更别提什么交通补助了。更离谱的是，这个极品男人居然要我付他加班费，理由是不陪我吃饭，他可以在公司赚加班费。庞杰最后说：“真没想到，你也是一个喜欢占男人便宜的恶毒女人。”

王森忍无可忍地打断他的话：“大老爷们儿的脸都让你丢光了！赶紧从我眼前消失，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随后，王森利索地取出一张百元大钞，塞到他手里，“这是遇到什么何总的那次饭钱，只当苏兮给脑残儿童献爱心啦！”

庞杰怎么会满意这种处理方法，跑上来拖住我们吼道：“这么点儿钱打发叫花子啊！她必须赔偿我的精神损失、时间损失和经济损失，少说也得几万块，不然我就报警。”

“报警是吧？”王森听到这句话乐了，“你当警察跟你一样脑残，吃饱了没事做，天天花心思想着怎么占女孩子便宜？咱们是大老爷们儿，丢不起这个人。”随即掏出警官证在他面前晃了晃，“以我从警几年的经验来看，你这种案子是没人管的，不过如果苏兮反过来告你，绝对一告一个准儿。”

庞杰看了一眼警官证，霎时闭上了嘴，拉着我胳膊的手也慢慢松开了，然而脸上还是装出一副英雄的样子，低声说：“警察就了不起啊！”

王森懒得理他，直接拉着我的手扬长而去。

我很鄙视这种欺软怕硬的男人，黯然神伤地向王森倾诉认识庞杰的过程，似乎想解释什么。王森安慰我说：“苏兮，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咱们不用客气，不然只会给自个儿惹麻烦。这年头有太多人把自个儿当回事，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是。”

我看着他帮我系好安全带，总觉得他眼中有种柔情似水的神情，想到他还不止一次地说“咱们”这两个字，我的心猛然一跳，却猜不透□是他说话的习惯，还是无意间的感情流露。

在从孤儿院回来的路上，王森忍不住问我：“你怎么不说话？”

“啊，有吗？”面对王森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一路上都在思考王森口中的“咱们”到底说明了什么，就连陪妞妞玩时也是心不在焉的。

“还想那个叫庞杰的人？”王森没头没脑地冒出来一句。

“没，当然没有。我想那种人做什么啊！”我慌忙摆手，只觉得脸上有微微的潮热。

汽车哗的一下子停稳，我看了看，原来已经到我住的地方了。我看见王森坐着纹丝不动，似乎在思考什么，就边打开车门边说：“天不早了，你也早点儿回家吧！”

“苏兮，等等。”王森开口叫住我。

“什么事？”我站在车门旁问他。

我看见王森的脸微微红了。他支支吾吾、很难为情地说：“苏兮，其实，我真的很……”

我顿觉他的语气有些不对劲，小心翼翼地看着他，却感觉有人从背后将我抱住了，喘息之间还带着一股子酒气。

还没有等我尖叫出声，抱住我的人已经把脸伏在我肩膀上说：“苏兮，你终于回来了！你知道我站在楼下等你等了多久了吗？”

“皓天，你这是怎么了？”我听出来是皓天的声音。可是看到平时稳重的他满身酒气，一副受伤的模样，我有些吃惊，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我跟皓天的一问一答之间，王森忽然发动车子，惊得我立马拉着皓天跳到旁边。我刚想叫他帮忙，他却一踩油门绝尘而去，只留下我一个人手足无措地对着皓天，不知如何是好。

把喝醉的皓天拖回房间，并且收拾完，已是一个小时之后了，我坐下来思考着王森的异样表现，脑海中忽然灵光一闪，看来我得给王森打个电话问问了。可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手机。

我拿起家中的座机，拨了我自己的电话号码，希望可以通过响声找到它，电话那头却传来：“对不起，你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反反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提示，我沮丧地挂掉电话，木然地盯着天花板，绞尽脑汁也没想起来手机是在哪里丢的！更要命的是

我这个人天生不喜欢记电话号码，看来只有等周一去公司跟漫漫要了王森的号码，再打过去询问了。

大门外传来一阵钥匙开锁的声音，我回过神来，江瑜和柳铭出现在我面前。我听到一向风风火火的江瑜问：“苏兮，皓天回来没有？”

“回来了。”我向他点头示意，热情地跟他身后的柳铭打招呼道，“哇，铭铭大美女，我们好久不见了。”

然而柳铭完全无视我的热情，直接跑到我面前，问道：“皓天……他没事吧？”

“没事啊！他只是喝醉了酒，现在正在床上睡觉呢。”我指了指皓天的房间，向他们示意。

有情无情都是痛4

“哦，那就好。”他们两个人都释怀地点点头，然而脸色却依旧很凝重。

我顿时觉得很不对劲，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柳铭气呼呼地说：“唉，还不是李洁那个水性杨花的女人……”看到我惊愕的样子，她愤愤地扬了扬手中的红色喜帖说，“你自个儿看。”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顿时愣在那里，紧紧地盯着他们，希望可以从他们脸上找到答案。

柳铭抿抿双唇，冷笑道：“你也奇怪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快跟别人订婚是不是？”

我不由得皱起眉头，能不奇怪吗？这个李洁上周还来过，一晚上都跟皓天激情荡漾，怎么现在却要跟别人订婚，还大张旗鼓地搞什么订婚酒会！

“铭铭，你天天跟李洁一起上班，怎么她跟王东都要订婚了，也不提醒一下皓天？”江瑜虽然尽量压抑，但他的语气中仍然带着指责。

显然，柳铭有些生气了，双臂抱胸，严肃地看着他。

看到他们两个人就要吵起来，我赶紧站起来说：“江瑜，你这话就不对了，李洁跟别人谈恋爱，哪里会告诉柳铭？”

“是啊！谁勾搭男人还会广而告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柳铭乘胜追击，怒视江瑜。

“我这不也是急的。”江瑜狼狈地为自己找台阶，“人人都知道李洁是他皓天的女朋友，现在却要跟别人订婚了，皓天多没面子。”

说到这里，我们都沉默起来。是啊，我们几个争来争去也改变不了李洁就要订婚的事实，除了替皓天难过，也只能等他醒来再做打算。

我打开落地窗，阵阵凉风吹来。我正为皓天的事情心烦意乱的时候，突然一个人站在我面前，原来是皓天进来问我晚上可不可以陪他一起参加李洁的订婚酒会。

我歪着头打量着皓天，想劝他不要去，却看见江瑜在门外跟我做了一个手势，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皓天离开后，我到江瑜的房间里问是怎么回事。江瑜耸了耸肩，把手在我面前一摊，“这样也好，总比他无法面对要强。”

李洁的订婚酒会选在女人街的一个酒吧里进行，闪烁的霓虹灯将酒吧门口装点得很漂亮。各色车辆拥堵在门口，将门口挤得水泄不通，看来男主角是一个非富即贵的主儿，难怪李洁会这么不顾一切地跟上他。

皓天很自然地牵着我的手上了台阶，有服务生迎了上来，推开一扇玻璃门请我们进去。

正站在大厅中央招待客人的李洁看到我们一行几个人坐下来，像没事人似的挽着一个男子的胳膊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

我打量着坐在旁边的李洁，试图从她的笑容中找到些懊悔，这样起码她也可以对得起皓天的一片深情，可是我看不到，什么也没看出来。

柳铭死盯着李洁，那恼怒的神情让人疑惑好像是李洁抢了她的男人。然而皓天脸上却带着习惯性的笑容，嘴上淡淡地说着恭喜，可是我分明感觉到他手心里沁出细细的汗来，热热的。

“铭铭，你怎么现在才来？”李洁的未婚夫很自然地跟柳铭打招呼。

“东子，你不能怪我来得太晚，只能说你这婚订得太快了！”柳铭嘴角微微一撇，并不看他，只是似笑非笑地盯着李洁，带着嘲笑和讥讽。

“他们是你的朋友吧？兄妹俩长得真像。”东子露出尴尬的神情，随手指着我跟皓天问柳铭，脸上堆满了笑容，那笑容和语气很明显是

在掩饰什么。

听到这话，我偷偷地瞟了一眼皓天，让他这么一说，我也隐约觉得我跟皓天长得有点儿像，却说不清是哪里像。

这时，李洁立马插了一句："让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他们俩有些像。"

柳铭有些不乐意了，"什么兄妹！东子你什么眼神，敢情在你眼中帅哥美女都是一家亲啊！"她随即意味深长地笑了，"他们是我的朋友，不过今天是受你未婚妻的邀请来的。"

东子将目光投向李洁，似乎在询问什么。

李洁笑着说："是啊！是啊！"那笑容将她的尴尬暴露无遗。

东子显然不知道李洁跟皓天的事情。李洁跟别人订婚，何必请皓天过来？是想炫耀什么？这不是自找麻烦嘛！

此时，皓天居然轻轻搂住我的腰，这突如其来的亲密让我内心为之一动。恍惚之间，有人向这边走来，还一个劲儿地嚷着："东子，你小子一个人在这儿快活，害得哥哥一个人在那里帮你招呼……"

来人还没将话说完，眼神却落在我身上，看着我跟皓天亲密的模样，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问我："你怎么也在这儿？"

东子看见来人死死地盯着我，赶紧过来介绍道："原来你认识啊！他们是李洁的朋友。"

我看到他也有些吃惊，这世界也太小了吧，怎么王森也在这儿？

柳铭忙插了一句："王森，你小子见到美女眼睛就不会转弯了？别打人家主意，人家可是名花有主。"

王森听到这话精神有些恍惚，手里端着的红酒杯子一下子没拿稳，全洒在李洁身上。李洁腾地站?身来，脸色涨红，急忙用纸巾去擦白色裙子上面的酒。

王森没理李洁，只是向我投来询问的眼神，"苏兮，这是你男朋友？"

听到这句话，大家的目光刷的一下转向这边！我刚想辩白，却发现柳铭他们都示意让我点头。这样的情景，这样的问题，让我一时不知是该点头还是该摇头。

李洁不由得放慢手中的动作，打量着我。看到她轻蔑的神情，我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这时皓天的右手很自然地搭在我的肩上，看似无意却有些力道，正好压抑了我要脱口而出的话。

“你好，我是林皓天。”皓天站起来，很自然地向王森伸出手。

王森象征性地跟他握了握手，抬起头看着我。他眼中的惆怅和失望太明显了，谁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

我一下子想起来王森昨天晚上的异样，难道……我越想越觉得离谱。

就在这时，王森的话帮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嘿，苏兮啥时候交男朋友了，也不告诉哥哥一声？”

有情无情都是痛5

也是，王森怎么会看上我？在他眼中我完全是一个基本生活都处理不好的小孩子。可能他只是奇怪我是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

想到这儿，我的心被紧紧地揪起来，然而脸上却要保持如常微笑，装出害羞的样子，但笑不语，其实是想掩饰什么。

不知道是谁提议让新人跳一支舞，于是东子和李洁按照大家的意思滑下舞池。有了主角的带动，原来坐在那儿喝酒闲聊的人们也加入其中，其中自然有江瑜他们。

王森远远地在另一个沙发上找了一个位置坐下，皓天也将搂着我的手松开了，专心喝他的酒，完全没有跟我交流的意思。我就这样被人冷落在一边，想要过去找王森聊天，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这种场合没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还真是无聊。

正在我百无聊赖的时候，李洁走过来坐在我们身边，笑着说："皓天，你怎么不去跳舞？"

皓天没抬眼，继续喝着酒，他这种反应让坐在一边的李洁眉开眼笑。我有些猜不透这个女人是什么心理，无论如何他们也交往了这么多年，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这时，舞曲被换成了一支探戈舞曲。也许是赌气，也许是不想面对李洁，皓天突然放下酒杯，腾地站起来，拉着我的手就向舞池走去。我心里没来由地一阵一阵难受，然而考虑到皓天的心情，我只能强忍着，用眼角的余光怨毒地看着李洁。

"干吗这么急啊？"李洁转头看了一眼皓天。

穿过满场飞扬的裙裾，绕过狂热陶醉的人群，到了舞池的边上，我将右手放到皓天伸出的手里。让我吃惊的是，他的手冰凉。他为李洁耗费了几年的感情，现在她却跟别人订婚了，他心里一定不好受，想到这里，我很为皓天心痛。

我一边在心里骂着李洁，一边跟着皓天的舞步跳着舞。

“哎哟——”一声惨叫传来，原来是我精神不够集中，不小心踩到了皓天的脚。

看着他痛苦的样子，就知道这一脚踩得不轻，我急忙红着脸向他道歉。

“没事，探戈是有些难。”皓天温柔地朝我笑着。

我从来没想到皓天跳探戈跳得这么好。我屏住呼吸，不敢再有任何杂念。我们很有默契地随着音乐旋转，旋转，全然忘记了李洁的存在，忘掉了刚才的不愉快……

忽然，身后传来尖锐的口哨声，然后是喝彩声、鼓掌声，我回到了现实。原来其他人都停住了舞步，站在一边看着我们。

一曲终了，我跟皓天手牵着手顺势坐在一起。

江瑜走过来，说：“嘿，没想到丫头能跳得这么好，要知道皓天的探戈可是祖传的。”

“别听他胡说，是我爸非要我学的。”皓天忙插了一句。

这让我有些意外，因为我跳探戈也是在妈妈的强烈要求下才学的。小时候，我学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妈妈也随着我的心意，只是要求我必须学会跳探戈，可她自己却从来都不跳，这让我很委屈。妈妈看我跳的时候，偶尔也会露出赞许的微笑，随后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为了妈妈的笑容，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着将探戈跳好。

我絮絮叨叨地跟他们讲完我学探戈的理由，然后偷偷地打量了一眼皓天，敏感地捕捉到了他眼中一闪而过的欢喜，顿时黯然的心情变得雀跃起来。我将自己尽力讨好皓天的行为理解为是正常的，可能身边有朋友不高兴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

也许是有了话题的缘故，皓天渐渐变得健谈起来，再加上江瑜有意无意地逗乐，刚刚还沉闷而尴尬的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舞会结束的时候，皓天礼貌地跟王东和李洁告别，眼神中的沉稳、自信让我看不出任何失恋后的伤痕。

我不禁有些疑惑皓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男人。带着这个问题，我整夜辗转难眠，第二天顶着黑眼圈跑到公司上班，然后周例会上却得到一个坏消息，那就是我要被扣掉当月15%的绩效工资，原因是那次庞杰操作的视频弹出框，受到牵连的还有路漫漫，人事经理用管理失当的借口给了她一个警告批评。

对于这样的处理，我多多少少有些不服气，然而漫漫却显得无所谓。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妞，这就是生活，没有办法改变，只能学会慢慢享受。"

我不同意漫漫的说法，因为我觉得生活还是要靠自己争取。

不知为什么，漫漫这几天变得忙碌起来，人也整天神采奕奕的，刚刚下班便已不见了踪影，让我不由得怀疑这个女人谈恋爱了。

周五下班后，我约王森一起去看妞妞。这小子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拐了半天弯，答案是这周有任务，改天！

王森有些奇怪，以前他一直一本正经地称呼我的名字，现在却非要叫我妹妹。无论我怎么抗议，他总是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有了男朋友就忘了我了？"然而我总不能跟他说那天晚上我跟皓天是假装情侣吧！这要传到李洁那里，她不知道又该如何得意了。

我最见不得这个女人得意，只能慢慢地接受王森这个莫名其妙的称呼。

爱情悄悄来临1

又是一个人的周末，我思来想去决定一个人去看妞妞，但是只要一想到几十里的路程，就不由得头疼。

就在我皱紧眉头思考如何过去的时候，皓天跑进来问我：“苏兮，你有空吗，陪我出去走走吧？”

“去哪里啊？”我想都没想就反问了一句。

“家里太闷，出去随便走走，不然你定去哪里也可以。”皓天的嘴角很好看地向上扬着。

“好啊，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吧！”我一边开心地跳起来拉着皓天往外走，一边心里打着小算盘，太好了，可以让皓天送我去孤儿院，还可以拉着他当免费劳动力。

“超市有什么可去的，人那么多，空气还很差。”

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没想到皓天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当他知道妞妞的身世后，表示以后会经常陪我去孤儿院。

看着购物架上的商品，我有些手足无措，平时都是王森负责采买带给妞妞的东西，轮到我自己来买的时候，还真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皓天也是个外行，问他他也一脸茫然地摇头，只能站在旁边跟我大眼瞪小眼。

“先生、太太，买东西啊！”导购小姐将我们从迷茫中拉出来，我们像看到救星一样拼命地冲导购小姐点头。

“那么，请问你们家宝宝有多大？”导购小姐继续问。

“三岁。”

“三岁。”

我跟皓天很有默契地回答后，才发现这句话有问题，霎时红着脸避开他的目光，跟导购小姐讨论如何选择商品。

当我们再次站在超市停车场上时，空空的购物车已变得满满的。原来男人买东西也会如此冲动，就因为导购小姐说买一箱奶粉会送一个扭扭车，这个男人就搬了两箱奶粉，换来了两个扭扭车，说是送给孤儿院的其他小孩儿，其他东西更是给小朋友准备了好多。

面对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东西，我们俩只好拼命地往后车厢里面塞，可是塞来塞去还有几大袋东西放不进去。

皓天抬手擦了擦快要淌入眼睛的汗水，懊恼地低头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袋子，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我把双手摊到他面前，表示我也没有办法。

就在我们懊悔的时候，一辆车几乎擦着我的身体停下来。我刚想大声责骂，车窗被缓缓摇下来，露出一张熟悉的脸。

“嘿，你们这是在血拼吗？”江瑜微挑着眉毛问道。

看到他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心中高呼救星来了，一把打开车门将江瑜拉下来，让他帮忙装东西。

江瑜看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用品，笑嘻嘻地问：“你们这是干啥，不会是有了吧？”他一边说着，一边两只眼睛不停地在我肚子上打转。

这话让我羞红了脸，正要开口反驳，皓天已经很不客气地瞟了一眼江瑜，说：“你小子向来满脑子的胡思乱想。”说完，他还随手揍了江瑜一拳，痛得江瑜龇牙咧嘴地向柳铭诉苦。

柳铭却对着他翻白眼，很不客气地驳斥他道：“谁叫你说话不经大脑，哪有这么快的？”随后轻轻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你们买这么多小孩儿用品做什么？”

我叹了口气，又把妞妞的事情说了一遍。

“真可怜！这个李媚真不容易，偏又遇上这么差的男人，拖着个孩子可怎么过日子？”柳铭听完后居然红了眼眶。

“要不我们一起去孤儿院吧？这好像比做饭更有意义。”刚刚还因为受指责而郁闷的江瑜向柳铭提议道。

得到柳铭的同意后，江瑜利索地将大大小小的袋子装进他们车里，于是我们便一前一后乘坐两辆车子向孤儿院进发。

原来孤儿院的风景这么好，傍着青山，依着绿水，即使是冬天，阳光依然普照，落在人身上是那么的温暖。

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有让小孩儿亲近的天性，却没想到柳铭更厉害，不过一会儿的工夫她就跟那些小孩儿打成一片了，而我跟在他们后面跑来跑去的也没人理睬，这些小孩儿似乎完全忘掉了我平日里对他们的好。

可能是同情李媚的经历，柳铭对妞妞格外喜欢，居然出其不意地提了个建议："我要收养妞妞，给她一个完整的家。"这话把江瑜吓了一跳，却让我有些动心。

那时李媚担心对我将来有影响而拒绝了我收养妞妞的要求，那么柳铭收养妞妞不知是否可以得到李媚的同意?

"小姐，你不够资格，要已婚夫妻才够收养条件。"皓天显然对这方面的情况很了解，柳铭听到这话不相信地看了看江瑜，见他肯定地点了点头，霎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那就随便找个人结婚啊！"又一个馊主意居然被柳铭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怎么可以随便找个人结婚呢？你忘了我的存在？"江瑜有些生气地抗议道。

"哈哈，那我们俩结婚吧？"柳铭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江瑜提议道。

江瑜霎时变得喜悦，拼命地点头道："这还差不多。"

神哪！原来有女人比我还冲动。从此以后，柳铭经常将这件事挂在嘴边，看来她不是一时冲动，而更让人感动的是，江瑜向来都是举双手赞成。

就在我们思考如何收养妞妞的时候，新年也慢慢地临近，妈妈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地催我早点儿回去。

我出来大半年了，过年当然要回家，更何况我真的很想妈妈。然而那黑压压的买票队伍让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好像半个北京城的人都跑到火车站买票去了。

我不是没想过坐飞机回家，只是看看那全额票的价格，再想想我那点儿工资，坐飞机的念头立刻被打消了。我再一次体会到赚钱的辛苦，同时感叹妈妈的不容易。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珍惜，我想这大约也是一种成长。

虽然公司规定正月初一才正式放假，但规定管不住游子的归心，人事部门此时也显得通情达理，只要有员工请假一概批准。虽然离过年还有几天，但办公室里已显得格外冷清，看到这样的情景我想家的情绪更加浓烈了，然而我回家的车票仍然没有着落。

等我终于下定决心买全额机票飞回去的时候，售票点的人却告诉我近期的机票已销售一空。这个消息让我陷入痛苦之中，回家就这么不容易？我不禁有些手足无措。

江瑜知道我现在才开始买票后，更是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我。他们很想帮忙却无能为力，皓天更是急得到处找朋友帮我想办法，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提出来让我跟他回杭州，再从杭州换车回家。

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我有点儿沮丧。就在这个时候，何思亮的电话打进来，我压着火气接通电话，挂上电话后却眉开眼笑。

我不由得感叹自己的善变，原来何思亮也不是那么惹人讨厌，他居然早帮我订好了机票，就等放假的时候将我打包带回家。

更让人高兴的是，平时看我很不顺眼的人事部门也爽快地批了我的假，我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却从来没去想这一切为什么都这么顺利。

“现在去机场，我在楼下等你。”到了回家的时候，何思亮的电话准时打过来，他还叮嘱我记得带身份证。

我踩着高跟鞋，拎着包，拖着行李箱往公司楼下奔去。也许是要回家的缘故，也许是思乡情切，我居然没跟皓天他们打招呼就踏上了

归途，自然也没关心机票上是不是我的身份证号码。

看到何思亮后，我的脑子才变得清醒起来。等到要安检登机的时候，飞机票上的身份证号码和名字跟我的实际情况一字不差。

“哇，你为啥知道我的身份证号码？”

爱情悄悄来临2

听到这话，帮我提箱子的何思亮顺势拍了一下我的额头，“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也是啊，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还真没有他不知道的。我非要将机票钱给何思亮，这让他有些生气，死活都不肯要。

“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看到他接过钱，我开心地冲何思亮笑了笑。

他却来了一句：“兮兮，你就这么喜欢跟我计较？”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感伤，望着机窗外发呆。后来，我靠在何思亮的肩膀上睡着了。

原来跟何思亮在一起也可以这么放松，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回家的感觉真好，一切都是那么温暖。我除了窝在家里吃李阿姨烧的很好吃的菜，就是跟妈妈到处购物，何思亮偶尔也会拉着我出去品品茶、聊聊天。

我不想再见以前的朋友，也许是受那件事情的影响，也许是怕他们无意间提到楚璃和周真。

那天，在何伯伯家吃完家宴，妈妈觉得时间尚早，就拉我沿着街道慢慢地散步。夜晚，街上的霓虹闪烁，灯光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阵微风吹过，我打了一个寒战，妈妈伸出手来搂住了我，温暖顿时弥漫全身，更流进了我的心里。

不远处的街口，有一群人围在那儿看人现场绘画，这个城市有太多带着理想来闯荡、却不得不以街头绘画为生的年轻人，他们白天在学校里上课，晚上出来帮人画肖像、素描，赚些微薄的生活费，楚璃就是这样的人。

怎么老是会想到那个讨厌的人？我摇了摇头，想要甩掉脑海中他的影子。

妈妈眯着眼看着在霓虹灯下绘画的年轻人，叹了口气道：“这些孩子也不容易啊，这么冷的天。”

我有些疑惑，我这位号称“商场女强人”的妈妈何时也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

妈妈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兮兮，你知道吗，每次看到这些跟你同龄的孩子在这里卖画，我都会担心你在北京过得好不好。”

按下心头的感动，我沉默地低头看着脚下的路。我不是不知道妈妈的意思，她希望我留在她身边，可是我却希望能摆脱她的光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回来帮妈妈打理生意，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出去打拼几年。

我这么做不为别的，只为证实自己的价值。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那个绘画人的面前。我忍不住抬头看了他一眼，顿时一愣，那个低着头给别人画肖像的人竟然是楚璃！一见到他，那天的事情就在我眼前晃动，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内心已不再有酸涩，脸上也没有温热的液体滚落，我的心情平静得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跟他交往过。可能真的是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吧！

我只是不明白，为何他骗了妈妈一笔钱却还是沦落到靠给别人画肖像为生。妈妈随着我的目光望去，见是他，随即紧紧握住了我的手，她掌心里的温暖传递到我身上，让我为之一振。

我看了看妈妈担忧的表情，深吸了一口气，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妈妈，他对我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我又回头看了一眼楚璃，他似乎也看到了我，迅速低下头舞动着手中的铅笔。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是真的放下了。

回家的那些天，皓天没事就给我打电话，次数多得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别的意思。然而我们说的却都是一些客套话，比如在家里过得怎么样啊、玩了些什么之类的。

那天，在何家的家宴上，我跟何思亮就哪天返京产生分歧，他坚持要和家人过完元宵节再走，我以工作需要为由坚持初七赶回北京。

我妈妈肯定是站在何思亮那边的，她觉得反正也不缺那几天的工资，再说何思亮可以帮我请假，过到元宵节肯定没问题。

我向来很反感这样的理论，这算什么啊，难道有公司高层的裙带关系，就可以搞特殊吗？这样搞得我好像一个混日子的寄生虫。

就在我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手机铃声让我停止了与何思亮的争论。我没看号码就按了接听键，“喂？”

“苏兮，是我。”电话那头传来皓天轻快的声音，我郁闷的心情一下子好转了。

“哦，是你啊，什么事？”我下意识地走到窗边才开始说话。

何思亮立刻竖起耳朵跟了过来，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有些心虚地飞快闪到一旁，装模作样地倒了一杯果汁慢慢喝。

电话那头的皓天似乎有些不好意思，顿了顿，声音依然很温和，“我就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要不要去接你？”

“我正跟我家里人商量呢，还没确定返程的日子，大约……大约初七吧！”我有些不适应皓天突如其来的转变，说起话来也有些磕巴了。

“你可不可以初六过来啊？我有件事要麻烦你。”皓天的声音顿时变得低沉，语气之中还有一丝盼望。

“嗯……也可以，早点儿回去也好调整调整状态，准备上班。”我虽然很好奇皓天干吗非要回去这么早，但最终还是没有问出?。

挂上电话，看着何思亮惊讶的眼神，我双手在他面前一摊，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朋友找我帮忙，我初六就回去。”

何思亮忍不住啊的一声叫起来，那语气里有些恼怒，随即又探询地看着我，“男的还是女的？他没有其他朋友吗？”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忍不住白了他一眼。

何思亮丝毫没在意我的白眼，语气平和地说：“那我也初六回去吧，免得你脑子太笨，让人拐跑了！”

他居然看不起我，简直不能原谅！

爱情悄悄来临3

于是，我拿起沙发上的抱枕，冲过去作势要打他，何思亮一看，撒腿就跑。我们俩围着沙发跑来跑去，一时间何家宽敞的客厅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的。

也许是我们俩从小就打闹，大人们都已经看习惯了，居然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反而都是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何伯母更是有点儿激动，伸手拉住了妈妈的手，“黎世，看来我们有希望亲上加亲啊！”

妈妈此时也眉开眼笑的，不断地点头，应和着何伯母的话，“是啊，是啊，这样多好，省心又省力。”

听到她们的话，我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这些大人就喜欢没事乱点鸳鸯谱，根本就不问当事人的意见。一不留神，我被忽然从旁边跑过来的何思亮重重地踩了一脚，这个坏蛋居然这么用力！

还没等我叫出声来，刚刚还在兴高采烈地讨论如何娶媳嫁女的大人便围过来。何伯母一脸的焦急，看起来比我妈还紧张，先是问我怎么样、疼不疼，然后厉声指责何思亮太不小心了，闹着玩竟然会踩到我的脚。

看着何思亮可怜兮兮地被教训，我心情大好，全然忘掉了脚上的疼痛，咧着嘴对何思亮扮了一个鬼脸，气得他咬牙切齿的，却拿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于是，大人们基于对我人身安全的考虑，一致同意初六何思亮陪我北上，还威胁说如果我不同意，那就等到元宵节过后再回北京。

什么跟什么嘛！这下轮到我欲哭无泪了！

初六那天，何思亮拿着鸡毛当令箭，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就跑到我家里对我指手画脚的，一会儿说这个要带，一会儿说那个不要带，最后连我穿什么衣服他也要管。气得我恨不得一脚将他踢到九霄云外，他却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对我的人身安全负责。

不管他是不是好心地陪着我一起回来，反正飞机一落地我就跳上了机场巴士，很坚决地拒绝了何思亮要送我回去的好意。

他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兮兮，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看着他哀伤的表情，我不禁有些手足无措，伸手拍了拍他的脸，说：“我没有讨厌你，我只是想在这个城市自力更生，不然背井离乡还有什么意义？”

听到我的话，何思亮好像犹豫了一下。我装作没看见何思亮犹豫的神情。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着蝴蝶结的粉红盒子，交到我手上，“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我对你好吧？你也不用太感动，我知道没有人送给你礼物。”

他这样莫名其妙地送我礼物，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然而何思亮没有进一步解释，就向我挥手告别。我看着他绕开机场巴士，跳上自己的宝马，绝尘而去。

随后，我上了机场巴士，坐在那里发呆。其实我好像也没有那么讨厌他。我不让他送我回家是有原因的，因为以我对何思亮的了解，当他发现我跟两个大男人合租时，一定会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妈。然后我妈会做出以下决定：第一，让何思亮当场将我打包送回家；第二，何思亮从此拿着妈妈的圣旨，成为我的合法保护人；第三，我妈亲自过来将我领回家。

不论哪种结果，我都不愿意看到。

我看着那个粉红色的盒子，思来想去也没有找到何思亮送我礼物的理由。他这个人做事向来没有章法，我直接将盒子丢进行李箱，决定不想了。

回到家，我将行李箱放在角落里，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这才发现房子里好像没有人。他们都还没回来？皓天让我今天回来不会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我有些泄气地推开房间门，却顿时惊呆了，因为屋子里堆了一地粉红色的心形气球，天花板上还挂着几只更漂亮的，更让我吃惊的是

房屋正中央还有一个用玫瑰花摆成的“心”形图案。

这是怎么回事？我疑惑地看着这一切。

“哈哈！”有人从门后边跳出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我回头一看，皓天笑眯眯地站在那里。

我吃惊地问：“这是，这是……”我指着屋子里的气球和玫瑰，有些语无伦次。

“今天是情人节，我送给你的，喜欢吗？”

“情人节？”我一边重复着他的话，一边计算着日期。今天好像真是情人节，只是情人节和我们俩有关系吗？

“别想那么多了，我们来切蛋糕。”皓天拉着我来到小阳台上。阳台的茶几上摆着一个小小的蛋糕，模样很怪异，因为上面堆放的奶油花大小不一，有的还歪歪扭扭的。

“哇，这个蛋糕长得太有个性了吧？”我忍不住惊叫道。

“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个了。”皓天的脸有些红，声音却变得异常兴奋。

我心里顿时涌上一丝甜蜜，既羞涩又惊喜。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如果我还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的话，那我的智商就太低了。只是这一切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

我不禁有些飘飘然。随后，我和他一起吃蛋糕，一起嬉笑，一起出去玩……看到大街上成双成对的情侣牵着手来来往往的，那份甜蜜是我一?向往的，我承认我真的很激动，当然更多的是愉悦。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成了皓天的女朋友。

为此，柳铭经常嘲笑我太容易被感动了，仅仅几个不值钱的气球、几朵破花，我就让皓天拐跑了，真丢女人的脸。

每次被柳铭取笑，我都会很不客气地反驳她：“在爱情里还说什么丢脸不丢脸的？自己高兴就行了。”

“你真的高兴吗？心里没什么别的想法？”柳铭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似笑非笑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捉摸不定的担忧。

柳铭的话让我立刻安静下来，也许幸福来得太快，这让我有些心神不宁。

到了皓天生日那天，我总算知道了我心里的那份担忧是什么。

那天我特地叮嘱皓天在家等我一起过生日，一下班就一个人跑出去买东西。然而等我买完东西回家后，皓天已经出门了。我觉得这样也好，可以给他一个惊喜。想到这儿，我就更加得意了，一本正经地系着围裙，开始做李阿姨教给我的几个菜。

原来做菜也是很简单的，我有些得意地看着摆在桌子上的四菜一汤：番茄炒鸡蛋，鸡蛋嫩而不焦，番茄熟而不烂；碎冰芥蓝，一根根芥蓝整齐地摆在盘子里；另外两个菜也都形色兼备，煞是好看。汤是鸡汁炖萝卜，先将鸡肉焯水，再炒成金黄色，然后用小火熬出白汤，直到皓天打电话说快要到家了，我才把切得细细的萝卜丝放进去，李阿姨说只有这样，鸡的鲜味入了汤，萝卜还是脆的，味道才会好。

我不禁有些得意洋洋，突然觉得身上有股子油烟味，便去洗了个澡，直到将自己打理得一身清爽，从头到脚没有半点儿油烟味才心满意足地跑去收拾厨房。

大门外传来一阵开门的声音，我以为是皓天回来了，慌忙跑出厨房，然而等我看清来人时，一下子就愣在那里。

爱情悄悄来临4

开门进来的人居然是李洁！在我质疑的目光中，她和颜悦色地跟我打招呼道："苏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来拿我下午忘在这儿的包。"

我不甘心地审视着她，希望可以从她脸上找出破绽，最终失望地看着她自行打开皓天的房门，从里面拿出一个蓝色挎包。

"看看，我这个人经常丢三落四的，今天居然将包丢在这里了！"李洁将手中的包举到我面前，笑道。

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走了，前一刻还很浓的甜蜜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个挎包我认识，是李洁经常背的，只是怎么会在皓天的房间里？而且李洁居然有房间的钥匙！寒意如从天而降的洪水，汹涌而来。我看着桌子上摆好的饭菜，一股酸楚弥漫开来。

不知不觉中，我已泪流满面。我用纸巾一点一点地将泪水擦干，却擦不去内心深处的伤痛。

看着空荡荡的屋子，我明白了我以前的担忧是什么，这里有太多李洁的影子，而我与皓天就是在李洁跟别人订婚后才开始发展的。那天我当皓天替身女友的情景浮现在我眼前，我明白了为什么皓天说好在家等我，却忽然出门……原来只是因为李洁来过，原来我一直是他用来抚平伤口的棋子。

我跌跌撞撞地冲出门，豆大的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完全不顾街上行人异样的眼神，直到全身的力气被一丝一丝地抽干，软绵绵地坐在地上。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却发现走到了我跟皓天经常散步的公园，公园里依旧是花香扑鼻，到处都是怒放的映山红，但那红色刺得我眼睛疼。

李洁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她得意洋洋地举着包的样子，她半夜响起的呻吟声，还有订婚酒会上皓天对李洁的态度……我使劲摇了摇头，然后皓天拼命喝酒的情景却出现在我脑海中，皓天当时应该是在借酒消愁吧。我使劲咬着嘴唇，心更加迷茫……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原来是皓天在找我。我没接电话，因为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只能看着手机发呆，然后狠下心关掉，但是心里又有些不安，只好把手机打开。关掉，打开，关掉，打开，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我最终还是接了皓天的电话。

“苏兮，你在哪里？”皓天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过来。

刚刚凝结的心瞬间融化，我向他报出我的位置，并暗暗告诉自己如果他可以在十分钟之内找到我，我就跟他好好儿谈谈，否则就这样慢慢地冷淡下去吧！

这种期盼而又有些害怕的矛盾心理让我有些承受不了了。

但是我的潜意识里依旧希望他能快点儿出现在我面前，我死死地盯着路口，生怕错过他的身影。

我强压着心中的酸楚，微微眯了眼看着跑得气喘吁吁的他，他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惊慌失措，双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他在为我担忧吗?

“怎么了？别坐在地上啊！”他将我拉起来。我们并排坐在冰凉的石凳上，周围很安静，静得都可以听到我的心跳声和他的喘息声。

我没来由地打了个寒战。

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颤抖，皓天伸出手将我抱入怀中，温暖一下子包围了我。我静静地盯着他俊朗的侧脸。他不断地问我怎么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面对我的沉默，他脸上露出一丝苦笑，道：“你怎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看桌子上的菜做得很好啊！”

“李洁刚刚来过！”我直截了当地说，极力想要保持平和的语调里却有一股酸涩的味道。

“她来做什么？”皓天不解地看着我，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

我不禁有些迷惑，内心却依旧起伏不定，“她来拿她的包，是她经常背的那个蓝色包。”我随即又强调说，“她自己拿钥匙开的门。”

“她还说什么了？她没把钥匙留下吗？”皓天盯着我，修长的手悄然覆在我冰凉的手上，“她当时也没说一声就走了，有很多东西都丢在我那里没有清理，钥匙也没有还给我。”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他那饱含爱怜的眼神，犹如一股暖流，令我心中的冰雪霎时消融……

我觉得我必须把他以前的事情问清楚，才能让我跟皓天的爱情走得更远，相互猜疑，只会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可是真的可以问出实情吗？我有些迷茫。

然而有承诺总比没有好，我心一横，不管他说什么，我决定都相信他。感情这种事，谁先动心就意味着谁输了，关键是双方要互相信任才可以。

我的手开始微微冒汗，“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为了忘掉李洁？”我鼓起勇气问。

我察觉到身边人的呼吸频率明显有异样，空气凝结了。

皓天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立即凝固了。他惊讶地看了看我，随后望着远方，沉默了。

是啊，我早该想到了，他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怎么能说断就断呢？更何况皓天对李洁一直那么包容。

我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心?感到一丝无助的疼痛，压抑在眼眶里的泪水不停地往心里流淌。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与李洁之间的感情早就变得很复杂了，完全失去了爱情的纯洁。她因为房子的事情跟我父母发生了几次争执，让双方都变得伤痕累累。如果真要说有感情，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我还跟她在一起，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片刻的沉默后，皓

天用温情脉脉的目光看着我，“当然，这事也怪我没处理好，一直没叫她来清理她的东西，更没有更换房间的门锁。”

我歪头打量着皓天，无论如何内心也无法平静。

“苏兮……”皓天喊我的语气里隐含着一丝担忧。

“我没事，我们回去吧！”我硬生生地挤出一丝笑容。

回家后，我跑回自己的房间，眼泪如开闸的洪水，奔涌而出……

他回答我的问题时那短暂的犹豫让我想了很多，然而我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想法说出来，只能压在心里，用眼泪来发泄一下。

我本来想给皓天过一个温馨浪漫的生日，却因为李洁的出现不愉快地收场。后来皓天还是买来新锁，将房间的门锁全部换掉，并将属于李洁的东西打包交给柳铭，让柳铭带给她。

锁可以换掉，东西可以清掉，但是李洁这个人真的可以从此在皓天的生活中消失吗？情况绝对不会这么简单！我总觉得李洁随时会出来搅乱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

李洁就是我心中的一根刺，随时随地会出来狠狠地刺我一下。有时我跟皓天在一起明明很高兴，脑海中忽然飘过一些他跟李洁在一起的往事，心情就会变得很灰暗。

是不是所有恋爱的人都会要求对方百分百地属于自己？对于我心中的烦闷，路漫漫是这样开导我的：“谁没有过去？关键是以后怎么样。你这样只会吓跑别人，反正烦也烦不出结果，还不如抽出点儿时间好好儿工作。”

对于她的劝告，我也是半信半疑，但最终还是决定将李洁弃于脑后，好好儿享受我们的二人世界。

我越来越依赖皓天了，这是以前的恋爱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我这次是真的恋爱了。公司的同事都说我越来越有女人味了，整天面带桃花，眼眸含笑，一看就知道恋爱了！

有这么明显吗？我偷偷拿出小镜子照了照，照来照去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这时，路漫漫拿着手机出去接电话，一脸的妩媚甜蜜，完

全没有了女强人的模样。

望着她细声细语的背影，我陷入了沉思，这个女人怎么了？还没等我想明白，路漫漫已经一脸失望地走回办公室，还阴沉着脸问一个同事昨天的文案怎么还没交。

她的转变也太快了点儿吧！这个女人已经很久没跟我一起活动了，难道，难道她也恋爱了？可是她跟谁谈恋爱呢？我不由得好奇起来。

对于我的猜测，路漫漫说等时机成熟了她一定将男朋友带到我面前。

“死女人，见色忘友，还怕我跟你抢不成？”我眯着眼看了她一眼，表达着我的不满。

路漫漫听到这话，摇了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总觉得还没有搞清楚他的真实想法。”

“那你就问清楚啊，你那次不是还告诉我喜欢就要快点儿下手吗？”见路漫漫半天也没吭声，我不解地问，“你不会遇到了跟我一样的问题吧？”

路漫漫还在沉默。我感觉有些不对劲，抬头一看，只见路漫漫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般往下掉，慌忙问她：“你怎么了？”

路漫漫平时都是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今天是怎么了？我纳闷地想着，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肩膀，抽了几张纸巾递过去。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前段时间他还很热情地天天约我吃饭、跳舞、爬山，等我跟他有实质性的进展了，有了谈恋爱的感觉，开始主动约他的时候，他不是说工作忙，就是说家里有事……”路漫漫接过纸巾，胡乱擦了擦脸，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让路漫漫止住了眼泪。

她想了想，朝我挥了挥手，“我要制造机会，做进一步的突破。”

就在我要为她的振作鼓掌的时候，这个女人很不解风情地说了一句：“你也要好好儿工作，别一副有情饮水饱的样子。”

职场斗争1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这个女人变脸也变得太快了点儿吧！不过也难怪，公司投入这么多人力财力，网站在ALEXA的排名还是在几千名上下游动，上面领导对于网站的发展现状很不满意。

高层有压力，下面的人哪里会有好日子过？而编辑部更是处于尴尬的位置。运营部门想让编辑部跟市场部共同参与市场推广，也就是说大家谁都可以出去谈市场合作，都可以出去做市场活动。这多多少少会损害市场部的利益，完全是砸人饭碗的行为，也不知道运营部门是怎么想的，也难怪路漫漫会心烦意乱。这完全是激起部门冲突的想法，看看市场部的同事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就可以知道。

面对这样的部门争斗，周例会上运营部门领导大手一挥，说："无论如何，谁想到好办法做好推广工作，有成效了对谁都有好处。排名上不去，每个人都有失业的可能。"最后还点名批评编辑部，"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推广计划都没有做，专题策划也做得乱七八糟的，一点儿进展也没有……"

收起会议记录本，我心里空落落的，大家也都是一脸的失落。市场部的人则是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挑衅之意十分明显。

我们部门的同事看到这样的情景都异常气愤，可是大家除了面面相觑之外，却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我脑海中突然闪出周末跟皓天去逛西单的情景，一群年轻人举着海报和宣传牌号召路人拿出手机给心中的偶像投支持票，那气氛搞得比任何大腕的集会都热烈，再看看海报上的人物，也不过是一些完全面生的少女。最近我的心思全放在工作和恋爱上，连搞得如此轰轰烈烈的选秀节目都不知道，当时皓天还嘲笑我落伍了，我不服气地反驳他我不看电视，天天对着电脑，哪里会知道这些事情。皓天不紧不慢地笑道："这个选秀节目刚刚开始，各大电视台都有转播的意思，估计

过不了多久各大网站就会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你们还是早点儿做准备吧，没准儿可以火一把。”

“要不我们跟电视台谈谈合作事宜？”我脱口而出，忽然想到事先没跟路漫漫通气，多少有些不尊重上级领导。抬头瞟了一眼身边的路漫漫，发现她没有丝毫的恼怒，反而赞许地点了点头，我才敢继续说：“现在流行选秀节目，我们去做些选手的采访挂在网上，吸引他们的粉丝来登录我们的网站。”

“可以试试。”路漫漫慢条斯理地点头同意。

“这怎么可能？这个电视台有自己的官方扶持网站，哪儿会跟我们合作？再说离得这么远，谁去谈，谁去做现场采访？”市场部的小琳将手向我们一摊，丢出一大堆问题。

这话让我们脸上的笑意顿时褪去，小琳依旧不依不饶地讽刺道：“来点儿有实际意义的策划好不好？”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有些恼怒。她什么意思？明明是他们不好好儿做市场推广，才惹得运营部门让我们想办法，她竟然还说我们的提议没有实际意义！想到这儿，我气鼓鼓地斜睨着她，“为什么非要跟这家电视台合作呢？这么多做选秀节目的电视台，我们随便选两家离得近的合作不就行了？”

“对啊，我们这边也有电视台在做选秀节目，我们可以跟他们谈谈。”路漫漫收起脸上的笑意，一本正经地说。

“哦，”小琳张大嘴，唇边露出促狭的笑意，“那些电视台不是市级的，就是国家级的，人家怎么可能跟我们合作？你们简直是痴人说梦话——异想天开。”

小琳轻蔑的口吻让周围同事的眼神倏然冷却，也让我有种被嘲笑的感觉，“没试过你怎么知道别人不合作？”

市场部的同事表示这种方案显然行不通，他们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恐怕连电视台那道守卫森严的大门都进不去。

“那你去试试吧，我们可没那本事。”小琳决然地丢出一句话，那不容辩驳的口吻摆明他们不会去谈合作。

我咬住下唇，一脸不屑地瞅着她，正想说“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件事大家慢慢商量，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办成的。”路漫漫阻止我说出想要说的话，不停地朝我使眼色，让我闭嘴。看到她的样子，我只能把话咽了回去。

散会后，路漫漫将我单独留下来，直到外面变得静悄悄了，才凑到我旁边对我一阵狂批，“提议就可以了，你没事往自个儿身上拉什么事啊！”

“你看小琳那副看不起人的嘴脸……”我的语气听上去有点儿委屈。

“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她就是想激你担下来这件事，事成了是大家的功劳，完不成就是你无能，跟她们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那就不做了？我觉得这件事的可行性还是很大的。”我有些泄气，双手抱胸，看着她。

“做，当然做！今天他们说了他们不管，那我们就私下进行，事成了再公布，不行就当没发生过。”路漫漫一挥手，脸上露出一副老谋深算的表情。

我趴在办公桌上，用手托着下巴，想了想，说：“有道理。”

？“你知道你今天犯了多少错吗？”路漫漫很不客气地对我进行教育，“第一，你把没有在部门内部商量的方案拿到会议上说，如果人家跟你较真，问你计划、方案有没有，你要怎么办？这样你不但自己很被动，也让我们整个部门很被动；第二，被激将就失去理智，不想后果就敢揽事，而且还是我们业务以外的，这样就算事情让你办成了，也会受到其他同事的排挤。”

职场斗争2

“没那么严重吧？”我心里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嘴上却依旧不肯承认。

“算了，我只是将道理讲给你听，听不听是你的事情！不过，我劝你以后遇到别的上司千万别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漫漫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事后，刘仪在MSN上问我有没有因为自作主张被路漫漫训。知道我没有被训后，她才放心地劝我道：“你这样无视上司的存在，乱揽事惹麻烦，如果换我是你的领导，早想办法让你走人了！”

原来职场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混的！

对于这件事，路漫漫鼓励我去做，也给了很多意见，包括策划案、合作方案的修改和定稿，并且承诺只要成功，合作方案中所产生的费用，公司不愿意承担的话，部门可以抽出经费。皓天说这是路漫漫对我工作很大的支持，让我努力干。

“可是我该如何找到节目相关负责人呢？”我看着桌上的合作方案，想到这个问题，扬起的嘴角霎时垂下来。

皓天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资源，只能陪着我干着急。

“嘿，你们俩怎么愁眉苦脸的？”刚刚走进来的柳铭将脑袋凑到我们身边，问道。

“我正帮苏兮想办法如何打开节目组的大门。”皓天的手指有节奏地在桌子上弹了弹。

柳铭随手拿起策划案看了几页，“你要找这个节目组？他们台里的人我认识，我们公司年底还签了他们的广告代理。”

这样的好运气让我有些不知所措，“真的？你可以带我去见见他们吗？”我激动地冲上去，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摇晃着撒娇道。

“你快把我摇晕了！”柳铭一把推开我，“没问题！我明天帮你联系。”

“不过，你这种赔钱的方案需要改一改。”她指着其中的一个活动方案，直截了当地说，“把这条删掉，这条也删掉，哪有还没谈就主动提出赔钱的？多掉身价啊！”

“为什么？不贴点儿钱人家为啥跟我们合作？”我露出不理解的神情。

“你傻啊！把自个儿摆得这么低，人家更不愿意搭理你了。跟他们谈广告方案的，哪家不是几十万、几百万的条件？人家能看上你们这点儿钱？你只有分析出他们需要的侧重点，才能吸引他们跟你合作，说不定还能谈点儿好处什么的。而且他们的选秀节目刚刚起步，没有别家做得好，估计现在正愁宣传问题呢。”

“他们还缺宣传？”我质疑地瞪着她。

柳铭显然对我提出的问题有些无奈，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接过皓天倒的茶水，跟我解释这其中存在的潜在问题。

经过柳铭的讲解，我又有了点儿信心，在柳铭的指点下继续修改方案，重点指出虽然我们网站不是排名靠前的综合性网站，但在做粉丝活动和娱乐方面却是数一数二的专业性网站……这么说意在说明我们网站绝对够专业、有实力、有诚意将他们的节目在网络上做好传播和宣传。

柳铭果然雷厉风行，没几天就将该节目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给我认识。我跟路漫漫商量了一下，决定打电话过去试试，没想到对方很爽快地表示对此合作很感兴趣，并询问我可不可以过去面谈。

“当然可以，请问你们什么时候方便？”我握着电话的手明显有些颤抖，语气却尽量保持平静。

我将见面的地点和时间记在万能贴上，贴在工位最显眼的位置，才抬头跟漫漫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编辑部的同事知道这个消息后都很兴奋，然而漫漫却提醒大家：对方只是有谈判的意向，并不代表谈判会成功，虽然这也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大家还是低调点儿好。

其实我知道她是怕谈判失败会被市场部嘲笑。现在做工作好像都是这样，你做不成事情那就是能力有限，没有其他理由可谈。反之，如果你做成了一些事，在别人眼中那都是运气好，就像我当初顺利留下来，就有很多同事议论这是何思亮的功劳。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我知道我必须做出点儿事情来，证明我不是靠别人，而是靠个人能力生存下来的。

我站在电视台的大门口，等相关负责人过来接我。明媚的阳光洒在我身上，很暖和。心情一好，昔日看起来很威严的门警也变得亲切起来。

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儿出现在我面前，自称沈小雪，是专门过来接我的。看到对方跟我年纪相仿，我忐忑不安的心一下子轻松了。

我随她来到她们办公室，刚刚接过沈小雪递过来的茶水，门口就出现了位中年女士，她看起来和蔼可亲。经沈小雪介绍，我知道这位就是她们单位负责宣传的许主任。

相互问候之后，许主任问我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合作意向和双方的责权利。我没想到她会直入主题，慌忙将打了无数次腹稿的公司介绍、合作内容、合作职责重复了一次，并递上精心准备的合作计划书。

许主任接过计划书，一边细细地翻看着，一边就计划书中的内容向我提问。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也仔细地打量着她的表情，发?她脸上并没有露出明显的不满，才略略放下心来。

“我对贵公司的计划很满意，只是不知道贵公司希望我们节目组做些什么？”许主任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

职场斗争3

希望节目组为我们做些什么？我思考着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们曾经想过，却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因为当时的想法就是对方能跟我们合作就成，哪里还敢提太多要求。

不过，对方既然提出来了，我也不用客气，在心里粗略地做了一个计划，便大胆地提了出来："我们希望节目组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告诉观众，我们网站上有选手专题，欢迎大家跟自己喜欢的选手进行互动，并且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进入后台采访选手，获得第一手的新闻资源……"

"就这些吗？"许主任耐心听完我提的一大堆要求后，突然抬头问道。

"如果节目组可以提供一些直播门票，让我们安排网友进去参与，那当然更好了。"我注意到许主任听了这个要求微蹙眉头，急忙解释道，"我们是希望我们网站可以组织粉丝到现场观赛，活跃一下现场的气氛。如果麻烦那就算了！"

"这没有什么麻烦的，每期先给你们三十个名额，如果效果好，你随时找小雪加票。"许主任大手一挥，说出来的话也很大方。

我一听，激动地直点头。她表示过两天就将合作合同寄到我们公司，并欢迎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时到节目组参观。

真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我的步伐轻盈了许多，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欢愉，真想找一个人分享这份喜悦。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看了看，是皓天，急忙接通电话，电话那边传来皓天低沉的声音："苏兮，我在对面，你看到没有？"

我啊了一声，抬头向马路对面望去，只见皓天正挥舞着手臂向我招手。

我站在马路上傻傻地看着他。皓天迅速冲过来一把抱住了我，“苏兮，事情成功了，对不对？”

我嘴角一扬，欢喜之色溢于言表，没有半分掩饰，扑入他的怀抱，“是啊！是啊！对方说过两天正式签合同。”

然而，皓天的怀抱虽然很舒服，却没有让我心跳加速的感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感觉……

当我知道皓天特地请假绕了大半个北京城过来接我的时候，我确实很感动。我坐在皓天的车里向路漫漫汇报情况，当她知道对方的态度后，也显得很兴奋，不过还是叮嘱我在没有正式签合同之前，这件事最好不要到处宣扬。

为了庆祝这件事的成功，皓天特地带我去后海吃饭。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沿着湖边散步，远处飘来优美的《广陵散》，过了一会儿，湖面上有一条小船划过来，船头上坐着一位乐师，她正在演奏这首美妙的曲子。

我指着漂在湖面上的船只让皓天看，他笑着告诉我那只是一些供游人吃饭的小船，只要喜欢谁都可以租来玩。

还没等我发表意见，皓天便拖着我去点了几个小菜，租来一只小船。我们坐在船上，微风轻轻地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随之飘来，让人心旷神怡。岸边的酒吧里传出忧郁的歌声，灯光和湖水交相辉映，波光粼粼，让我不由得想起老家苏州的景色。

“想什么呢，这么入迷？”皓天将茴香豆夹到我面前的小碗里，抬起头问道。

我趴在桌子上，双手握拳，撑起下巴，看着他黑亮的眼眸道：“这让我想起了我的老家苏州，我记得小时候每逢傍晚都会跟阿姨在湖边散步。”

“原来你也是苏州的！”皓天兴冲冲地坐直身子，“我也是！小时候还经常跟小伙伴在河边抓蛐蛐，那时候的生活真有趣。”

“你不是杭州人吗？”我有些惊讶地问。

“我父母结婚后才搬到杭州的。”

“为什么？苏州多好啊。”

“好像是我爸得罪了当地的权贵，为避祸才跑到杭州去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皓天犹豫再三，说出了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理由。

“算了，别提上一辈的事情了。”船不知不觉行驶到桥底，光线骤然变暗，让我看不清他的脸。在黑暗中他缓缓地伸出手，托起了我的下巴。

我的呼吸忽然急促起来，空气似乎骤然升温，我觉得有些热，心扑通扑通的似乎就要蹿到喉咙口了。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只感觉到他的手指无声无息地在我脸上划过，再也没有了动静。我睁开眼，皓天将一碗冒着热气的汤放在我面前，微微一笑，“刚才看见你脸上有饭粒。”

小船驶出桥底，月光洒在我的脸上，我想皓天一定将我脸上的表情尽收眼底，于是红了脸，发出两声干笑，用来掩饰内心的尴尬。

我心里充满从云端跌至地面的失落，不知道为什么我与皓天之间好像总隔着什么，他跟我一起这么久了，只局限于逛街的时候牵牵手，还是在过马路的时候。

这个问题我怎么也想不通，一直困扰着我。我曾经问过柳铭，是不是皓天根本不爱我，只是找一个忘掉李洁的替代品？柳铭的回答是皓天不是一个随便的人，跟李洁也是酒后乱性才开始的，叫我别多想。

职场斗争4

回到家，我刚刚推开门，看到柳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啃苹果，还没来得及跟她道谢，她已经兴冲冲地跳到我面前，“苏兮，跟电视台合作那件事谈成了吧？”

“对！还得感谢你的帮忙啊。”我抛开刚才的烦闷，笑容又回到了我的脸上。

“刚才小雪给我打电话，感谢我给她找了一个能免费宣传的网站，我就知道这事准成了！”柳铭扬起下巴，表情特别可爱。

这时，皓天从房间里探出头来，叫我快点儿进去。

我抬起头，看见他的嘴角露出一抹怜爱的笑，“你不是要看东西吗，还不快来？”

柳铭看到这样的情景，点了点我的鼻子，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说：“你还怀疑皓天不爱你？你看他看你的眼神多么怜爱啊！这可是李洁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我的脸霎时涨得通红，为了掩饰内心的羞涩，慌忙站起来朝她做了一个鬼脸，跑进去找皓天。

我接过皓天手上的相册，翻身趴在床上，一边看他小时候的照片，一边用眼睛扫描着他，“真没想到你小时候这么胖，难道现在变成肌肉了？”说完，我就要动手掐他胸前的肉。

皓天显然没想到我会忽然动手，吓得连忙跳起来，“喂，你怎么这么色啊！”然后又坐下来掐我的脸。

为了报仇雪恨，我狠狠地在他肩膀上咬了一口。直到他痛得龇牙咧嘴，我才满意地继续看照片。

“哇！”我兴奋地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取笑他，“不知道谁色，你居然还有裸照。”

“哪里，哪里？”皓天慌忙抢走那张照片，迅速藏到身后，还紧张地看了看房门，确定没有人进来才放松下来。

我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跳起来去抢那张照片，然而我终因力道不如他，以失败告终。我见他把照片藏起来不给我看，就装出生气的样子，扭过头不理他。

皓天却无视我脸上的怒火，兴味盎然地坐下来，指着照片上的人，说："过来看你爸爸妈妈。"

"不看，就不看！"听到这句话我立即反击，却没有听明白他话里的意思。

皓天笑出声来，语气中带着促狭，道："唉，你真是不孝啊，爸爸妈妈的照片都不看！"

我一怔，突然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不由得脸上如火烧一般，很烫很烫，赌气转了身子，任他怎么说也不理他了。

皓天一伸手，从身后将我搂入怀中，我更加不好意思抬头看他，只是懒懒地靠在他身上，任由他抱着。他身上特有的男人气息让我沉醉，不久，我就在这浓情蜜意中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皓天在门外叫我起床，我才发现我依旧睡在自己的床上，一切都跟往常一样，仿佛昨天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时我总是玩累了会在妈妈的床上睡，醒来的时候却发现依旧睡在自己的小床上。

后来，皓天告诉我他跟我在一起觉得很舒服，没有丝毫杂念，可能是因为我对他来讲还太小，他需要等我慢慢长大。对于这样的解释我有些无法接受，什么叫我还小，难道在他眼中我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这还是爱情吗？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是一种亲情？

刘仪告诉我，情侣之间本来就需要扮演各种角色，只有男人爱你的时候，才会觉得你是个小孩子，需要保护，需要怜惜；反之，如果他不爱你，就会觉得你精明能干，根本无须人保护。

我相信刘仪的话，找了个机会向江瑜打听皓天眼中的李洁是什么样的形象，江瑜给我的消息让我好一阵偷笑。皓天一直觉得李洁是很坚强的女孩子，虽然出身于穷困之家，却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这种人虽然有时候会为了生存做些出格的事情，但只要不影响别人，都是值得人们尊重的，因为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活着。

我听了，心里的快乐简直无法形容。直到皓天走进来，我还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捂着嘴偷笑。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半天，过来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脑袋，叹了口气，道："你还真是个长不大的小孩子，竟然能笑这么久。"

我向他做了一个鬼脸，他也笑了。我想皓天是爱我的，他是因为爱我才会觉得我像个孩子，才会觉得我需要保护。而我也愿意在他面前露出一副软弱的模样，但在何思亮面前却努力做出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

电视台的合作合同如期寄到，总经理细细地翻看着，很满意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盖上了公章。我小心翼翼地将其中一份合同寄给对方，再三确认他们已经收到，悬在半空的心才终于放下。

下班后，我的心情依旧很好，昂首阔步地走出公司，每每遇到认识的人都会报以真诚的微笑，就是遇到了平时看到就要绕道而行的何思亮，我也主动上前打招呼道："思亮哥哥，你好啊！"

面对我的热情，何思亮显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迅速折回来，站在我面前仔细地打量着，说："兮兮，你没出什么事吧？"他还把手放在我额头上摸了摸。

职场斗争5

如果在平时，我肯定很不客气地将他的手狠狠打落，可是今天本小姐的心情太好了，决定不跟他计较。当然，我也有些羞愧，平心而论，何伯伯一直很疼我，何思亮也一直很照顾我，可我对他的态度就只能用一个“差”字来形容。

可能是在他面前我向来都态度恶劣，很难改过来，只能对他歉意地一笑，却没想到何思亮脸上的惊讶越来越浓，脸上明显有些激动。

“你今天怎么了？”何思亮忍不住又问道。

“没什么，今天我心情好，签了一份合作协议。”我乐呵呵地向何思亮邀功，完全没有了掩饰，眉飞色舞地向他讲述事情的经过。

我沉醉于喜悦之中，却半天也没等来何思亮的夸奖，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凝重。我正在惊讶时，他一把将我拉进电梯，“苏兮，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有些事情你现在必须知道了。”

什么事情这么严重，竟让何思亮如此重视？我怀疑地看着他，双脚却不由自主地跟在他后面来到公司楼下的餐厅。

“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我看着堆了满桌子的盘子，手里拿着筷子，却一点儿胃口也没有。这也难怪，何思亮只是若有所思地向我碗中夹菜，嘴却紧紧地闭着，任谁看到了也不会有胃口。

“喂，你快点儿把事情说清楚，不然我不吃了！”我丢下手中的筷子，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何思亮也放下手中的筷子，斜着眼瞅了瞅我，“苏兮，你总有一天要回去打理苏阿姨的生意，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

我一直以来都知道自己以后要干什么，然而听到他说我在混日子，心里多少有些不服气，“我怎么混日子了？我一直在很努力地工作啊。”

“对，你是在努力工作，可是你现在的努力在你母亲眼中完全是浪费时间，你要知道你不可能一辈子打工，你必须要有能力运营一个公

司。”何思亮摇了摇头，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道。

“难道运营一个公司不需要从基础做起吗？不知道员工的情况，怎么可以做一个好领导？”我否认他的说法。

何思亮斜睨了我一眼，“你的进展太慢了！你现在只是谈成了一项合作就高兴成这样，这不是你应有的表现。你要知道咱们这种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比别人得到的多，也比别人失去的多。”

何思亮的这番话让我哑口无言。的确，像我跟何思亮这样的孩子生下来就注定要接管父母的生意，就像很多哥哥姐姐一样，纵然再喜欢一门学科也只能放弃，乖乖地选择工商管理或者其他跟经济有关的专业。我算是幸运的，妈妈允许我大学自选专业，但是坚持让我选修工商管理，肯定也是这个原因。

“我看你也玩了很久了，公司有家子公司正准备招人，你妈也有股份，你正好可以过去跟别人多学习学习管理经验。”何思亮不给我任何思考的时间，只是宣布着他的决定。

我一向最讨厌别人安排我的生活，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何思亮。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凭什么听你的？我不去！”

“这是你妈妈的意思。你可以选择让她带你回上海，亲自管教；也可以干脆承认你没有这个能力，直接放弃。我想以你妈对你的宠爱，不会太为难你的。”何思亮满不在乎地说。

我有些恼羞成怒，但一时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何思亮抓住了我的软肋，知道我不会再让妈妈为难，更不会承认自己没有能力。

何思亮继续闷头吃饭，看到他吃得不亦乐乎的样子，我的肚子也不争气地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其实跟别人学习管理经验也不错，我这样安慰自己。想归想，我还是舍不得现在的团队，舍不得路漫漫，其实跟着路漫漫也可以学到不少东西，而且她也肯教我。

我眼前一亮，说：“我可不可以做完这个活动再去新公司学习？”看见何思亮抬头盯着我，我继续解释道，“这个计划一直是我负

责的，现在撒手不管是不是有点儿不负责任？”

“兮兮，你的说服能力很差。一个好的领导人要有绝对的信心将事情交给她认为有能力的人去完成，事事亲力亲为，只会限制公司的发展。”何思亮毫不客气地摆出这个道理，让我哑口无言。